

新文叢

破曉

新文叢社出版

發行所

上海法租界八里橋路餘慶里四號
經理室：八六四五六
電話：八六二二八
電報掛號：一一七七

第一廠

上海法租界徐家匯路
廿世東路第六〇〇號
電話：七七〇〇二
七七〇〇三
轉接各部

第三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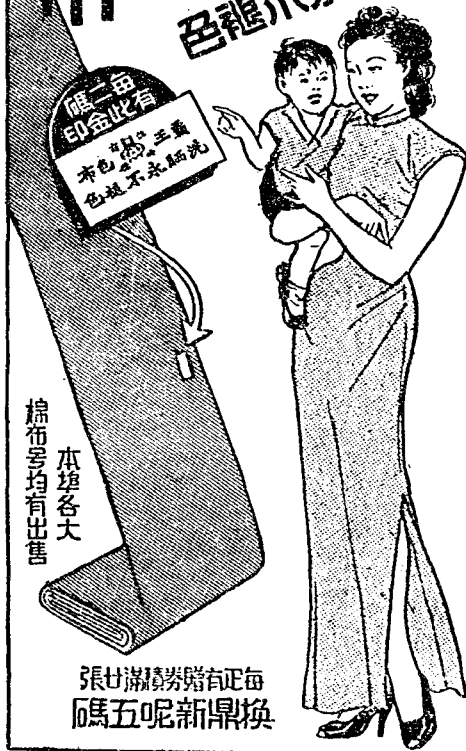
上海小沙渡路
澳門路五八四號
電話：三二六四二



鼎新染織出品

霸王藍布

洗晒不褪色



本埠各大
棉布店均有出售

每疋有券請認
正每疋五碼

經濟部貨證圖書第四四六號至五一號

本公司
註冊商標

鼎新 霸王 藍布
馬球 賢孝 子牌
豐壽 賢孝 子牌
武鄉 侯

織造部
各種出品

花式線呢
霸王藍布
條子絨布
漂白蘇紗
色素府綢
國產洋紗
嗶嘰直貢
清水漂布

漂染部

代理
客

新 文 叢

2

破

曉

新 文 叢 社 出 版

新文叢之二「破曉」目錄

官員的早晨 (劇本) 果戈里原著 濟之譯 (一三九—一四六)

舊案 (小說) 海客 (六一—二二)

無題 (小說) 蘆焚 (二三—四一)

英雄的感傷 (小說) 司馬文森 (五三—九一)

洞天 (小說) 聞歌 (一一四—一三五)

緋色行進 (小說) 石楊 (九二—一〇八)

破曉 (散文) 風子 (四二—四八)

神馬 (散文) 石楊 (一三六—一三八)

作家和批評家 (短論) 耿夫 (一一五)

向着噴泉 (詩) 錫金 (一一一—一三)

一個斷片 (詩) 拜倫原著 朱維基譯 (一〇九—一一〇)

路上 (詩) 涅克拉索夫原著 芳信譯 (四九—五二)

陳國寶 (傳記) 胡山源 (一四七—一六〇)

寒雪 (中篇連載) 林淡秋 (一六一—一六七)

大型純文藝叢刊

新文叢之一

目 要

獸

宴

有文學叢書之內容

有巨型雜誌之風格

巨大！

結實！

瑰麗！

短篇創作

魔	陳媽	燕爾新婚	江邊	獸宴
羅洪	方曉白	吳岩	姚雪垠	王西彥

活語的言論

散文隨筆

紅風燈	談詩小札	讀曲小記	旅客及其他	浮塵	走了樣的紀念	讀羽再記
白曙	錫金	趙景深	辛勞	柯靈	宋揚	風子

劇本
連中載

犧牲
寒雪

石楊
林淡秋

定價一元四角五分 洲書報社總經理 售經總社報書洲五角四元一價定

作家和批評家

耿夫

最近因為看了幾篇登在刊物上的批評文章，同時又看到了因這幾篇文章所引起的反響，就引起了我寫本文的動機。

作家和批評家之間，是否應存着敵意？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否像有一部分人所主張的，說是差不多和批評的發生同時，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敵意便產生了。批評的歷史，是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無間斷的敵對歷史。

對於這個問題，倍斯巴洛夫曾說過下面這樣很有價值的話：

「——在一般的批評家和作家之間，並沒有存着敵意，這敵意並不是文學和批評家的「本性」生出來的，而是某種社會傾向的批評家和作家，與別種傾向的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敵意。」

他又說：「作家和批評家，是單一的文學運動的兩個部隊。無條件地認為批評家和作家之間，應存着敵意，這種有害的思想，是離開實行唯一的共同任務的文學的兩個部隊的。」

這樣，是同一傾向的批評家和作家之間，不應有敵意的存在，這事是很明白的。

遺憾的是：到現在為止，在同一傾向的批評家和作家之間的敵意的存在，却仍舊是顯著的事實。

爲什麼會產生這種敵意呢？這種敵意是否有它的必要，以及是否可能避免呢？有了這種敵意的存在，對我們的文藝運動，會不會帶來某種程度的阻礙？要了解這些，我想有檢查一下過去的批評狀態的必要。

過去我們的批評，在對同一傾向的作家的爭取和教育上，很顯明地是採取了並不十分注意的態度。這里所說的同一傾向的作家，是指那些擁護抗戰建國，並且願意拿文藝這武器來替國家民族服務的。

在這些作家中間，雖然還有他們的差別，這種差別有時表現在政治修養和藝術修養上，有時表現在作家的高傲和自由主義傾向上。但在他們對抗戰建國這一點上，他們的傾向還是同一的。爭取這些同一傾向的作家，團結在一起，相互的給以鼓勵和教育，使大家在各種修養上能加深，因而能更有效地發揮文藝的力量，這應該是目前文藝批評者的主要任務之一。

因此，在同一傾向的作家和批評家之間，有不必要的敵意的存在，很顯著的，在完成上述任務上，是一種相當大的阻礙。

過去我們的批評，在主觀上雖然都能把握住上述的任務，但表現在客觀的事實上的是怎樣呢？有一些批評，因爲只在缺點和不良傾向的揭發，無意之間就忽視了對作品的優點的讚揚，因此在被批評的作家方面，看了批評後，以爲批評家專想找他的漏洞，好像有意和他作對似的，有時，他會氣憤地說：難道我這作品連一點意義也沒有嗎？如果給批評家聽到了這些話，也一定認爲

他所指出來的，明明是缺點或有什麼不良傾向，作家不能接受，那簡直是表示傾向壞透。這樣，終於造成了兩者之間的敵意。

對於批評對象的了解不夠，因此表現出對某些作家要求過高，這也是減少批評效果的主要缺點之一。比自己政治認識不夠，或者藝術修養較差的作家，馬上要求他們也有自己的政治認識或藝術修養，用這樣的方法去批評，無疑是忽視了相互之間的鼓勵和教育的意義。

魯迅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

「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那當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幼稚對於老成，有如孩子對於老人，決沒有什麼恥辱：作品也一樣，起初幼稚，不算恥辱的。」

他又說：

「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草還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則牠的原種不過是黃色的細碎的野菊，俗名「滿天星」的就是。」

對於一個作家的藝術修養上幼稚，我們固然應該採取這種看法；就是對於一個作家的政治認識上較差，我們也應採取這種看法。只要這個作家在傾向上還要求進步，不以目前的境地為滿足，同時還沒有表示出顯著的倒退傾向時，我們是應該相互的給以鼓勵和教育的。

有一部份批評家，顯然存在着這種想法，以為批評首先是為了讀者，對於作家是不重要的。所以認為指出作品的缺點，預防讀者的受影響，應該是批評者的主要任務。

這種主張在以不同傾向的作家作為批評對象時，是適用的，爲了他所散播的不良傾向不致影響了讀者。但在以同一傾向的作家作為批評對象時，只要他們的不良傾向並不是主要的，我們的批評却不能放棄了對作家的爭取。以及在思想和政治上教育作家。

這樣說來，並不是說我反對嚴正批評的建立，也並不是說作家和批評家之間應該客客氣氣，只談些大家的優點，把大家的缺點一字不提，我的意思只是說，在同一傾向之間的批評，應以不妨礙文藝運動的開展和不削弱文藝力量的擴大爲前提。

在批評時，批評者態度的正當與否，對於批評的效果，以及在被批評者的接受可能性上，是有着相當巨大的作用的。

因爲批評時態度上的欠考慮，昨日的友人立刻變成今日的死敵，這種例子，是並不稀見的。

冷嘲熱罵和忠言相勸，是兩種不同的批評方式，無根據的謾罵，畢竟不能說是批評。而且批評友人和批評敵人時所用的方式，也應該有它的區別。

有時其實用忠言相勸，在被批評者方面不見得會不肯接受，終於因爲批評者不採取正當的方式，而在自己的文章裏按上的一枝暗箭，在射向仇敵同時，也把自己的友人當作射擊的目標，於是敵意是無法避免了。

這種種敵意的釀成，其實是並非必要的。

過去兩者之間的敵意的釀成，自然不能把全部的責任，都叫批評者方面來負責。事實上，在被批評的作家方面，並不是沒有需待商榷的態度上的缺點。

批評者有時意氣用事了，被批評者也跟着意氣用事；批評者真的找出缺點和不良傾向來，被批評者以為有損尊嚴。大家並不在怎樣糾正缺點上想辦法，却在雙方互不相讓的情勢下論爭。

爲了避免不必要的論爭和敵意的釀成，雙方的虛心和誠意是必要的。偶有一失，並不是怎麼了不起的恥辱。在批評者方面，根本用不着擺出大批評家的架子，以爲總算給我找出漏洞來了。在被批評者方面，也用不着像自己的瘡疤被人揭穿似的，覺得非死扎面子不可，不這樣，就好像不能挽回過去的聲譽。

作家和批評家，是單一的文學運動的兩個部隊，只有相互的給以鼓勵和教育，才能使這兩個部隊發生更有力的作用。

魯迅先生對這點，也曾說過這樣的話：

「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乾淨，那所得的結果倒要相反的。」

我們是希望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的，而且希望它的影響能擴大。因此，我們必需一面排斥意氣用事以及毫無根據的謾罵式的論爭。同時還得消除過去那種不必要的敵意。因爲這畢竟是一種阻礙。

舊案

海客

深夜，各個號子里的囚人都已經睡靜了。壁洞中十六支光的電燈，把熒然的光線投在囚人們蒼白的睡臉，四處，只偶然有患失眠症的咳嗽和轉側的聲音，和看守的皮鞋作着一定的間隔，發出迂緩而無力的窸窣的聲響。

因為睡不着，斜靠在板床上閉目養神的葛鳴歧突然張開眼來，推推鄰床的一位年輕的難友：
『老陶，你聽……』

叫老陶的青年立刻醒了過來，囚人們的睡夢永遠是淺淺的。兩個人一同坐起來側着耳朵聽：
——外廊口的所長室中傳來熱鬧的人聲，聽不清在忙着什麼，只有女班長的聲音顯得特別突出。

『這時候，還有人來，好像還是女的……』

男號子跟女號子只夾着一條走廊，白天一邊門上的小洞打開時，另一邊的便關住，晚上因為通空氣，兩邊都打開了，男女的囚人便可以互相通聲氣，只要避開了男班長或女班長的耳目，除了互相望來望去之外，有時還可以低聲的談話。

『啊，糟了，糟……』

葛鳴歧顯出很着急的樣子，揭起被頭上的棉衣披在身上。果然走廊口的鐵門鏗啷的拉開來，

一羣腳聲向裏邊走進來了，還帶着鑰匙鏘鏘的聲音。

葛鳴岐立刻跳下床，把眼睛湊到門上的小洞口去張望，大概害怕被外面的看守望見，只斜斜的把一只眼露出外面。小方洞留出了一大塊，青年老陶也從床上向外面望去。——幾個人在門前走過去了，只看見閃過兩個女人的身腰的一部分，前面的一個一看就知道是那個麻臉瘦小的女班長，她是一天到晚扯下兩只嘴角，軒着鼻子在輕蔑人的，有時動起怒來，便操着揚州口音，使用比垃圾桶還髒的言語，大聲叫罵那些天真活潑的年青的女政治犯。跟在她跟前的，出乎意外的，即使僅僅從身腰的一部，也可以推知是那種全身跟蚯蚓一般會扭捏的城市女性型。閹閹的高跟皮鞋聲顯出正在生氣的神氣。

西邊盡頭的號子門發出打開的聲音。

「這裏還有個上舖，你睡在上頭……這是毯子，還有碗筷……收着……」女班長的聲音顯得很柔善的樣子，完全跟平常對付窮的女政治犯或土匪太太之類不同。

沒有回答，門關上的聲響。女班長拎着鑰匙，身子一扭一扭的走出來了。

「糟了，糟了……」葛鳴岐從小洞邊縮回頭來，胖臉上顯出窘苦的神情，對老陶說：「是我一案的……真胡鬧！」

老陶瞪起了好奇的眼。

「什麼，又是你們一案……」

葛鳴岐無可奈何的點了一點頭：

「簡直胡鬧……什麼人都捉來了！」他似乎想嘆一口氣，可是沒有嘆得成，那新來的號子裏，突然發出一個半老婦人的怒吼吼的叫聲：

「這種地方好睡覺的麼？被沒有被……什麼毯子，丟在垃圾桶裏也沒有人要……啊啞，憐死人啦……」

這聲音在夜靜中出奇的響亮，似乎把各個號子裏的囚人都驚醒過來了，立刻四處發出嘈嘈的人聲。

好像有同號子的囚人在向這新來的女客問訊了，那女人又在大聲的怒叫：

「什麼狗皮倒灶的司令部，捉人也不睜睜眼睛……真見他媽的鬼，不知今天倒了什麼運，喫過夜飯周太太打電話約我到鼓舞台去看白玉髓，我說我有點頭痛，不去。過了一回，頭倒不痛了，悶不過，約幾個姊妹淘裏又叉小蔴將，叉了幾圈，一副三抬和不出，心裏正有點氣惱，三不知的闖進了幾個不三不四的傢伙，拔出手槍，叫啥跟着他走……我還當是綁票的，誰知汽車一開，就開到這兒來了……」

這一番叫吼，在許多隔着重重牆頭的號子裏，畫出了一位眼睛看不見的活鮮鮮的有閑太太，雖然全個看守所至少也有六七百人，各式各樣的人物差不多的都全備，但像這樣的有閑太太，倒還是非常新鮮的。於是各人都有點騷動起來，眼睛望不見，都不安的側着耳朵期待。

有閑太太還在那兒不斷的叫罵。女班長脚步急匆匆的走回去了：

『喂，李太太，這裏不比別處，你可不能這麼大聲呀！』

『怎麼啦，我李素蘭到處都跑過，還怕什麼……』

『不，時候不早了，大家都要睡覺，你有話明天再說。』女班長的聲音依然溫和。

『我要說就說，什麼地方，又不是我自己跑進來的，……簡直豈有此理味！……』

鄰近的號子裏勃然發生笑聲。女班長馬上找到出氣洞，聲音立刻顯得慘厲：

『笑什麼，還不睡覺……』說着，又氣呼呼的走出去了。

葛鳴岐還是苦着臉坐在床沿上，時時站起來，向小洞子望望，焦急的走來走去。

『你們的案子，也真怪，什麼這許多人，各式各樣都有。』老陶說着，知道再不會有什麼新奇的發展，重新躺下床裏了。

『你說這婦人麼？她是咱們七十七師李副官的太太嘛！……你看，簡直胡塗透頂，什麼連她也給捉了來了？』

有閑太太的怒吼漸漸安靜下去，號子裏重新回復了沉寂，老陶又輕輕的吹起鼾聲來。葛鳴岐還是焦燥不安側着香瓜似的尖腦袋，不知要怎樣才好。忽然，他迴過身子靠住床後的牆壁，用手指輕輕的彈了幾下，聲音低低的叫：

『老胡老胡……』

隔牆也傳過彈指的聲音來。

「老胡，你聽見沒有，李團長的太太也來了。」

老胡的聲音從牆磚縫裏傳過來：

「聽見的，又是老姚那本小冊子的通訊處麼？人愈來愈多了！」

「儘這麼牽牽扯扯的，我們越發要拖延下去了。」

「你担什麼心事，喫飯睡覺，反正等着就是，過一天兩半日，管他呢。睡吧！」隔牆的吵啞的聲音停止了。

葛鳴岐重新頽然的坐下，自言自語的說：

「胡塗蛋，沒大烟抽你也不担心事……」

隔牆的老胡也是葛鳴岐的同案，一個抽大烟，哼京調的青年，蒼白的瘦長臉上滿着烟癩，嗓子有點沙啞，但他以爲這沙啞子正是他的功力，恰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每次看守喫午飯交班，青黃不接，號子外邊沒有人管束的時候，全個號子總是鬧得沸騰翻天，互相打牆頭傳話，探聽消息，老胡便總是拍過牆頭來叫同案的葛鳴岐欣賞他的譚鑫培嫡派的李陵碑：

「嘆揚家……」

「媽的，你什麼鬼開心，坐在大牢裏……」

其實老胡是應該開心的，他十五歲抽上的大烟，一共戒過十三次，戒了又抽上，最後一次據

說用的是跟張學良戒嗎啡一樣的戒法，把全身的血液都弄乾淨了的。不料一出醫院門，又上他那教戲的妓院走動走動偶然抽幾筒，又抽上了。他就是在那個妓院裏被人捕來的，連帶還帶來了一位妓院的老鴇。可憐這老鴇約摸三十多年紀，却黑瘦得沒有一個人樣，聳着兩個肩膀，烟癮發作的時候哭喊得在地下打滾。女班長有時發善心，開了號子門讓她在走廊中走走，她却三不知的獨自向鐵門外走出去了。

女班長着急起來，連忙趕上去拖她回來，問她：

『你到什麼地方去呀！』

『我回家去！』

許多人都望着她笑起來，她瞪着眼向四周望望，完全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終於被推進號子裏去，她賴着不肯走，女班長便拿了毛竹板子打她，硬把她推進去了。

『真作孽，完全癡昏了頭。』女班長嘆着氣，揩着額上的汗，提着板子走出去了。

可是和她一起同來的老胡（有人說老胡正是這老鴇的姘頭，但老胡死不承認：『媽的，我要這種老貨，是她兩個小的請我教教戲吧了！』）不過有時候，外邊家裏給老胡送來了小菜食物，老胡總是很多情的懇求女班長分送一點給她，到底年紀還青，他只有二十二歲，會熬癮，自從進看守所斷了煙，却變得白胖起來，黃黑的爛米飯，每餐就是五六碗，還不覺得飽肚，所以他的精神特別好，哼京調的興緻時時勃發。

「這小子也真作孽，」葛鳴岐有時眉頭不大皺的時候偶然和同號子的老陶談起老胡：「他鄉下好一番家業，偏偏不入上，在南京混着，什麼事也不做，光抽大煙哼京調，把家私都化光了。」

「媽的，我管什麼政治不政治，從小睡在烟舖上。」老胡自己也這樣承認。他通過葛鳴岐的關係，托老陶替他寫報告的時候，也再三的關照，要寫上從十五歲抽大烟，他以為抽大烟是他洗刷罪名的最好的證據。便心安理得的每餐捧着烟米飯大嚼。

和葛鳴岐對門的四號女號子裏，也有一位葛鳴岐的同案。（其實全所號子差不多都有他的同案）葛鳴岐根本不認識那女子，談話的時候也避免說到自己的案情，因此她反而同青年的老陶打得來交道。她又是另一種型的女性，她那高叉口旗袍裏面的男式的洋裝褲，在已經拘押了半年多不熟悉外界女子新流行的老陶的眼裏，是很新奇的。一進來的時候，黑晶晶的奶油燙髮，口紅，都帶來了一股新奇的味兒。晚上兩邊門上小洞都打開的時候，對門洞口內時時剝動着一隻只穿着一條緋紅色短褲的不肥不瘦的紅潤嫩白的大腿，也着實使老陶感到不安。

所有的男號子都講到這個閩碧梧的女子的名字，年輕的男政治犯立刻封了她皇后的稱號。這皇后，一到晚上便在小洞口向男號子的一邊張望，慢慢的給老陶講起話來。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為什麼被捕，據說是一個討厭的男朋友差人送了一封情書到她那女青年會的宿舍裏去，她連封口也沒拆就叫茶房送回去，那知茶房到這討厭男朋友的地方，正有幾個穿

中山裝的漢子守在那兒，接到信，便按封上的地址趕到女青年會，把這閻碧梧小姐，首都文化界的交際花，帶到這陰森的房子裏來了。

據葛鳴岐說，那所謂討厭的男朋友叫做鄧萬程，現在正關在南首的號子裏，是他們案中的一個要犯，中央大學裏的學生。因為隔得遙遠，通消息就不大方便。但是從傳來的消息中聽到這位閻小姐居然也追踵光臨，就歡樂得不得了，對同號子的人，大談其與閻小姐之間的羅曼史。

可是閻小姐實在是大受了災難，她被捕的時候甚至連錢袋也沒有帶一個，一身就是一套最流行的摩登新裝，沒有錢而摩登，便大遭女班長之忌，動不動便破口大罵，也不管什麼皇后的尊嚴。

和皇后同號子的一個廣東婦人帶着一個六七歲的孩子，得到所長的允許可以整天在走廊下遊玩，他便成了專門替人送信傳話的小天使。晚上在門洞口向老陶借好了書，第二天便由那廣東小孩偷偷的拿去。後來連條子也送過來了：

『對不起，你有錢麼？』條子上這樣寫着。

老陶感到很高興，忙分出每星期從所長室裏支到的存款的一半，托專門替人買食物的外役送了過去。

『謝謝你，真是對不起得很！』晚上，在門洞口露出了紅晶晶的微笑。

『沒有什麼，這一點點兒……』老陶面皮還有點嫩嫩的。

「啊嚨這樣的日子，過得真沒有意思。」她那天白晝正被女班長大罵了一通，說她前世一定做尼姑，見了男人那麼儂。

「忍耐着過去，無聊便看看書，小說還要麼，明天叫小孩送給你。」

「老看，也沒有什麼意思，頭都昏了。……你在這兒多久了……」

「嗨，七個月啦，沒有關係，難得這麼休息休息。」

「啊，這麼久……真怕人。春天快要到了……我希望我們都能早一點出去……」

這樣的，每夜繼續着偷偷的談話，使老陶感得非常的不安了。而更不安的卻又來了一張條子。那是在一張淡黃色的粗紙上，因為沒有鉛筆頭，用女紅的小剪子剪了細細的彩紙條貼成的字：

「所長室的門確在飄動，外面已經是春天了……」

「喂！」老陶正讀得有味，葛鳴岐突然在他背後一推，抬起頭來，門上的小洞口張着一雙班長的眼睛。心裏一驚，便把條子丟進身前的痰盂裏。

「什麼東西，拿出來看！」那個山東佬的看守班長，從小洞裏伸進一隻手來。

「不，不，我寫着玩的……」傳遞條子在這兒是可怖的罪名，老陶連忙辯解。山東佬馬上在外邊開號子的門。老陶着急起來，低頭看痰盂，滿盂髒水，把黃粗紙化爛了。

山東佬在痰盂裏望了一望，望不到什麼。因為老陶是看守所中的老犯人，著名的不打報告的

「一個，也有點錢，在看守中也有點聲望，就借此下台了。」

「你不能胡寫，上邊看見不行的。」

總算是下台了。可是那「春天來了……」以後的綠綠的蠅頭小字，却在他的心頭漲滿了莫名的空虛。

他們在晚上又對話了。

「啊，我嚇得來……」

「沒有事，我有辦法的；不過你寫了什麼……」

「嘿，」她又臉紅紅的笑了一笑：「沒有什麼話，寫着玩的……」

「可惜，那紙兒真漂亮……」

「我明天再給你……」

「你不怕麼……」

「不怕……不過，我說，你爲什麼不打報告呢？他們說，打了報告就可以放出去，我打算打了。」

「唔……」

「你打吧……早點出去，呆在這兒幹什麼呢。」

這樣的談着，老陶把白天的熱情都冷下來了，笑了一笑，便告別回到床上。

第二天小門洞還沒有開，老陶聽到對面女班長的聲音：

「閻碧梧，掉到十三號去……」

從此兩個人便斷絕了關係，只在特別優待的女號子裏每星期開門到洗盥室去洗腳時，看見皇后裸着兩條大腿，攜着一條浴巾，在過門的時候偷偷回過頭來向老陶他們的門洞口笑瞇瞇的張望，很快的說：

「你給我一個外邊的通訊處，我快要出去了。」

老陶也笑着點了點頭。

葛鳴岐一天到晚眉頭打着皺，不大關心老陶的動靜的，也終於留心到了：

「老陶，小閻對你挺有意思呢！」

老陶大笑，沒有作聲，過了一面，突然說：

「你們那些同案，都奇怪……」

葛鳴岐把頭一搖，幾乎又想嘆氣了：

「現在已經有九十多個，還不知道要來多少，根本都冤枉，真正的傢伙不滿五六個人嘛！」

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案子，差不多每個人都莫名其妙的被捉來了，像葛鳴岐自己還覺得有點影子，許多人差不多都自己也不知道犯什麼事。

「我又不是自己投進去的，我還逃了出來，難道也好算犯罪麼？」他常常這樣對唯一的老陶

發着牢騷，但是自從有一次被叫去談話之後，他很興奮的跑回號子裏來：

『老陶，我到底也不好，我爲什麼替他們工作呢。我打一個報告，你替我看看吧。』

葛鳴岐便歪着腦袋起草報告了。

他在江西前線七十七師裏當一名連部裏的中尉書記。突然從南京來了命令，拷上手拷，解到這兒來了。和他同來的有十多個人，有的在連部裏，有一名還是團長，有的是在那兒做買賣的。都是同鄉。

在一個同鄉身上的一本小冊子裏，寫着幾十個人的通訊處，所有的人也都按名捉進來了。李副官的太太，老胡，鄧萬程，都是一些小冊子裏的人物。

葛鳴岐自己記得有過那麼一回事，那是他在鄉下當走方郎中的時候，他的家鄉鬧起紅軍來了。他聽到紅軍害怕得什麼似的，連大門也不敢跨出一步。偏偏有一回，人家有急病請他去，走了十多里山路回家已經夜深了，剛剛要走到村口，黑裏暗中突然聽到一聲大喝：

『到那裏去……』

『我回家去，我的家便在上村……』葛鳴岐心頭別別的跳，知道是碰到紅軍了。

『有路條沒有？』走出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農人，手裏拿着一桿步槍。

『沒有。』

『從那裏來？』

「城裏！」

「城裏？」這回答可糟了，青年農人走過來拉起他的上臂：「跟我到村蘇維埃去！」

葛鳴歧一跑進村蘇維埃便跪地痛哭，竭力辯護自己是一個窮老百姓，決不反對紅軍，洗刷了城中間諜的嫌疑。

「好吧，既是本村人，最好沒有了，你會不會書寫？」

「會的，我寫一手好小楷，大字也來得。」

於是村蘇維埃一個半老的粗腳笨手的書記，便留他替村蘇維埃工作。他便天天上那兒抄文件，寫標語。

「什麼，老葛，你也入夥了麼？」從前的保長，現在躲在家裏不大敢露臉的戚二爺，有一天晚上到他家裏責問他。

「他們把我捉住了，我逃到那兒去呢？」他哭喪着臉又替自己辯護。

戚二爺把鼻子哼了一哼，聳着肩頭走回去了。葛鳴歧更加担起心事來。怎麼辦呢？外面說是剿匪的軍隊快要到來，風聲一天緊似一天。村蘇維埃的工作也特別忙碌。

忽然，有一天晚上，在省城裏當排長的兄弟鳴鳳偷偷的跑回家來，告訴他，軍隊就要到來，自己帶有特別的任務回來的，知他在那兒工作，要他担任一件機密的事務。他側過耳去聽兄弟低低的對他指示。連忙搖着頭說：

『這個太危險了，我弄不來。』

『什麼，你替他們工作，却不肯替我們做事，那你將來……我做兄弟的也難保你了。』

接連的重大的威脅，他終於和妻子商量定了，一面依舊上蘇維埃工作，一面叫妻子帶了三個孩子，偷偷的溜走，到城中的母家去。妻子一脫了身，他自己也溜進城裏去了。

這事情相隔已經五六年，只有幾個同村的人知道，而且都明白他的真心的。他以後在外邊混着，終於在江西的剿匪軍裏當了書記。

然而案子一發生，形勢是萬分的嚴重，混跡在軍隊裏，一定是受命幹士兵運動的。說是誠意悔過麼？那你得把關係交出來。交什麼關係呢？從前那些某人是主席，某人是赤衛隊，不是早經逃亡，便是已遭槍斃。只有在七十七師常團長，黃埔第一期出身的畢清泉那時候的確是一個紅軍的師長，鄧萬里當過宣傳隊，老姚有時候也在蘇維埃跑跑的，都已經是捉來了。還能交出什麼來呢。

『我的天，這簡直要了我的命……余自新這絕子絕孫的死東西，偏偏會拉到我的頭上來。』

余自新是個二十六歲的小伙子，小白臉，頭髮梳得光光的，穿一件綠色的毛絨衫。放號子洗臉喫飯的時候，他總是很有精神的在走廊裏跳來跳去。他在這兒已經關了三四個月。原來是憲兵特務隊裏的特務員。雖然坐了牢，據說因為誠意自新，忠實可嘉，建立了很大的功蹟，所以司令部還是每個月發餉給他。喫的是特包的白飯，號子裏常常噴出抄肉絲的香味來。

不知怎的，因為上邊有這樣的命令，凡是過去曾經參加過匪黨的公務人員，即使是舊的關係，也必須忠實表白，以明心跡。當局不但不咎既往，而且還要破格擢用。於是余自新記起自己在鄉下中學校里唸書的時候，曾經跟着人家發過傳單，貼過標語，便勇敢的向上司提出了自首書。

那裏知道上午大着膽子把自首書送上去，下午便被自己的特務同志帶進特別室裏。

張英特務長晒着殺氣騰騰的臉；坐在辦公檯邊，手拿着他的自首書：

「余自新，你到這兒已經三年，特務班給了你多少教育，為什麼你到現在才報告過去的關係？」

這厲聲的詢問，把他駭白了臉，心頭別別的發跳。他囁囁着說：

「我以為早就沒有關係，不報告也一樣的……」

「哼，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你胆敢混進來，受了什麼使命麼？」

這一場問話的結果，照例要余自新交出關係來。但那時候的余自新，正跟現在的葛鳴岐一樣，找遍腦子也覺得找不出可說的名字。張英特務長把眼睛向旁邊一橫，站在旁邊的陳特務員立刻會意，走到屋子角上捧過一只無線電收音機樣的匣子來，放在辦公檯上，把匣子上一條黑色的粗線插上牆邊的電氣撲落。余自新是熟悉這個東西的，他曾經把匣子上一個醫生聽診器似的用兩條帶子裝着金鳳頭，按摩過別人的皮膚。

驚叫了一聲，像昏眩似的那地板上跪倒：

「張特務長，這，這……我在這裏三年了，平日的行動你也明白……」

「是囉，知道你平日沒有什麼，所以叫你說出來，沒有你的事……」

「不過，過去那麼久，我說什麼呢？……」他的嗓子帶着哭聲，臉上立刻現出可憐驚恐的樣子，好像一所快要倒塌下來的房子。

「還要狡賴！」一聲大喝。陳特務員立刻把他按在辦公檯邊，很熟手剝去了他的外衣，嘶的一聲，把一件白府綢襯衫從兩個肩膀上撕下來。

醫生的聽診器，兩個金屬鈕子觸在他的胸脯，他殺豬似的叫的起來：

「我說讓我說……」

這以後，一大批被稱為「勝山案」的人犯，連同葛鳴岐在內，都陸續的到這所陰森的房子裏來了。

余自新在三號號子裏幾個月來喫得又白又胖，精神抖擻的在走廊裏跳來跳去，數着「勝山案」的人犯數，和自己拘押以來的日子，他非常的快樂，知道案犯一天天多起來，自己自由的日子也一天天的近起來了。

但是老陶拘押了九個月之後，經過幾次像諸葛亮唱空城計，和司馬懿一搭一擋式的提堂，有一天，看守叫他收拾起自己的行李，給他一張藍油墨鋼筆板印的判決書，上了汽車，到另外一所更陰暗的屋子裏去了。從此他好久好久再不聽到「勝山案」的消息。

紆摸在一年之後，他很湊巧的在那兒遇到了久別重逢的葛鳴岐。還是照例的哭喪着臉，顯出異常焦急的樣子。

「你判了多久！」

「十二年嘛。你看，怎麼得了，我的老婆寫信來，他們要餓死了！」

「還有你們案子裏那些人呢？」

「放的放了，有的送到這兒，有的上了雨花台。」

「誰？」

「那個畢團長！」

「老姚呢？」

「他有好親戚，保出去了。李副官太太也出去了。還有老胡因為從小喫鴉片，根本沒有嫌疑，無罪釋放了！」

「閻碧梧，閻碧梧怎麼樣了？」

「她真悔氣，本來一點嫌疑也沒有，說是行爲跌蕩，送到反省院去了。」

「那末，余自新！」

「他，這死東西，他上了雨花台。」

互相談了一回舊話。葛鳴岐忽然抬起憂鬱的臉向老陶問：

「你看，今年雙十國慶，有沒有大赦的希望？」

無題

蘆荻

「……」

「……」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在混亂的咒罵同呼喊聲中，這最後的聲音比較高些。它孤獨的在空中響着，接着卻是落在大海裏似的一陣靜寂，一陣風暴將來之前的沈悶。再接着是從沈默中突然而起的幾響鎗聲，警笛聲，靴聲和救火車的嘶鳴。警察，憲兵，偵探以及保安隊正向羣衆衝過來，一羣一羣像出押的野獸。然後是刀光一閃。

「完了，」杜澗若想，「他們要殺人了！」

杜澗若拉着董瑞蓮，其先他們被夾在羣衆中間不作主的動搖着——這已經是昨天的事了——像在波濤中般波動着，隨後，當大刀跟鎗刺在他們周圍和頭頂揮動，他們便開始向下潰退，朝四處衝突。不幸他們是被包圍着，襲擊者正繼續從每一個街口奔出來，他們正陷入人家預先給他們做好的陷阱。人們於是奔過來又奔過去，希望找到一條路，從圍擊中找出一條縫隙。

「瑞蓮！」杜澗若叫了一聲，但是他發見這時候他拉着的是另一個人，一個不相識的人。董

瑞蓮沒有在他旁邊。他沒有想到先前在奔跑中他們被人家衝散，他在紛亂中曾經毫不辨認的拉住一條手臂。他向周圍尋覓，（這全是在他叫喊的一瞬間發生的，）他拉着的人從他手裏抽出胳膊，很快的便在奔跑着的衆人中消失了。杜澗若看見羣衆正在很快的分散，像被風吹捲的雲，很快的分成許多小片，盲目的在街道上移動。有時候他們無意間碰在一處，兩片雲便混合起來，向街道的一邊捲過去，隨後他們又從新分散。

杜澗若這樣望着，他什麼都不會想。他在向羣衆中搜尋一個他熟識的少女。這時候——就在上面所說的同一瞬間，他沒有料到忽然從背後飛來一棍，重重的正打在他脊背上，他的領子同時已經被一隻大手捉住。一個聲音在他後面惡意的罵：

「你媽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杜澗若沒有想到他業已被捕，甚至沒有明白這敲打同呪罵的意思，他只以為應該找着董瑞蓮，此外什麼都不在他心中。因此他竭力想從抓着他的手裏掙開，他每掙扎一次他的脊梁上便挨一棍，隨後又加上另外一個人打來的耳光，並且每一次都得到這樣一句惡罵：「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娘的這就叫做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好像一個粗卑的嘲笑。他發見他的衣領是被一個警察從背後攔着，另外有一個偵探扭住他的臂膀。原來他並沒有逃走的意思，他看出已經沒掙脫的可能，漸漸的便安靜下來了。他看着他的兩個追捕者，兩個追捕者也望着他。他們的表情是下流的。不過從他們眼中，他看不出有什麼惡意，自然也沒有善意。他看見的只是一種他不瞭解的既不

興奮也不快樂，倘使勉強說的明白一些，是一種當人們捕兔子結果卻僅僅捉住一隻田鼠的失望，簡直可以說是一種無聊。他們彼此默然望了一會，隨後偵探——杜淵若這時已經看清楚他穿了一件灰布皮袍，兩隻袖子全捲起來，長長的羊毛露在外面——向空中招了招手，一輛黑色大汽車駛過來，接着就在他們旁邊停住，很快的從後面跳下來兩個巡警。這是一輛古怪車子，專門供所謂「解差」用的車子。牠的內部分成兩部分，車門開在後邊，中間有一道隔壁，前面是犯人坐的，後面的一部分其實只是一個小龕，是押解者的坐位。中間的門旁邊開一個小方孔，上面用鐵絲網着，至於牠的作用，是爲了押解的人監視裏面動靜還是爲了犯人呼吸，卻不知道。

杜淵若沒有留意車子的構造，他被人家當作一件東西拋進去，只覺得眼前一陣昏黑，他跌到一件軟軟的什麼東西上面，門已經發出極大的響聲在後面鎖上了。車子裏什麼都看不見，他聽見喊聲，知道自己是壓在什麼人身上。隨即有人將他扶起來。他依着車箱的板壁坐下，覺得頭腦裏暈眩的厲害，還有脊背，彷彿也有一種熱辣辣的東西在裏面跳，開始感到疼痛。於是他合上眼，車子震動着，血液像狂風也似在他耳朵裏唼唼響着，他什麼都不能想了。

但是車子裏並不平靜。原來杜淵若沒有進來之前裏面已經有很多人，他們開始嘈鬧。杜淵若其先沒有留意，分辨不出他們是誰，不知道他們吵的是些什麼。忽然有一個人快活的自嘲的卻又用勝利的聲調喊道：

「中國人不大打中國人！」

杜淵若睜開眼睛——他的眼睛已經能夠適應車子裏的黑暗——藉着從小窗中射進來的薄弱光線，他看出剛才大聲喊的是他的一個熟人，一個穿皮上衣的矮小青年，當杜淵若看見他的時候，他還在揮着手興奮的大聲嚷。站在許多同難者中間，就像他剛才吃過酒，正站在舊友中間過一個盛大節期。可惜別人都默然坐在下面，就在底下的車板上，沒有人理他。

「這是李文多，」杜淵若想。

同時李文多也看見杜淵若了，其實當他剛被人家推進來的時候，李文多就看見他了。

「小杜，」他嘲弄的招呼道。「你也來了？你來的很好，我們大家全歡迎你，只是稍微委曲了你一點。你看這些仁兄多會辦事，好好的他們全弄起來，把我們裝在這輛送喪車子裏面……你做什麼愁眉苦臉的，你挨了幾下嗎？噢！小事情。不要這樣婆婆媽媽，好伙計。我們應該感謝他們，你想想，要是我們只有一個人被招待起來，豈不要寂寞死？」

李文多不住的一個人嘮叨着，不住的搖擺着身子，好像他吃酒吃醉了，有一種奇妙的不健康的東西在刺激他，在他的血液裏流動，又像是在唱一種外國小調，有時候他很滑稽的眨動眼睛做着鬼臉。杜淵若驚異的看着他，想不出他為什麼這等高興。其實杜淵若根本沒有想什麼；假如他能再平靜些，精神能夠集中，他會發見他自己正處在一種不可解的心情裏面，他的思想是離開他的，好像跟他的肉體沒有關聯。他的頭腦裏仍舊在發熱。仍舊是一團混亂，他對於任何事——即使是一小時後的他自己的命運都不關心，他惟一感覺到的只是厭惡。

「你是怎麼回事，小杜？」李文多竭力做出憐恤神氣接着問道。（他同情的結果只顯得可笑，使他更像一個丑角。）「你看你的樣子！你的樣子就像睡的太多——這不好，伙計——你是一個有開階級！有開階級！那些仁兄弄錯了。說真的，他們不應該連你也請來。他們請你做什麼呢？我們忙的太狠，他們發發慈悲，請我們休養幾天。至於你，你可完全用不着這種休養，你平常已經休養的夠多了。」

在衆人中間有一個少年，大約有十四五歲，他的模樣令人覺得應該在中學的課堂上讀「代數」。其實他大概也正是一個初中學生。他一直都在仰了臉恐懼的瞅着李文多，顯然他是在等待機會，向這個活躍的大勇者有所詢問。尤其是他這時的神情，使人發生憐惜，李文多是一個大人他自己則是一個小孩的感想。他的臉色是蒼白的，眉宇間蘊藏着憂愁，一種辦功課不會辦好，被先生懲罰了的小學生情態。他的神氣是孤獨的，雖然在許多同伴中間，可憐，無告，彷彿他身臨危急，有一個重大問題擺在前面，他自己不知道將會怎樣，他沒有一個可靠的熟識朋友，沒有一個人出來幫他解決。當李文多停止了吵鬧——無疑的他把李文多當成一個了不得人物了——他從下面拉了拉他的皮上衣，接着，（他的舌頭不大靈便，）他乞乞艾艾的問道：

「我現在是到什麼地方去的？」

「我們去什麼地方？」

李文多彎下腰，仔細的從上面瞅着他，如同他對着的當真是一個小孩，故意裝出驚異神情，

大聲的這樣喊。

「你來作什麼，小兄弟？你看你這樣年輕，這不是你應該去的地方。不是你應該去的地方，你知道嗎？」

那少年臉上顯出恐懼和無限悲傷。這是當然的，他想不出他們將被怎樣處置，他自己將得到什麼結果，也許這時候他還非常渴望回家或回學校，他想念他的親屬們和少年朋友們的親切容顏。假使人家先前肯放他回去，這時候他定是正跟他的姊妹們或同學們談笑。可憐的孩子，他怎麼知道這是犯罪的呢？他想不起他作的有什麼不對，他先前出來參加示威完全本着純潔的愛國心，這怎麼可能，他怎麼能想到人家會把他捉起來！他的嘴唇於是痛苦的動彈了一下，淚已經從眼裏湧出來，把他的眼珠包起來了。

「並不是我要來，是他們硬把我裝到車子上來的。」他差不多嗶嗶着說。

「我猜的不錯，小朋友，我知道是他們硬要你來的，要不你決不肯到這個好地方。」李文多說着極不以爲然的在空中打了一拳道：「這些仁兄真是混蛋！你們縱然把我們當成小鷄拿去宰，也應該選擇選擇，他們要你作什麼？你連長成都沒有長成，就是性兒急也應該再等幾年。」

這接着，車子裏發出一陣大笑。他們笑的很長久，把先前的少年弄得莫名其妙。他一個一個的向周圍的同伴們望過去，想不出他們是笑的什麼，更奇怪的是他們毫不顧忌，毫無牽掛，好像他們是往西山作春季旅行，毫不爲自己的命運擔心。當車子轉彎的時候，他們便搖擺着，將身體

壓到別人身上。

「喂，兄弟們，」李文多向大家喊道。「請不要笑，兄弟們，你們知道我們現在是在往什麼地方去的嗎？」

在先大家都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因為李文多的提示，他們於是停止嗤笑，想了一想。

「大概是到憲兵司令部去的，」一個好像害着病似的軟弱聲音說。

「你們有誰記得我們共總拐了幾個彎？」另一個人問。

第三個聲音比較高些。

「我想是上公安局。」

「不對，你們全不對，」李文多好像很有把握的樣子截住他們。「我猜我們是去一個更好的地方，你們不信，我們可以問問後邊的幾位仁兄。」

他說着向後面的門走過去，可惜他的身個太矮，他竭力把腳提起來，結果仍舊望不見外面。因此他不得不用力敲門，把手攏到嘴上，向上面的小方洞大聲喊道：

「外面的好爺兒們聽着，我們現在是往那裏去的呀？」

至於外面的「爺兒們」——巡警們，這自然不說也能明白，他們沒有油水可撈，不大喜歡這趟苦差，對於李文多的玩笑沒有興趣。

「開到天橋鎗斃你，等會兒瞧，有你兔小子的樂子！」他們中間有一個憤怒的在後邊咒罵。

李文多眯了眯眼睛，回過頭來向大家——特別向先前的少年——做一個很悲痛的鬼臉。

「你們聽見嗎？他們說他們是把我送到天橋鎗斃去的！」

他的聲調很輕鬆，就像他是這種人：他甚麼都不放在心上，他一生都在公安局，憲兵司令部，保安隊司令部被綁到天橋去鎗斃，一生就這樣滾來滾去的活着。這使先前的少年更加恐怖，他向李文多怪異的睜大了眼睛，臉和嘴唇全很快的變得跟紙一樣，接着他逐一向車子裏的人瞅了一遍，想從別人臉上尋出一點希望。但是大家全沈默着，沒有人對於這玩笑發生興趣，也沒有人理會他的恐怖。最後，他的目光落到他旁邊的一個高大男子身上，彷彿是說：

「我們當真是到天橋去的嗎？」

杜淵若在李文多說「到天橋去」的時候睜開眼睛，他已經平靜下來，眼睛已經能看清東西，精神比先前好，思想能集中。不過他沒有注意他的同伴們剛才談論什麼。他說不出爲什麼感到奇怪，眼睛因此也跟着那少年的目光在衆人臉上搜尋過去，他想從他們臉上捕捉住一種明確表情。他的眼睛最後也落到那高大男子身上，接着感到一種欣慰。

「胡天雄也在這裏，」他想。

胡天雄一直都在沈默着，先前沒有人注意他。他的樣子很平靜，彷彿說：「吵是沒有用的，事情來的時候我們就解決，我們應該先想一想。」彷彿他正準備做一件工作。這時候他抬起頭來，默然望着被李文多嚇壞了的少年，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恐慌似的。隨即他似乎忽然想起來什麼

，忽然清醒過來了。

「你不要聽他胡說，」他向那少年勉強笑道。「他騙你的；他並不比我們胆大；他比我們還害怕天橋，比大家都喜歡活着。」

於是他生氣的轉過去向李文多罵道：

「你爲什麼嚇唬他？嚇一個小孩子，難道你自己怪快樂嗎？」

李文多有些難爲情，雖然不過開一個玩笑，自知也不應該。因此他裝出不屑的樣子聳了聳肩膀，又羞澀的眯兩眯眼睛，意思是說：「這有什麼關係？開一個玩笑也值得認真！」他並不分辨，什麼都沒有講。接着——顯然他是在替自己遮掩，這時候公安局和憲兵司令部都跟他沒有關係，到天橋去被鎗斃也跟他沒有關係，他熱情的盡着嗓子大聲唱起「伏爾迦的船夫曲」來了。車子裏的人也不知不覺的跟着他用鼻子哼，聲音漸漸越來越高，最後形成一個盛大的合唱。他們的聲音充塞了整個車箱，好像要將車子爆開。但是車子忽然停下來了，他們的歌聲也跟着也極自然的停下來了。

「到了，」大家全深深吸一口氣。

外面一陣雜亂的後跟上釘着鐵的皮靴聲，接着車門被打開。

「下來，下來！」一個巡警站在中的間車門外吆喝。

這停下來地方是在一座紅色房子前面，一片空場上面，地面上鋪着三合土，看起來又光又

冷，沒有一點生命痕跡。同時空場上還停着許多別的汽車，各式各樣的，大的，小的，最新式和最老式的，其中也有同樣專門供解差用的。此外是一隊警察，他們像凍僵的木頭似的毫不動彈的站在兩邊，每一個人手中都提着盒子炮，一直排到大門前面，彷彿是在等待檢閱。這空氣很快的就影響到被捕者們，他們在嚴寒中抖着，聳着肩膀，散漫的毫無精神的動着。他們的模樣幾乎是一律的，既不恐懼也不興奮，從他們略帶倦容的臉上能看出這種意思：隨他們怎麼辦，反正我們準備好了，不過這事情很沒趣味。他們沒有一個人說話。迎着他們的是幾個巡警和一個矮肥巡官。巡官的樣子像一個好心人，他吃飯時大概有一種習慣，喜歡澆幾盅燒酒，談起話來喜歡用「這年頭兒」開始，然後是一些不關係痛癢的話，一些和善的經驗談。既不會傷害別人也不會影響自己。此外他大概很會笑，並不發出驚人的大聲，看起來卻使人滿意，因為他兩邊的眼梢上總現出細小的皺紋，使他的模樣又坦白又慈善又和平。

「

這時候他自然並沒有笑，他在忙亂着走動指揮。

「站好，站好！排起隊來！」他精神充足的叫喊道。

然後他問：

「都在這裏了嗎？」

「都在這裏了。」一個先前押解的巡警回答。

「一，二，三，四，五，六……」他用短短的又白又肥的手指點着被捕者，極清楚的數着他

們的數目。接着他將腳跟一轉，朝着裏面，將手向空中一揮，喝道：「走！往裏面走！」

他們於是在監視下面從大門底下走進去，穿過一個天井，（在他們經過的路上，每一個轉角上都有專爲他們設的崗位，持着步鎗的巡警。）最後他們被押進一個破舊老屋。



一種不幸感覺忽然將被捕者們包圍住了。

這是一所悲慘到難以想像的房子，人們一看就知道牠是一個犯罪地方。房子裏是陰寒徹骨，空中瀰漫着一種臭味，一種腐敗氣息。窗戶已經很久——也許自從牠被安上就沒有揩過，玻璃完全被灰塵，雨跡和夏天蒼蠅遺下的糞便遮掩，變成半透明的昏黃顏色。牆壁上被潮濕侵襲，現出重疊的大幅黃斑，有許多地方石灰已經剝落。沿了牆壁是一圈聯接長椅，牠們按照地位的長短被安起來，預備給被捉來的偷兒，妓女，賭棍以及在街上小便的洋車夫坐的，他們要在這裏等候審問。房子的牆壁自然是完全空着，沒有裝飾，看去特別高，尤其在冬天，使人覺得又空虛又寒冷。牠的悲慘情形令人連想到那種腐爛了的，已經墮落到極點，無人過問的年老娼婦。

先前將他們帶進來的巡官走出去了，他們於是等待結果。寒冷使他們不能安靜，他們不住的在房子裏走，將腳頓的很響。除去巡官剛出去時他們噙噙過一陣，他們以後並不會說話。他們是從許多學校裏來的，大家並不完全認識。僅僅從他們態度上能看出他們相信在這裏的人都是他們的伙伴。他們時常互相碰着肩膀，因爲他們被捕的人很多，有時彼此撞在懷裏。當他們交談起

來，他們的語調大都很短，並不加什麼稱呼，也不問對方的來歷。他們談的大半只限於學校裏的情形，間或有人獨自埋怨天氣。他們夾了肩膀不住走動的情形，很像在火車站上等候火車的旅客。

「我們要被審問嗎？」先前被李文多捉弄過的少年捉着一個人問，他的臉上仍舊帶着不安。

「要被審問的，沒有什麼。」那人回答着，並不看他，隨即就夾着肩膀從旁邊走開。

第三個人將手插在大衣袋裏，也以一般不在意的模樣隨便說道：

「問的時候隨他問，不要理他好了。」

先前出去的巡官就在這時候走進來，他手裏拿了筆和紙。說起來奇怪，不知怎的人們並不覺得他怎樣討厭，反而有一些親切感覺，彷彿他是向他們收房租的樣子。不過因為他進來，大家比較顯得安靜，有幾個人便圍住他，他們想知道他究竟給他們帶什麼辦法，究竟怎樣處置他們。

「你們這裏真冷，」其中有一個人說。熟識他的都稱呼他做大杜。他在棉袍上罩了一件藍布長衫，袖口和領子都已經退色，時常看見他的人總以為他只有這樣一件衣服，在夏天他穿着牠，當秋天來了他把牠罩在棉袍外面，冬天罩在棉袍外面。他的樣子很瘦，眼睛很大，很不健康，背有些駝，說話跟走路都很慢很平靜，從來沒有顯出過火氣。人家說他太冷，很不容易接近。從整個上講來，他的模樣——言語笑貌全像一個舊式書生。他談話以前先在喉嚨里嗽咳一下，他的神氣令人想到他是對着一個鄉下親戚，或是跟一個朋友，毫不顯得拘束。

「當然沒有你們在學堂裏暖和，」巡官的聲調是所謂既不冷也不熱，以一種「辦公事」的態度這樣講，算是他的回答。「你們享福享慣了……學堂裏給你們裝汽爐子，烤不着也凍不着。這樣冷的天氣你們不在講堂上唸書，要出來遊行！」

「可是國快要亡了，你們都不知道！你們還把我們捉起來。」另外一個人插進來說。

這個好巡官顯然是一個老油子，一個所謂「老公事」，他裝着沒有聽見。隨即他把拿着紙的手抬起來，（紙是用四個手指夾着，用無名指在下面托着，拿的很平，很大方，一種只有中國人才會的極藝術的拿法。）他仰起頭來向所有的人都望了一下，讓大家走過來簽名。

「爲什麼要簽名？」李文多想是以爲這個巡官很和氣，因此他抗辯。「我們寫下來，爲了讓你們當小偷樣一個一個呼喚嗎？這倒很方便。不過我們不幹，（他說着瞅了瞅別的伙伴們，）這不是我們的事情、我們不能在你這張『犯罪』的紙上寫我們的名字！」

李文多有這樣一種習慣，常常以爲自己是很能幹很值得讚揚的人物，並且也時常這樣在暗中欣賞自己。因爲他難得看清周圍甚而僅止眼前的情勢，不大能把握自己。他越說越熱烈，彷彿有一種火焰正在他心裏燃燒，直到後來他的態度漸漸變成奮激。這事情——很明白的，他使這個「善良的」巡官不能忍受。（李文多完全不知道這事，他不知每一個當差的人，每一個老公事都有所謂「兩面臉」，他們有「好」臉，同時一翻——也有「惡」臉。）巡官的眯眯臉上忽然好像蒙上一層霧，一種不可捉摸的醜惡東西，慢慢變成蒼白；他的嘴唇激動的動彈着，眼珠和肚子跟着

突出來，彷彿他們馬上就會爆裂。

「你就是一個搗亂份子！」他全身戰抖着，用他的短而肥的手指指着李文多的臉罵，紙在他手裏嘩拉嘩拉的響。「你不用瞧你神氣，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一個好傢伙！你，你不能在這張『犯罪』的紙上簽名，好！你不簽——我先跟你說在頭裏，這裏不是你祖宗老家，你到了我們手裏，我們就有辦法擺弄你。不知名你也該打聽打聽，看我們幹麼吃這行飯，看我們是幹什麼的。不在這張『犯罪』紙上簽名，你打量你就能離開這門前三尺地嗎？」於是他轉過頭去向外喊：「來，來人來！搜一搜他！」

這時候別的人全圍上來（其實他們早就圍上來了），顯然他們想替自己伙伴打開僵局。他們一齊問道：

「爲了什麼？怎麼回事？」

「睜，怎麼回事！」巡官氣的仍舊發抖。

（他瞅了瞅李文多。李文多知道闖了禍，一轉身早已躲到別人背後去了。）

「你們的一個朋友！」他接着說。「他往哪裏去了？躲起來了？他說他不能在這張『犯罪』的紙上簽名，（他嘩拉嘩拉將手裏的紙上下抖着。）您聽聽，諸位，這是什麼話？我吃公家飯，辦公家事，怎麼叫做『犯罪』的紙！」

「他是無意的；他並沒有壞意思……」大家——有的聲音高，有的聲音低，一齊雜亂的噁噁

着說。

巡官仍舊氣不平。

「他是無意的呀！」他高聲嚷道。「好的，我給你們諸位講一句俗話：咱們遠日無冤，近日無仇，常言道『讀書知禮』，不管有意無意，他既然在學堂裏唸書，就不該開口罵人。」

爲了緩和這種無謂爭吵，大家於是一齊埋怨李文多。他們說這是一種誤會，大家既然素不相識，他決沒有理由罵他。最後他們要求那巡官替他們往上面轉達，他們遊行是出自愛國熱情，並沒有犯罪，因此他們不願簽名。他們並且特別聲明這是他們的公意；他們並不是有意跟他爲難，他們相信他個人也正跟他們一樣愛國。

巡官對於這話很高興，因爲他們也說自己是愛國的，他們很看得起他。說實話，逮捕他們並不是他的意思，根本跟他個人沒有關係，他心裏仍舊不能不感到慚愧。

「你們都是明白人，諸位，」他滿意的笑道。「你們都是在大學裏唸書的，將來要作大事情；至於兄弟我，我混了二十年，奉公守法，眼下還不過是這麼一個芝麻大的官兒。不過咱們全是中國人——說到愛國我不配——有話咱得說到理上。你們不簽名，這跟我沒有關係，我吃這行飯得辦這行事。這是一種手續。」

接着他第二次走出去，他答應替他們往上面問問。等到他回來的時候他說這是「破格」，他讓他們推舉代表。他們拒絕這種辦法，因爲他們已經受過教訓，全國各地關於這種事情已經有無

數記載：政府不守信義，他們常常把羣衆推舉的代表當作領導者，用「煽動者」或「搗亂份子」等等罪名加到他們身上，然後將他們懲辦。他們說他們大家全是代表，假如有話要問他們，他們要全體去。他們堅持他們的主張，無論怎樣辦他們都等着領受。

「這樣是不行的，諸位，世界上沒有這種道理。」巡官熱烈的向他們嚷。他跟他們說可一而不可再，他爲了簽名已經替他們挨過罵了。

這一次他們爭執的更加長久。天慢慢的黑下來，他仍舊沒有辦法。他們人數多，他不能用他平常用慣的手段，同時他又吵不過他們，直到最後他累了一頭汗，什麼都沒有得到，他不得不把他們帶進另外一個房子過夜。

這是一所同樣破舊的老屋，牠的窗戶比較小一些，離開地面很高，上面嵌着鐵條。在極高極高的頂上，已經變成灰色了的天花板下面，有一盞電燈。暗淡的光線從上面照下來，照着下面的土炕，使房子裏看起來像一座古墓。杜澗岩想着這一天經過的種種情形，各種嘈雜聲響似乎繚繞在他的耳邊。

「你還沒有睡着嗎？」躺在她旁邊的胡天雄忽然問。

「不，沒有。」他動了一下回答。

他們全體都在炕上睡着，身上仍舊穿着衣服，很整齊的躺成一排，有的人正在打鼾。夜間空氣是平靜的，十二月的天氣很冷，時常有人被凍醒過來——其實他們的大部分並不會睡，這想不

到的古怪地方使他們不安——有人彈抖的打着呵欠，然後用大衣或棉袍蓋住頭，將身體更加縮緊，希望得到一點溫暖。先前曾被李文多恐嚇過的少年早已不再恐慌，他看見別人都很平靜，心裏便感到安慰，況且什麼事都用不着他過問，他可以毫不憂慮的等着結果。他睡的很好，常常很響的在夢中嚼牙齒。守夜的靴聲不住在外面院子裏響，遠遠的時常從靜寂中傳來打更的柝聲。杜淵若思念董瑞蓮和他姐姐杜蘭若，他想她們這時也許還在家裏等他。

「這事情到底怎麼辦，老胡？你看他們會不會不經審判，就這樣裝聾裝啞的將我們押着？」他忽然不安的問道。

胡天雄卻想着別的事情，他在估計這示威的意義，他們在示威中受的損失：受傷的人和被捕的人，許多青年人也許會送掉性命。另一方面，他還考慮一個更遠大的問題，他們以後將怎樣作的更意思一些。至於目前他們自己的命運，卻是只有所謂「政府當局」知道了。這些除去坐汽車吃洋酒一生中從不曾跟現代文化接觸過，從不曾想到世界上還有所謂疾苦，人們還需要自由和幸福的將軍們，他們已經神經錯亂，做出來的往往出人意料；他們只要有鎗在手裏什麼事都敢做，以為他們自己有絕對權力。然而不管結果怎樣，全國比較清醒的人總歸會激昂起來，他們做的沒有什麼不值得。

「現在還不知道，」胡天雄想了一想回答。

李文多也沒有睡熟，這天晚上他沒有吵鬧，也沒有跟任何人說話。他的臉和心直到這時還在

發熱。

「他媽的！」他時常不由自己的在心這樣罵一句。

此外還有許多人不能安睡。倘使這裏不妨引證，在我們中國比較大的一些城市中，大都有一個完全類似的傳說，並且每年冬天也正有許多這種事件發生。據說有許多乞丐，爲了免得餓死希望到監獄裏去，因此故意觸犯法律。他們跟這種人比起來，應當慚愧，這是很自然的，他們爲自己的未決命運擔心，不知道將得到什麼刑罰。

第二天就這樣過去了。坐在高位上的官員們顯然正感到爲難，他們怕觸怒人民，最重要是怕觸怒軍隊，不知道應該怎樣辦理。接着是第三天，軍隊普遍的動搖着，時時有爆發一個事變的可能，他們在裏面卻是什麼都不知道，只以爲官員們忙着過官癡，把他們完全忘了。

但是已經沒有希望了的第四天，出乎意外，這一天上午他們忽然被釋放了。在未釋放之前，他們曾經被傳到一個有些像公堂的房子裏，在一張桌子前面被輪流審問。

「你是做什麼的？」

「學生。」

「你爲什麼不好好讀書，要出來胡鬧」

「……」他們不回答，有的裝着沒有聽懂的樣子眨一眨眼睛。

他們被訊問的問題是各式各樣，口供卻完全一律，完全根據事前的決定。最後他們每人得到

一頓——像印成的佈告一樣，一頓完全相同的訓斥，一篇不開痛癢的官樣文章，他們被恐嚇，假如他們再出來遊行要一律翕斃。只有李文多是一個例外。那個「善良的」巡官報復了他。他出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說，沒有人知道他碰的是什麼釘子，或得到什麼侮辱，人們只看見他滿面通紅，他的模樣是惱怒的，絲毫沒有爲得着釋放表示快樂。當他們將要走出大門的時候，遠遠的有一個人向他招呼。這個人正是那肥胖的巡官。

「恭喜您了，先生，」他嘲笑着說，聲音很高，聽起來好像叫喊。「您以後請記住我，天下就我這麼一個壞人，一個沒有出息的巡官！」

接着他向其餘的人點頭。

按：本文爲盧焚先生長篇小說中有獨立性之兩章，今應編者之請，在此發表。

大陸

知識和趣味
的綜合月刊

二卷三期出版

生活和文學

長庚

一個美麗的夢

董母牧

幾個美國青年素描

梁、穆

沒有國土的人民

愛倫堡

南明佚史兩種

魏如晦

郵局的事情

從衡

牡丹花開(電影小說)

止菴

變卦(徵文富選)

林廣遠

上海仲夏夜

火山舞容

定價一元

報攤均售

第一卷合訂本發售

定價四元

破曉

風子

晨

是誰來我的耳邊低語？我聽見淫豔的誘惑的聲音。有如許呢人的言詞，似蕩婦在攝取少男的青春，如浪子在偷騙處女的童貞，那翻騰的舌尖，滔滔不絕猶如江河的川流，許有人投身其中，為貪愛所淹沒却又逐情慾而沉淪。

我睜開眼，幽暗如森林的濃蔭。

朦朧。

我背着黑夜獨行，在無邊的空際摸索，我招來太多的雨，太多的雪，太多的風霜和冰雹。

却不見半抹蜚閃——我要求一絲光明。

黑夜是無比的重荷。

冉冉，疲乏壓下眼皮。

於是我又聽見那低低的吃吃的笑聲，似羞澀而又放縱，一陣陣抖上心弦。我感到昏迷，彷彿十萬百千隻螞蟻爬進骨髓。我倦怠無力。

空茫看不見一星火花，然而却有數不清的跳動的線條，如裸女夜行，彷彿一對對白的蝴蝶，

翻翻上下，向人烟稀處，追逐着暮春三月的落英；又好比迷離多白的大眼，浮幌於憂鬱的藍海裏
脈含情。

一個精靈在黑暗裏守望——
裊裊，是一道青烟，一個妖媚的影子。

「可也震驚於我的美麗？」

「你有一對發亮的眼睛。」

「它們照耀你也照耀你的心。」

「不，在我它們是兩個深淵；我從那裏汲取寂寞。」

「能言鳥從來不說一句由衷話。」

「這好比解語花也未必懂得別人心思。」

「我瞭解別人更甚於瞭解自己，可是我也並不昧於自知。在我們生命裏沒有寂寞。一個明朗的清晨我讓我的眸子辭別眼瞇，插上翅膀去叩天的門。在米西亞海岸綠林裏它窺見仙女的出浴，到月夜的漢立康山上和牟司姊妹們一起跳舞，它參加了宙斯的盛宴，和凡奈斯同車出遊，它甚至得到了那個只愛自己的影子的那克西斯的愛，而它却毫不思索的拒絕了他。

「你不說得太高麼？」

「所以它又離開樂園，去遨遊東方傳說下的地獄，在那裏它會見鬼使神差，牛首阿旁，從醜

惡認出美麗，向殘忍披示慈悲。（這原是個值得稱道的去處。）火的熱吼，油的沸騰，鋼叉的震顫和幽靈的慘呼，如悠徐的和平的樂曲。它喝過污池的血，吃過銅柱上炙乾的人肉。尖刀如薔薇的繁刺，而袒裸的人體就似慘白的花朵。你不見過曼陀羅麼？那是一種吸收人血而生長起來的小花。」

「請注意人情的範圍。」

「最後它終於回到塵世。它曾是朱門的上客，週旋於帝王公侯之間，當華宴初張，笙歌聲喧，它披上以孔雀翎毛織成的羽衣，在人們的歆羨與妬忌之中，婆婆起舞。年輕的將軍們一改在戰場時的勇武，柔順得如掌上叭兒，爭獻殷勤；宰相們不斷拋擲金磚，多少帝王為它荒廢朝政，而它曾不加顧盼！只在人們口頭紛紛傳播着它的一顧傾城，再顧傾國。」

「平庸的傳播。」

「平庸，什麼叫做平庸呢，什麼又是這平庸的對稱？不凡？你以為世間有不凡的事實麼，那才是笑話。一些噤鳴叱咤的勳業後面潛伏着頹敗，一些粉紅黛綠的容顏後面隱藏着衰老，豪華寂寞，你可能向荒烟亂草堆裏去辨認，往昔的歡樂。任憑你怎樣出類拔萃，而歷史的任務却在於返不凡於平庸。只有這才是不易的事實。所以我的眸子又面到眶內。」

「這便是你所見的一切。」

「平庸是法定的命運。看世人擾擾攘攘，誇其所有，急其所需，曾不知老之將至，誰能担保

他們沒有啞然失笑的一日。其實世間那裏會有永駐的青春，長存的真理；因此也沒有絕對的是非，分明的善惡。黑和白不都是一樣的顏色。人們說心是紅的，在我的眼前却變成黑色，我看見許多人流過血，但那只是污穢的墨汁也似的東西。」

「一個色盲。」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如果人們漆黑了自己的心，我為什麼要保持這一點赤紅——那多餘的顏色？天堂，我根本不希罕住，地獄，我現在還不想去，美色既不長駐，富貴可以唾棄，我將拂逆人世所有的願望，而縱我性之所如。但得靈魂有用，我準會插上草標，沿着街市叫賣。」

「一個無恥的想頭。」

「嗨！——是夜的冷笑。」

影子在青烟裏埋沒。

於是我又看見那白色的蝴蝶，那浮動的眼睛，那婉轉迴蕩的線條。如行空天馬，如戲水裸女。我感到昏迷，彷彿十萬百千只螞蟻爬進骨髓。我倦怠無力。

我的喉嚨已經暗塞，四肢也都軟癱，然而我要掙扎，我要叫喊！

白色的線條在四周浮動。

是貧血的枯手。

是少肉的瘦臉。

是灰黯的口唇。

有一陣沁肺的麻痺，刺骨的寒冷。我的喉嚨已經堵塞，四肢也都軟癱，然而我要掙扎，我要叫喊！

睜開眼——

我在人間。

夢 回

一燈如豆，有半窗月影。

靜。

人誰無夢，且不必去邯鄲逆旅借囊中寶枕，只稻草一付，向牆頭蔭角揀人靜處躺下，不管是噩夢或是甜夢，睡去，就別有天地。

然而誰會細領過夢回的滋味。

雖然二十年太平宰相只落得黃梁未熟，不免人事如烟；且幸一切磨難同屬幻影，說是懊惱也許有幾分歡喜。

「你有幾分歡喜，」是心的問語。
靜。

一燈如豆，有半窗月影。

破曉

月影在窗上移動。

難道這不就是我的生命的移動麼？

深山冷院的修道女從來不計算蒲團上的歲月，郵亭驛站的傳信使從來不計算腳底下的行程，雖然閑散和忙迫的心緒並不相似，然而說一天日子和走一段路在他們却有同樣的意義，他們面朝着信件，面朝着工作。而我，難道我就不容許有一個目標嗎？

死？我並不厭倦於生。

我不能不為生活而忙迫，然而我偏有偶然的閑散。

長夜最難排遣，何況更當夢回，我能浪擲生命如魑魅之所教，而置一切於等量齊觀？

月影在窗上移動。

我感到寂寞——一個孤獨沉思者的寂寞。

我曾設想那些偉大的思想家，因大超悟，發大慈悲，馳驅塵寰，孤往絕詣，將世界，人類，歷史加以改造，却又沉酣於寂寞之中。他們往往是孤獨者，然而却統馭着一切奔放和激盪。

拉蒲魯葉譏笑那些混身於熱鬧場中的人物道——

「不堪孤獨的悲劇呵！」

孤獨的否定者從來不曾認清自己。

你能說他們偏會瞭解別人？

浮動的眼睛從我腦際閃過。

月影在窗上移動。

寂寞吞噬着我的全身。

夜冉冉盡了，然而現在却是更深的黑暗。

我又設想那些坟園的守墓人，海洋燈塔的看管者，黑暗牢獄中的無期徒刑犯，他們的生命中曾有多少挫折，多少波瀾，而現在却又重歸於寧靜。

在無采的日子裏，你能說他們不會再有一點期待，一點希望？

（他們曾是熱烈的期待者，希望者。）

而現在却寂寞地活着。

月影已從窗上移去。

黑夜發出輕微的嘆息。

於是我伸出無形的手（也許是由於黑暗的緣故，）孤獨地整理着我的熱情和期待，像一個織女整理着她的亂絲，然後把它們放上機杼，細心地搓揉，拉直，我織着自己的希望。

一線光芒畫過天空，是黎明的信號。

露珠凝結草上，東方的天空白了。

我聽見一隻雲雀的叫聲。

七月九日。

路 上

涅克拉索夫著
芳 信 譯

「這條寂寞的路是漫無止境的嗎？」

我對這灰色的荒涼感到厭倦！

馬夫啊，我的朋友，你給我唱一個歌，
唱唱徵兵的情形，唱唱久別的經過。

說些古代的傳說讓我笑笑，

說些你見到的或是聽到的故事，

我請你，想點什麼讓我解解悶……」

「老爺，請您相信，我也煩悶：

我倒靠有一個很毒的女人：

事情是這麼的：她在早年的時候，

受到世家門第的嬌養和破壞，

有一個老爺把她養在他的家裏；

嗨，她同老爺自己的女兒一同過活，

他們教給她各種知書達理的事情，

那些貴族們所配有的花樣：

怎樣讀書，彈琴，縫紉和刺繡。

她的衣服不是像我們見到的

鄉下姑娘和女人身上穿的那樣：

他們一定要用綾羅綢緞給她打扮，

她吃的是盛豐而美味的東西：

又是牛乳，又是蜜糖，又是酪菜，

「你吃個飽吧，還多着呢……」

她的模樣是那樣的華貴而堂皇，

你就決不會想到她是一個農奴姑娘——

而以爲她是一個本地的幾品夫人，

唉，雖然有一個紳士走來對她求婚，

（這是馬夫對我這樣說的）

可是她沒有把她的終身許給他；

「一個奴婢配嫁給一個貴族！」她說，

「在你們的圈子內用不着這種貨色。」

「呢，老爺的小姐出閣了，

這件事是在城裏辦的，

後來老爺得了病，更可憐的是，

在三一節的前夜，他就歸天了。

葛羅霞便失去了她的保護人，

一個月當中新的主人接手當家，

他重新一個一個地數點他的家奴，

他重新調整一切的地租和田地，

然後他也想到了葛羅霞，

沒有人知道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她使新的主人煩惱不，

主人覺得最好叫她走路不，

他算到他的采地太小

無法把葛羅霞留在家裏不……

「呢，不要去問這一切的理由，」

他說，「你到村子上去吧！

你是奴婢，應該知道你的身份！」

「可憐的姑娘！……她哭得多麼厲害……」那有

地方能容得雪白的手和繚繚的面孔。

「悲傷的是那時我已經十九歲了，

他們叫我做繳納租稅的人，

他們還叫我娶葛羅霞做老婆，

老天爺知道這事情是多糟！

不知怎麼，她的模樣總是那麼不可侵犯，

不知怎麼，她的模樣總是那麼不可侵犯，

不知怎麼，她的模樣總是那麼不可侵犯，

不知怎麼，她的模樣總是那麼不可侵犯，

她既不會照顧花園，也不會打理牛羊，

這並不是她懶惰或是性情頑固，

而實在是……她的兩手一點兒也不靈巧，

鄉下人會做的活她就做不了，

比方說挑水呀或是擔柴呀。

老爺啊，瞧見她在田裏做活

真是心酸。我要是有法子放過她，

我一定放過她。可是！我有什麼辦法？

「呃，雖然我買給她一兩樣小東西，

可是我的禮物討不到她的歡喜。

粗糙的衣服中不了她的意，

鄉下的老布鞋子就叫她害怕。

當到人家的面，她表示服從而且沈靜，

可是沒有人的時候，她却又哭又訴，

她好像是一個癩子。這是上帝的意旨，

因為這個女人本身就沒有過失……

她讀讀像書一類的東西，

她也看看一些圖畫，我的心

都給弄痛了：誰能夠知道

我的兒子不會這樣死去？

「她教養他，照顧他，保護他，

而且每天給他梳頭洗面，

她不罵他，也不許我揍他：

您會說，這傢伙真像一個小少爺。

唉，這樣是不會長久下去的，

她的兩腳站立不穩，

她的面色蒼白，人也骨瘦如柴，

她只能夠喝一調羹的米湯……

大家都說她過不了冬天。

老天爺才知道這究竟爲了什麼。

你瞧，我並沒有叫她操作過度，

我體貼她，——樣樣事情我都依她，

我罵她的時候簡直是少有，

可是照我想，也沒有無緣無故罵過她。

我可以憑我的良心發誓：

我打她的拳頭並不重，

除非我喝醉了酒，我決不打她。」

「停住吧，馬夫啊，今天不要講了，

你已經把我的憂愁趕走！」

裕興永金號

▲代客買賣

現期烱赤 ▼

總號：雷波路二號二樓
第一辦事處：漢口路四一弄一號
電話：九四七四四 九七五六四
第二辦事處：河南路錦興大廈三〇六號
電話：九六一〇五

怡紅酒家

高尚粵菜

精美茶點

南 京 路 七 四 八 號
電 話 九 三 三 六 六

英雄的感傷

司馬文森

讓我先來介紹介紹，我們這位英雄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他，年輕，（只有廿三歲。）受過大學教育，在救亡界有一點小小的地位。平常時，不管是在什麼場合，屬於何種性質的，就僅僅是屬於婦女界範圍內的集會，也毫不缺少他。

他是一個有理想，有遠見的青年，時常覺得自己和別人不同，比別人家高了一點，是一個革命者，要怎樣做才算是革命者呢？在他看來是，凡事要走在人家前面，還有他覺得要具一個革命者的條件，他的一舉一動也應該和別人異樣一點，使自己在街上走着時，使自己在公共的集會上露面時，用不着人家介紹，大家就會知道他是何雲先生，好像普通民衆之對於總理遺像一樣。於是，他開始覺得過去那些庸俗的動作，不合「革命邏輯」的穿戴，有加以改革的必要。

就爲了這個理想，何雲先生開始改革他自己了。首先他留長了頭髮，並且很少去修整它，鬍子也不加修刮；開始穿破爛衣服，不大去洗滌它，你說它髒污嗎？算什麼！我們原是羣衆工作者啊！應該養成一種艱苦的工作作風。至於走起路來，那一定要現得匆惶，忙迫，直朝人家前面趕，把一個一個擠在後面，永遠的保持自己走在人家前面，在第一位。雖然沒有事情，人家招呼他，和他談論一些工作什麼的，他也要把眼睛四處的溜來溜去，露出焦躁着急的神氣。

「還有什麼，你快點說。」他差不多是不耐煩了，這樣優伶吞吞的，不是革命者該有的舉動啊。「還有要緊的事情在等着我哩。」於是，他又去掏錶，一分鐘掏五六次，不斷的皺眉頭，好像人家已就攔了他整天的時間了。

等到對方的報告完畢，他才像鬆了一下身子似的嘆了口氣，親熱的握着他的手，說：「同志，對不住，我萬萬的不能再陪你談下去了。至於你所說的，我通通明白，有什麼困難，沒有問題，幫忙到底。」於是乎接着又匆匆忙忙的走了。

我們的英雄，就以他那套滿佈油垢的藍襯衫和工作套褲，配合他的新「工作作風」，在各種各樣的集會上出現。一年半來，他差不多沒有一天不保持他這個特點：就是什麼集會都出席，（包括婦女們的集會）什麼團體，只要是救亡的，都參加，（不幸得很有三個婦女團體因為受性別的限制，他只好忍痛放棄了。）在什麼團體，什麼集會中，他一定要人家推他當主席，主席沒有推到，也要請他第一個站起來說話。要是主席既不推他當，又不請他第一個說話呢？他雖然能稍稍的退讓一下，當第一個人剛剛講完，就自動的站起來，搶先發表他的意見。但是他對那團體的印象，就要從此不佳，認為一定有什麼「政敵」在暗中作祟，想削弱他在羣衆中的威信，奪他的領導權。於是便大為憤恨，來不及等會開完，就悄悄的溜出去，而且從不忘記能抓到任何機會，到處去攻擊它，以表示他心中的憤恨。但是只要稍爲過了一下時日，他却又會把這事忘記，探聽到它又有什麼集會了，還是照樣的出席。

不管他有什麼樣的缺點，有若干使人頭痛的地方，但他在救亡界還一樣有他光榮的地位，個個稱讚他爲熱心份子。而最重要的，是青年們都在傳誦他身上存在着的，那種傳統的「革命」精神。

想知道這種精神的淵源嗎？讀者們恕我嘍舌，爲他搬點舊賬，當廣東還沒有被統一，還沒有服從中央政府領導的時候，我們的英雄剛是在大學裏讀書，他以學生會主席地位，暗暗運動同學反對地方政府，說他們是封建軍閥，實行地方割據。好，不久陳濟棠的政權倒了，廣東被中央統一了，他就連中央也一起的反對在內，認爲都是一樣貨色。抗戰發生，中國跨上了一個新的紀元階段，但是我們的英雄却沒有隨着進步，他的認識和三年前一樣，和任何官方站在反對地位，他既是一個有理想，有遠見的革命者，而革命是必須在任何一種場合和統治者站在對立地位，時時去反對他，難爲他，不然就失去革命的意義了。至於對革命二字的理解，又因爲是非常時期，也隨着增加，一個新的補充的定義：那就是要在任何場合，不滿任何現實。

「如果把這定義拿到蘇聯去呢，是不是也適用？」有時人家也會不以他的意見爲然的，於是問題便來了。

「拿到蘇聯嗎？」何雲冷冷的答覆着說，好像不諳於答覆似的。「也必須是這樣。你們不要以爲蘇聯的什麼東西都是好的，它也早已不革命了，你們看看他們的新經濟政策吧，他們參加國際聯盟的事實吧，沒有一點不證明他們已和資本主義國家合流同污，已向資產階級低頭了，這還

能算是革命嗎？」

「那麼照你的看法，怎樣才算是革命？」

「我的看法嗎？」他精神奮發的大聲吼着，好像準備隨時隨地都可以和人家決鬥似的，訴說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無理，無產階級是在怎樣的水深火烈中，十七八歲的姑娘光着屁股，到處亂走，原因是沒有褲子穿。只有把政權拿去歸他們，農民不能參加，因為他們是小資產階級，動搖的，不革命的，「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革命，徹底的革命，不然這革命就沒有意思了！」

聽他說教的人，稍為聰明一點的就聳聳肩走開，他們知道他讀過不少理論書，有一口雄辯的口才，最重要的，這個傢伙又是一個烈性的人物，像一顆通了電流的炸彈，隨時隨地都可以爆炸。愚笨一點的，就憑着自己也讀過一些哲學著作，憑着一些不十分了解確切的名詞和教條，致命的和他爭。這樣一來，他更加得意了，面差不多是全紅的，眼睛睜得非常大，嘴裏的涎沫星子到處亂噴，直着嗓子叫號。他永遠不讓人家比他多說一句話，不相信人家會比他懂得更多，意見更正確，雖然在人家的意見中，有時也有一點。稍為合於道理的，稍為使他心服的；但這算什麼，從不正確的人的嘴中噴出的話，總是不正確的，絕對沒有什麼好東西，於是他就連那一點點的心服，也故意抹煞了。不聰明也不愚笨，而有點糊塗的，就把他當作英雄一樣的崇拜，卑謙的受他的影響，並且開始學他的樣子，穿起破爛衣服，留長頭髮，亂出席集會，發表自以為是的意見，看見路上有叫化子向人乞討哀求，就滿眼洋溢着淚水，深嘆社會之不合理，人類的黑暗。

何雲在抗戰發生後的第一年，差不多完全在自我的陶醉中，他得到門徒了。但是不幸得很，這些門徒却又偏偏長不出像他一樣堅決的意志，太不爭氣了，當他們離開他的影響，雖然僅僅幾天，再和他見面時，就會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平常時也學老師的樣子，在任何一種場合，和任何一個人爭論革命的本質問題，但結果却是自己先繳了械，表示完全屈服，才把這一場爭鬪結束。最糟的，就是他們從此也不以這位老師的意見爲然了。

因此，我們這位英雄，在他的事業中，有時也不免要陷在深沉的哀愁中。……

就在這樣失意和陷在深愁中，何雲先生在一个偶然的機會下，又被他的新事業把精神重新鼓舞起來了。他又找到一個忠實的，勤奮的幹部，並且着手去征服它。在他的腦中，因這事而洋溢着無數的理想，他覺得這一回應該是他創造一個永恆的典型的時候了。

大家急於想知道，我們底英雄的新對象是個怎麼樣的人物吧？那麼，讓我來介紹給大家。

它是一個廿二歲，個子不大，力體很衰弱的女人。平常時不大說話，看起來也好像完全不會說話，但是一到了非說話不可的時候，她却又會滔滔不竭的，毫不厭倦的說着，直到她認爲說夠了，才又恢復沉靜，坐着一言不發。她的出身是絲織廠的女工，因爲進女工夜校，受高小程度教育，畢業後，有人把她介紹到山婦女會主辦的另一個女工夜校當教員，她把絲織工作停掉，開始過着她從前完全不同的生活。白天她在婦女會裏當幹事做點跑腿事情，晚上上夜校教書，日子一過久，生活也漸漸的染成智識份子化了。她學會了作報告，並在會議中提出種種創議，批評，

和意見。

她和何雲就常在一些聯席會議什麼的，互相碰頭。當會議還未開始，他們就常隨便的在會議室內走動走動，翻看舊報紙，交換簡短的談話。開頭，何雲完全未注意到她，實際上他也不把她放在眼睛；但是奇怪，她爲什麼往往要附議他的意見，並且不只一次呢？他的腦筋開始在運動了，認爲這個不簡單，雖然她還照樣長得不美，顴骨很高，皮膚又是黑黑的。但是他以後遇到她，却也會以另眼看待，和她作很長久的交談，查詢她的身世和生活細節。她畏羞的絮絮的說着，他靜靜的聽了，裝着很安閑的樣子，終於大受感動了。「一個工人，」他對自己又驚又喜的叫道。「一個無產階級！」他的心，已經開始在抖索了。有一種說不出的衝動，在他心中生長着，覺得很有向她傾訴敬慕的必要。但是不湊巧得很，就在這時有人來招呼他們，說會議就要開始了，於是他們便朝會場內走去。

會議結束後，何雲照樣筆直的搶先在人家面前走出會場，但是沒有即刻就離開，他在門口停住脚，站着直等到她出來了，他才迎上去，和她繼續交談。但這回談的却不是剛剛談過的問題，他連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一下子就扯到別的問題上去了。他激烈的批評着會中所有「荒謬」意見，重復的申說自己意見的正確，並從重復的申說中，偷偷的插進許多新想起的意見。而她則露着十分熱心誠懇的樣子，不住的點頭，聲明完全同意他，他是講得太對了。

「這些人！」何雲對全體的會中人（自然他和這位女同志不算）下着激烈的批評道：「都是

些「錢鼠，」閉着眼睛過生活的，他們懂得什麼叫做革命！統治階級對他們稍稍的表示點寬容，就什麼也可以不做，儘管搖尾低頭好了！」他輕輕的咳着，在地下吐口水。「我看不起他們！」

「是的，我也覺得他們的意見是太右傾了。」她同意他這個見解，但是她一時也想不出什麼新的，更過激的意見來說，於是她只能這樣再說一句：「他們實在太右傾了。……」

「那簡直是尾巴，」何雲附和的說，做出輕蔑的樣子。「中國的革命其所以失敗，就因為是斷送在這些低能兒的手中！」

當他們彼此把自己的意見，標榜一番，吐出所有過激的詞句後，脚步同時也走到十字街頭了；於是她伸出手來，他緊緊的握着，說聲「再會！」完全滿意的分開了。

過後，他們會見的機會，隨着彼此的了解，彼此的認識增加了，而且每次隔離兩天，就覺得好像已過了好幾個月了。這件事連他自己也不大了然，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他是最看不起這種戀愛的，這是小資產階級的頑意兒啊！但是爲什麼他總是覺得有種力量，看不見的力量在吸引着，使他不能安靜的過下去。終於有那麼一天，他們默默的坐在公園的榕樹下，相對的望着。他這時手發抖，聲調哆嗦，兩眼像失神似的死死的盯着她。

「你怎樣了？」她也不大自然，但面孔却還在笑着。

「我，」他有點慌張，差不多要叫出：「我。我戀愛了！」然後撲到她身上去，請求她的寬容。但是不幸得很，他的心緒突然的迷亂起來，手足嘴巴都不聽他指揮，說出口的又僅僅是：

「沒有什麼，不過覺得這樣好玩就是了！」接着他把面孔掉到另一方向。

她隨着也把頭低下去，沒有說什麼，她並不儂，明白這是爲着什麼，不見是好玩，這，不是可以玩得。

他吐了一口氣，又回轉頭來，看着那張奮發的，羞怯的蘋果色面孔；看着那像游波一樣飄蕩着的眼神，他的心又突突的跳了。「說出來吧，說出來吧，」他暗自着急的叫道。「你這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啊！爲什麼不說出來呢？想一想，這是可羞的。……」過一會，他的心稍爲安靜下去了，便又偷偷的去看她一眼：她並不美也不健康！但是「革命者不一定要美啊！而且她還是無產階級，出身的，除了她，你還能到那兒去找這樣合適的人物！文化水準雖然沒有自己思想的那樣高，但這是可以教育的，可以用人的努力去補救的，像這種人，我不去愛她，愛誰呢？……」他的心情差不多到了狂亂的地步了，但是爲了怕給人看出來，傷害了他的尊嚴，他便在外表上，裝着心不在焉的神氣。不過對方還是能夠看出來，因爲他的努力還掩蓋不了他的迷亂，且不斷的嘆氣，很響很響的嘆着。

「你說小玉，」他突然嚙囁着張口問，第一次稱她的小名，眼睛看着別的地方。「你說一個革命者，應該具備了什麼條件，比方說他在對一個同志的時候。……」

「啊！……」小玉從惘然不知所以的沉睡中甦醒了，她睜大了眼睛，對他露着驚慌的神氣，好像她正在想什麼心事，而這心事又忽然給人家發現了。「你說什麼，我沒有聽到？……」

「你真的沒有聽見？那麼我再說一道吧。」他把剛才的話重複的說了一道，覺得自己的心情很惡劣。

「你說革命者嗎？」她想了一想。「我想最重要的，總離不了勇敢。……」

「還有呢？還有別的呢？……」他重新被鼓舞起來。

「還有？……」她又呆呆的想了半天。「總是這些……」

他差不多要不耐煩了。

「我認爲是，」他替自己的問題下着答案道。「主要的是在於要誠懇，坦白……」

「我也這樣想……」

他沒有等她把話說完，就又接下去說。

「……還有負責，比方說心中有什麼話便說什麼話，有什麼事便做什麼事，這是最最重要的」

「我也是這樣想……」

「……比方說我，我這時……」剛剛要把文章做到正題。他的心又突然的跳起來，面部漲得很紅。「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這是要不得的，要不得的……」他勉勵着自己，斥責自己，並且把拳頭捏緊以壯聲勢。經這樣的結果，他的勇氣雖稍爲提高一點，說起話來嘴裏還是很不自然的。「比方說，」他迷亂的重複說。「我現在有點，」他抖索得十分利害，爲了抵禦這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意識，他把拳頭捏得更緊，並且把牙根也咬着，「比方說我，現在有點……」他含糊

的說。「從我們見面的第第……一次起我就有點……那個：愛了。……」終於他說出來了，覺得自己身上輕鬆得多了，現在的戲是輪到對方了，他盯盯的注視着她，看她怎樣表示。

至於對方呢？那簡直連耳朵根也紅透了，把頭低着，用上牙咬住下唇，露着又驚又喜的羞怯神氣，却沒有忘記從眼角偷偷的去窺伺他。突然她大受感動了，把頭很勇敢的抬起，並且伸出手去緊緊的握住他，顫聲的說

「我，感……謝……你……何同志。」

氣候已到，深秋了，天色也不十分明朗，但他這時却突然無緣無故的感到燥熱，不安，他伸出手去朝額角一摸，儘是大汗，接着他覺得自己是完全輕鬆了，橫在他心裏的一件大事解決了。

當敵人在大亞灣登陸，廣州開始受威脅的時候，警察便奉令挨戶的去敲門，警告人民說：「時局更加惡化了！」市民們好像也已預感到時局已經惡化了，大家都匆忙的忙着疏散搬遷，碼頭車站成天被各種各樣的人擠着，佔領着，至於機關團體也陷在緊急狀態，一天有五六道命令下來，於是搬走的搬走了，不走的也整好了行裝，準備出發令一到，隨時隨地都可以動身。何雲也和別的市民沒有兩樣，陷在潰亂的狀態中，但是他却没有像人家那樣慌張，相反的他却比往時變得更加沉靜了。因為受了疏散人口的影響，團體都只準備出發和編組工作，開會座談的事差不多完全停頓了。起初幾天他還照樣的到各處去跑跑，看見大家都沒有那樣心思，只顧準備「逃

難」，沒有他發揮議論的機會，也就懶得再去了，反正要等這個浪潮過去，才有他用武的機會，於是他更加緊密的把自己關在小房間裏，讀他的書。

他對於任何統治階級，雖然照例是不信任，但對於廣州能否很快棄掉，與敵人能否很快的進佔廣州這一問題，却有很堅定的信心。他認為這絕不可能的，他相信「廣東精神」這件法寶，足以嚇退敵人，挽救這個大城市的厄運。因此常警察沿街挨戶的敲門，叫喊：「走！走！快走！」他却禁不住要冷笑：「杞人憂天！」看見滿街滿路奔走着，攜帶箱籠，拖住老少的逃難人，他就會露出譏諷的神氣，低聲的說：「庸人自擾！」對於救亡工作同志那樣慌慌張張，成天打着補蓋，等政府的出發令，似怕跑遲了一步就會給敵人拖住似的神氣，他也同樣的表示冷淡。他故意使自己比往前更安靜的，堅定的生活着，爲了害怕人家會同樣來譏笑自己，他連隨身應該準備的東西，也不願去動一動，好像大家所畏懼的事，永遠也不會來似的。

這時，已經是黃昏了。他在自己的屋裏，坐在黯澹的燈光下，而對面，而着窗外的樟樹幻想。但是這幻想並不長久，只短短的一小段時間便過去了，有一種沉重的，焦急的樓梯聲驚醒了他。當他來得及掉轉頭去時，門就自動呀的開了，接着就有一个人像跌進來似的，在門邊站着喘氣。她，是小玉，這時面部沒有一點血色，氣喘得很急，頭髮都跑亂了。當她看見這室內所有識稔的，一絲不亂的簡單傢具，當她看見這屋中沉靜安閑的主人，她吃驚的喊了：

「你！阿雲……」

他傲慢的看著她，微笑着，好像是說：「什麼事情使你這樣慌張呢？」

「你怎樣？你沒有準備好？」她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這兩句話說出來，但是心情還是一樣的甯靜。

「準備什麼？逃難？」他故意露出吃驚的神氣說，好像這事他就從未想到的。「連你也這樣急，敵人是不會很快打到的！」

「你做夢！」她差不多是叫出來了。「市內都已聽見砲聲了，你還說敵人不會來！」

他看著她那樣認真焦急的神情，心中才開始有點着急的樣子，不是爲了她那「差不多是生氣」的態度，而是爲了那可詛咒的砲聲。但他還硬着要裝場面，一個革命者是不該在一個同志面前，在一個女人面前，露出自己的慌張，沒辦法的！因此他便照樣的裝着冷淡不在乎的神氣。

「大家正在奇怪，平時你那樣積極，爲什麼遇到緊張時候却偏偏見不到，大家都已把東西準備好了，只等動委會的命令……」

「現在呢？他們現在那兒？該死！決定走爲什麼不來通知我一聲！」他站起來，掩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把東西檢好，馬上走！」她說，「真不得了，我還要去通知另外一位同志。……」說着，她匆匆的走出門去，連頭也不回的走下樓。但是剛剛走到樓梯脚好像又想起什麼了，便又匆匆的趕上樓。「你快點把東西檢好，要簡單，以一個人背得起爲標準，我十五分鐘後回來！」這回她真

的走了，連向他丟下那慣有的一瞥都來不及。

何雲的心中開始悵悶起來，他的頭腦空虛得很，他以異樣的心情去注視燈光和室中的一切，突然他覺得這些東西對他好像都有特別的吸引力，就僅僅是一小片紙頭，對他也要感到無限的懷戀了。但是可詛咒的戰爭，却要迫他把它們拋棄，只允許他能帶着攢在背上的東西走。想着，他禁不住氣憤起來了：豈有此理！這些軍人爲什麼這樣無用呢？爲什麼不把敵人擋住，不把他們打回去？國家花了錢養他們是幹什麼用的？好！現在打敗了，要把地方丟了，害得自己好苦，好麻煩要打行李，要離開這個住過六七年的城市，真氣人！接着他便替整個抗戰前途下着悲觀的結論，他感到中國的抗戰的前途是無望了。

他唉聲嘆氣的俯身去檢他要隨身帶走的行李，雖然東西大半都破爛了，而數量又不多，但也足夠使他感到吃力了。他不知道那些該帶走，那些該丟下，說它不重要嗎？看來樣樣都是重要；說重要吧，在行軍期中似乎也可不去用他，於是，他便常常蹲下身去，把東西一件一件的檢好包起來，但等到把它通通堆積好，用手去提，一提又覺得太重了，於是便重新把包裹打開，一件件拿出丟開。他繼續這樣做着，短短的二十分就這樣過去了，但他還沒有檢到一半，且已開始感到不耐煩悶氣了。終於是滿頭大汗，他伸手去把額角的汗珠抹掉，正想坐下來好好的休息一下，管他媽的坐下休息休息再講，但是不巧得很，樓梯却在這時砰砰的呻吟起來，跟着是小玉從樓梯下直叫上來的一連串聲音：

「整好了吧？整好了吧？」

她推進門來，後面跟着一個穿黑旗袍的女同志。

「整好了吧？」她問，用眼睛在那些被堆得亂七八糟的廢物堆上搜索着。

「還沒有。」他憤憤的低聲說，連看也不去看她一眼，好像他這樣的吃苦受氣完全是爲着她。「還沒有！……」

「怎麼行呢！怎麼行呢！」她驚慌的叫着一面去看手錶。「已經過了二十分鐘了，我跟他們約好的。」

「再等」等他們不會這樣快走的。」他重新埋頭下去，慢吞吞的把東西翻着。

「我來幫你！」她看得不耐煩了，便自苦奮勇的蹲下身去。「男人家總是不慣做這樣事情的。」

黑旗袍的女同志默默的站在旁邊笑着。

「我去叫輛車來，」何雲說，立起身來。又抹一抹頭上的汗。

「你又在做夢，」她差不多又叫起來了，今天她老是那樣潑辣，容氣動氣的，但是冷靜的想了一想，覺得自己也未免叫得太嚴重了，於是便又故作溫柔的，放低聲調說。「什麼事鬼影子都疏散光了。」

「那怎麼辦呢，這包東西？」

「自己拿着跑！」

「好吧，」他嘆息着說。「走……」

他們在陰沉的，空寂的街上走着。沿途真是走得自由自在了，除了三三兩兩散佈着的武裝崗警，和巡邏憲兵，他們再也遇不見人了。何雲暗暗吃驚，只一天多沒出門，情形就改變得這樣多，完全和從前不同了，要是沒有小玉來通知他，要是他們不聲不響的走了，在這空虛的，沒人居住的城市就會只留下他一個，沒有朋友，沒有工作，沒有錢，那將怎麼辦？他全身哆嗦着，打了一個冷戰。……

他們在街上走得很快，很匆促，小玉時時推着他，怕他東西拿不動，走了很遠，又走回頭來幫他拿。他一面感到城內心的懦弱，焦急，煩躁，另一面又要硬裝場面，故表自己的堅決勇敢，有什麼天大的事到來都不在乎，大有：「你們這些弱者，怕什麼！敵人來了就跟他拚！」

終於他們到達隊部了。何雲沉悶的心，被一種期望鼓舞着，重新奮發起來了。他是多麼熱烈的在企望着；那些伙伴們歡呼的聲音啊！當他們一致的用熱情的聲調，向他喊：「歡迎！歡迎！歡迎我們的何雲同志！」他就要在距離他們相當遠的地方站着，學斯太林在紅場檢閱隊伍似的向他們搖手微笑靜等一個偉大的場面到來，終於那場面到來了，很多人爭着擠上來，走到他面前，擁抱他，和他握手，眼中溢着淚，請他當他們——這羣缺乏教養的，愚笨的羣衆的領導者；領導他們工作，領導他們革命！於是，他便露出嚴肅的神氣，站在高高的地方，勉勵大家一番，要他

們宣誓對他效忠，然後他就下令叫全體出動，他和小玉手挽着手走在最前面，在領導者的地位上，和他在電影中所看見的情境一樣。

但是，不幸得很，他們雖能遠遠看見從這屋子透出來暗澹的燈光，但當他們興奮的推進門去時，大家却都禁不住要吃了一驚了，沒有歡迎的聲音，也沒有人出來圍繞着他們，屋子裏是空空的，地下亂糟糟的堆了一些廢物破紙，人呢？一個也不見了。

「他們走了！」小玉發狂的叫着，她差不多要哭出來了。「他們來不及等我們，走了！通通走了！」她瘋狂地在空屋子裏急躁的走着，頓着足，情境十分悲慘的向着何雲，口出怨言：「都是你不好，你就誤了大家的時間，他們走了，來不及等我們先走了！」她並不怕自己離開不得這個行將陷落的城市，而是担心她從此會失掉她所有的工作同志，她要孤獨的過日子。……

何雲好像也剛挨過一陣悶棋似的，他呆板的站在那兒，一動不動的任她埋怨，但是在心中他却一點也不服氣，相反的却禁不住要憤恨的罵了：「昏蛋，簡直不講朋友！」

穿黑旗袍的女同志，却沒有他們那樣的慌張，她好像隨時都可以去，隨時都可以不去，有可無不可的樣子。她鎮定的在屋子裏慢慢踱着，用眼睛去搜索一切牆壁，終於她快樂得大叫起來了。等到大家注意到她，走到她身邊去時，她的手裏已好像獲得什麼至寶似的，嗵嗵的捧着一張紙條，氣轉不過來的，朗聲的唸道：

「落伍的同志們：我們因為得到緊急的集合令，不能再在這兒等了，在河南石圍塘集中，請

速來！」

「天啊！」小玉發瘋似的叫着。「我是多麼高興啊！」她跳了起來，抓着何雲的手往外就走。

「急什麼！急什麼！」何雲氣憤極了，他的行李還沒有帶出來哩。「我的東西還在裏面。」於是她就大聲的，高興的笑了，以至於彎了腰。從他們認識的第一天起，他第一次看見她這樣過。

他們以驚人的速度，趕到河南去。

當他們越走越近石圍塘的時候，大家的情緒似乎也越來越緊張，血液在他們心中沸着。在小玉的腦中有一個很美麗的幻想，她想：平常時工作不能展開，是因為環境太壞，工作同志太分散的關係，現在好了，各種情形都在好轉，我們可以很痛快的做，痛快的說。……何雲也有何雲的幻想，他想：像我這樣平常受大家尊崇，在救亡界有點地位的人，他們決不致於不看重我，不會不請我去當他們的負責人，起碼起碼也得幹個大隊長。……

真的，同志們沒有把他們丟掉。大家正在草地上集合着，亂哄哄的一大堆，一會又是編隊，點名，發符號，又是瘋狂的唱，大聲的叫，懶了一點的便將大衣連頭蒙起來，索性躺在草地上睡覺。這時，各隊長已經推選過了，正在等候落後同志來集中。

當何雲他們到達時，有一部份人就把它們圍起來，愉快的埋怨他們：爲什麼要這樣遲到，大

家實在是等得不耐煩了，好的是我們已把隊編好，隊長也推選好，只要同志們到齊，是隨時都可以出發的。

「什麼？」何雲靜靜的聽着，特別注意到「隊長也推選好」這幾個字上，但是他懷疑自己聽錯了，沒有等自己到，是萬萬不能先推選什麼隊長的。於是，他便裝着什麼也不知道的樣子又問：「你們已經編好隊？」

「當然，我們很快就編好隊了！」

「那麼誰是負責人呢？」他的心跳着，相信一定有自己的名子。「誰做了負責人？」

「負責人都是用民主方式由公衆推選出來的。」於是講述者就把那些民主推選的人名，一個一個的唸了出來。何雲仔細的聽着，不放鬆一個字音。終於數完了，而他，何雲，一個在救亡界有信譽，有地位的英雄，却沒有，落選了！豈有此理，真真豈有此理，他的發燒的，頭好像又挨了不意的一棍，比剛才更狠更沉重，他痛着，直到心底裏去，昏失了。他一時失了知覺，覺得全世界所有的黑暗東西，都在追趕他，壓迫他；他能夠這樣被壓迫嗎？不能！斷斷不能！要是他身邊有槍的話，（不！就算是把小刺刀也好，）他就會向那個嚙舌者，向那一羣卑鄙醜惡的人身上開去。但是他沒有，他捏着的拳頭是空的，於是，他面孔現得十分蒼白，感到每一顆細胞都在冰冷了。

小玉靜靜的立在他旁邊，注意的聽着，不時拿眼睛去看他，覺得他底面孔很難看，心中也就

覺得有點憤慨：同志們實在太對不住他了，爲什麼何雲不被選中呢？他不是比誰都強嗎！但接着她又回頭一想，生活既是集體的，當不當隊長也沒有關係，大家橫直一樣都是爲民族解放關爭服務的，且選出來的這些同志，大體上也沒有什麼可非議的，於是她的心也就慢慢的安靜下去了。她覺得應該找個機會勸勸他才對，工作的時間還長着哩，在後面總還有被中選的機會。

曉舌者並沒有注意到這兩個人當時的心思，他照樣喋喋不休的說着話，告訴他新鮮的消息，最後的一個是：他已被編進第三區隊，當隊員了。挨着就有一個姓林的，自稱爲區隊長的瘦長青年，擠開衆人走來拉他的手：

「何同志，」他親切的說「你怎麼這樣遲才到，我們簡直等急了！」何雲好像病着似的，冷冷的答着，嘴里低低的不知在吱唔些什麼。「至於你的工作，我很榮幸，憑了公衆的意思編到我那一區隊裏去了。……」他大聲的喘着氣，以表示自己內心的感情。「至於你以後的工作，」他接着說。「我們也曾商量過，大家知道你是一個專門家，對於寫鋼版油印有很豐富的經驗，因此想請你來担任這一項工作。……」

到這兒何雲差不多要光火了，他的心中因爲忍不住這公然的侮辱而發着陣陣的劇痛。一個受侮辱的思想，時時敲打着他的腦筋，「他們侮辱我！」他想，憤慨地。「他們合夥兒來侮辱我！」但是他却没有把這思想形式語言，從口中表達出來，只態度惡劣的回說：

「我不會，我不幹！」

「何同志你講客氣，」林區隊長這傢伙，實在有點不識相，還在那兒嚼嚙什麼哩。「大家都知道你會。」

「我告訴你，我不會！」何雲差不多怒了。「而且我也不是來替你們做事務工作的！」說着他心情惡劣的，也不和誰打招呼，就氣沖沖的走開了。

他這時對誰都不理會，議會讓自己一個人孤獨着，坐在一個偏靜的去處，他的憤恨心隨着那一陣一陣青年男女的歡笑聲而加劇了，以至於到了考慮自己該不該離開這一團卑鄙醜惡的隊伍，離開這一羣新官僚。「那簡直是笑話，」他低聲的對自己說。「我何雲是什麼人，你們却敢要我來做事務工作，不推我做隊長。講理論修養嗎，誰比得我？講社會上的名氣嗎，那個比我大？真笑話！居然自己選起隊長來，不等我到才選，你以為我笨嗎？騙鬼！有什麼王八在搗鬼，怕我當選起隊長來，所以弄出這個圈套，故意不使我在場，然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來搶奪這個隊長的位置，這其中一定有陰謀！……」他越想越生氣了，越想越真了，好像在選舉當時，他原本已被羣衆全報的票數選中爲隊長，但是人家有陰謀，在會場中施了狡計，乘他不在場，沒有人出來說話，用不合法手續把他壓倒，把這位子搶去。而現在他們爲了徹底的壓迫他，竟又派起事務工作叫他做，使他在政治上起不了作用。……

有一個黑影，在離他不遠的地方搖晃着，它拿了一枝手電筒到處照着找人，忽然看見他了，於是就迅速的朝他走來。

「你怎樣了，阿雲！」她聲音發顫的說。「我看你氣沖沖的離開那兒，我真難過，後來我又到處去找但是我沒有找着。……」

他擺着一隻手表示厭惡，不願意再聽下去。

「他們固然不好，你的態度……」

「我不想幹了！」他氣憤憤的喊着好像正在發她的脾氣。「跟這批新官僚在一起工作，簡直是對自己的侮辱！」

「我不同意你這意見，阿雲，這怪來怪去都只能怪我們來遲一步，叫人家先選舉了，人家見你不在，以爲你不來了，所以沒選你。……」

「白見鬼，你也幫他們說話！」

「不是這樣，阿雲。……」

「他們有陰謀，合夥兒來壓迫我。」

「不是這樣，阿雲，我敢担保他們都是忠實的同志，他們從沒有存心要傷害那個人的。……」

「想要叫我去做事務工作，在政治上起不了作用，這狡計是多麼毒辣啊！」

「事務工作也是工作啊！只要有革命的內容，不管是用什麼形式都是革命的……」

「不要再說！」他暴跳起來了，「什麼時候你也學會了和他們一樣的話了！」

「我是從工作本身出發，小玉哀求着說。「我是爲了工作。……」

「笑話！我又不是寫字匠！」

「那麼，」她覺得事情是絕望了，費了口舌也是沒用的，於是便轉換了另一種腔調說。「你告訴他們你不願做就是了，何必這樣生氣。」

「我不幹，我一定要走！和這批新官僚在一起工作，簡直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

小玉沉默着，一種絕望的情緒支配着她，她從前有一個美麗的幻想，她把他當做一本經典來看，來奉行，覺得他是一個先知者，什麼事情都知道，思想又進步，社會上對他又不要，但她沒有想到會有今天，會有從同一個人身上發出來的，第二種靈魂出現。她的信心動搖了，她的幻想破碎了！當她看見了他那樣的橫蠻，那樣的 misunderstanding 實際情形，那樣的詛咒她的忠實同志，她簡直有點恨他了。

她繼續沉默着，覺得有點悲哀，她看錯人了。

「你真的放棄這個意見？」她問，聲音怯怯的，含着無限的辛酸。

「是！我一定走！」他餘怒未息的吼着。

砲聲沉重的，密集的響着，從廣九路那一邊透來，這使所有在場的人，都大大的騷動起來；人們叫着吼着，有的剛剛在彼此追逐着嬉戲，突然的因受了驚嚇也把脚步停住；有的從地下從睡夢中睡眼朦朧的爬起來，連呼：「什麼地方打來的？什麼地方打來的？」這時哨子刺人的吱吱的叫起來了，有人提高了嗓子，大聲的叫道：「集合！集合！同志們緊急集合！」青年們隨着，

哨子聲，從四處流匯着，按自己的隊號集合站隊。於是合廣場，開始被嘈雜的口令和報數聲充塞着了。小玉下意識的從草地上站起來，露出了哀求的目光，遲疑的低下頭去向何雲看着，好像要求他說：「我求你把走的思想放棄了吧。」但是沒有說出口，只短短的停了將近一分鐘，就朝自己的隊號走去。

當她正擠在隊尾，和人家一樣的站好隊報過數後，突然覺得後面有什麼東西碰了她一下，她回轉頭去看，正和一雙眼睛對碰着，那是何雲的，他這時含着絕望的敵意也默默的站在她後邊。

我想大家一定很急於想多知道一些，離開了那草地以後，我們這位何雲先生是怎樣的在實際工作中，表現他的革命行爲，恕我大胆的把你們帶到他那兒去吧。

從那晚匆惶的離開草地後，何雲就開始了他另一面生活。一面是他故意要這樣做，另一面也是他根本做不來，一接觸到更實際問題他的弱點就更加現得多了。比方說團體開工作會議吧，因為尊崇他特地請他去參加，但他却故意一言不發，表示自己沒有意見，等到會議結束了，他便覺得自己的意見很多，故意跑去跟那些喜歡鬧事的同志在一起，對團體所決定的計劃，亂下惡毒批評，表示不滿，譏笑領導同志是尾巴，是新官僚。「要革命嗎？」他說，理直氣壯地。「要打倒××帝國主義嗎？有種的開上前線去碰，爲什麼越工作越後方呢？」至於對個別份子特別是區隊長，在面前他對他十分客氣，背後却說他行爲不檢，和某一個女同志「吊膀子，」勾結地方土劣

，拍上層官廳的馬屁，想出賣團體，出賣革命。

「你說區隊長嗎？」他到處散佈道。「他從開始到現在，根本就不把團體放在眼裏，不把工作當作怎麼回事他不過覺得人家都在做官了，都在發財了，自己的窮生活過得膩了，想假藉這機會，拿大家去作他的政治資本，討好上層，找自己的出路，總之，他是想做官了。……」

至於對團體的紀律，他也一樣不把它放在眼裏。什麼紀律，紀律是人訂下來的！凡是和它有抵觸的，會被壞它的行爲，他便故意去做，並且鼓勵大家也做。要是有人看不過去拿出來在會議上批評，他便當場不說。對不對？他沉着，錯不錯？他也一樣沉默。等到會議終了，他却又活動起來，變成最多話的了。並且常常就把別同志從工作中拉開，讓他和自己在一起時，便理真氣正的批評道：

「笑話！他們簡直要把我們這個團體變成衙門了。」

或者是：

「我從前說的不錯吧？官僚化起來了！」

要是對方對他的話有點意思表示，他簡直就更加得意了：

「他是什麼東西，居然想管我們，笑話，真是笑話！」

至於說到工作，我們的何雲先生更起勁了，他大聲的嘲弄那些工作同志道：

「唱唱歌，演講演講有什麼鳥用！要末不幹，要幹就得徹底，要求政府發槍啊！上前線去，

這才算是軍事第一。……」據說就是爲了這個原故，他自己便拒絕聽區隊長的命令出去做工作，特別是那些被他認爲事務的，幫老百姓割禾這類工作。但是在大家面前他也不敢公然說出口，他相信有若干「反對派」會給他點什麼的，因此他總是推說自己病得很利害，一遇到工作就病，等同志們都出去了，自己便一個人留在宿舍內睡覺養神，等到他們從工作中疲憊回來，他的病也突然好了，並且還大聲的說着話，散播對工作，對領導，對生活不滿的言論。

在這短短的二十幾天中，小玉單獨和他在一起談話的時間很少，他們並不在同一個中隊，而且她自己也有了一個新天地。因爲看不慣他這些作風，她的心鬱悶着，有時甚至於爲了這個原故而故意避開和他見面，偶然碰到了，也僅僅是做出客氣的神氣，一邊和他說着話，一邊心不在焉的看着別個地方，等到一有些微的機會，她就乘機溜走。但是她在背後還是常常的想到他，談着他。開頭她只覺得他因爲一時受了人家的氣，故意這樣做。他終歸還是一個有希望有前途的青年，稍許過些日子，多和實際生活接觸，總會慢慢轉好。但是日子過久了，她開始發覺了事情並不如她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他是一天更比一天深的朝歪路走，一天更比一天深的對團體對工作對同志起着腐蝕作用，於是她覺得事情再不能讓它發展下去了，便去找機會，並且大胆的試探着去和他談話，勸他多和實際工作接觸。但是她所能得到的回答，却只有譏諷的眼色，和刻薄的冷嘲，他罵她做了人家的尾巴。

「我是尾巴？爲什麼連你也覺得我是尾巴！爲了工作爲了同志就是尾巴了嗎？」她把面孔都

氣青了差一點就哭出聲來，但是她也不願意在他面前表示自己的軟弱，於是她便急急的朝僻靜地方奔去，一個人躲着悄悄的哭起來，一直到她把這件事完全忘記了，心情被新的工作，新的信心，鼓舞起來了，才重又回轉同志們那兒去，裝着快活的樣子，做着艱苦的工作。人們也照樣對待她，把她看成和何雲關係非常密切，都沒有一個想到她的心情爲了這事情一直是辛酸的，沒有一個看見它已被刺傷在流血了！

對於這位英雄所起的腐化作用，團體覺得再不能忍下去了。他們可以再容忍些少日子，等到一有機會便把他丟開，但却不能容忍這種毒素一天一天的裝進小玉的腦裏，（大家都認爲是這樣。）傷害到這個女工作突擊隊員。於是，當隊伍從西江，開赴北江路過英德的時候，區隊長就決定把小玉找來作一次個別談話。他們等同志們都出去了，就相約着走到一片樹林內去，坐着。兩個同志，懷着鬼胎，忽然彼此間都變得嚴肅客氣起來。他們默默的對着，沒有一個肯搶先說話，時間流過去，已經有十幾分鐘了。

區隊長覺得這是他的義務，於是便咳着並低聲的動口道：

「小玉同志……」

「區隊長同志。」小玉也回叫了他一句，態度十分端莊嚴肅，但內心却有點惴惴然，她担心自己也許做錯了什麼事，不然區隊長爲什麼要約她作個別談話。

「你對於我們團體裏的學習，工作，生活各方面事情，覺得怎樣？有沒有什麼意見？我們是

同志，是自己人，有什麼意見，我希望能從你口中極坦白的聽到一點。」

「意見嗎？」她皺着眉頭，用上齒咬住下唇，想了想說。「區隊長同志，我沒有意見，我很滿意，雖然在若干地方我們還有缺點，但不大，這是可以設法補救的。」

「以你的意思，那些地方是我們的缺點呢？」

「比方……」她睜大了眼睛想，於是又笑了笑說。「比方在工作上我們還很散慢，還有一部份同志對工作懷着懷疑怠工態度。……」

「我很同意你的意見，小玉同志，這都是我應該抱歉，應該負責的。……」

「不！這責任不能由你來負，區隊長同志……」她說「這應該是別的同同志，是何雲同志，你做得很好，我們都很滿意。」

「你說是何雲同志嗎？」區隊長說故意頓了一下。「他的脾氣稍為差一點，其實人倒蠻好。」

「不！區隊長同志，你看錯他了！」她的面孔開始蒼白了，並且氣憤的叫着。「他認識成問題，你以為我也是他一樣的人嗎？我不能同意他這樣行爲，同志！」

「我完全了解你，小玉同志，但是假如他表現不好，你也逃不了一部份責任，你沒有好好的去教育他。」

「我承認，我對他教育得很不夠，但是，他從前不是這樣的，我沒有想到他會變成這樣，這

一個月來他太使我失望了。」

「失望是沒有用的，問題是在你應該比誰都多負點教育的責任。……」

「區隊長同志，你還沒有完全明白我，我雖然不同意他的作法，但我也沒有辦法可以叫他改，他從來就不曾聽過我的話，他要人家無條件的去服從他。」

「對團體也這樣？」

「也這樣！」

「但是，團體却已再也不能允許他這樣繼續發展下去了，他已成了毒瘤，開始使這團體腐化了。」

「那麼！」她慘痛的叫着。「我也不能負這個責任了，區隊長同志，執行團體的紀律吧。」

說着，她把頭埋在手掌中嗚嗚咽咽的哭了。

區隊長不安的沉默着，他第一次看出來，並且開始了解這個女孩子的心情了。但是他又能怎麼辦呢？爲了團體，爲了工作，爲了她自己，他不能不這樣啊！於是他嘆息着，站起身來，低聲的說道：

「小玉同志。……」

她抬起頭來，張開滿滿含着淚水的眼睛望他。

「我們就這樣決定了，爲着團體，也爲了工作！」他把自己友愛的手堅決的伸了出去，讓她

緊緊的握着。等到他慢慢的縮轉來，他看她的淚水像兩條溪流似的，泊泊滴下，爲了避免哭出聲來，她就死命的把下唇咬着。

「我感謝你！」她說，面部含着輕微的笑意。

區隊長動足走出樹林外，一邊想着：

「這個毒瘤已到了該下手術的時候了！」

他們從英德開到翁源的第二天，我在政治部看見了那個區隊長。爲了更能詳細的談論這些事情，我們就離開辦公廳，沿滄江的下流慢慢的走去。

太陽出奇的嫵媚，照在平靜的江面上，也照在一羣半裸的男女青年身上。歌聲在江面上飄盪着。平靜的水流常常被攪動，並且化成無數的雪花，無數的水珠，高高的在空中飛舞，但是馬上又重復落下來消失在水波面上了。

「就是這樣，」區隊長憂愁的說。「我們的幹部會議已決議過，要求馬同志給我們一點援助，把他，那個破壞份子，扣留起來。」

我仍然沉默着。

「我相信馬同志，不致於懷疑我和他有什麼私人的仇恨，我完全是爲了整個動員工作的前途，也是爲了這五六十個純潔的男女同志的前途，所以才敢於提出這個請求。馬同志，給我們幫助

吧……」

「你們真的打算這樣辦？」我說，感到有點棘手。「這是極難的，在法律上他還不能成立一種罪名，他是一個事實上的破壞份子，他對團體起着破壞作用；但是我們却得不到他真實的證據，就講抓個把小××吧，身上也要有祕密記號，他就連這點也找不出來，我們沒法可以把他和××帝國主義連在一起。……」

「要是不設法把他弄走，馬同志，我們的工作就太困難了，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的。」

「那麼，你們爲什麼不設法去制裁他呢！」我說。「你們早就應該和他作思想鬭爭，給他的錯誤，以徹底的清算，能夠轉變就限他一個時候，並且要有新的工作表現，不能轉變，那還有什麼客氣，把他剷棄就是了。」

「我們從前也做過，但是都沒有結果，他當場不說話，而在背後又繼續他腐化的作用。」

「這是因爲你們執行得還不徹底，你們沒有警告他，這是最後一次了，再不徹底改變，就要請他滾蛋。」

區隊長沉默着，他似乎就在考慮這個問題。

「你說這樣好嗎？」

「比他扣留起來好。」

「要是他依然不改變？」

「馬上開除他，叫他滾！」

「你想在這上面給我們一點幫助？」

「只要你們認為必要。」

「那麼就這樣吧，你今晚去參加我們的總檢討會？」

「就這樣！」我說，他站住了伸出手來，我把他握着。

「再會！」他說，開始匆促的朝村中走去。

我沿着江岸重新回轉着走，江上的那一羣青年男女，正在作着鬪水戲，笑聲，掌聲和歌唱聲，洋溢滿江面，我在一架水車旁站了一會，就轉回政治部。

晚上，我獨自一個人走去出席他們的總檢討會。

在他們臨時隊部外面的大草坪上，已被這六十多個青年男女，所組成的一個人肉圓圈，團團圍住了。他們嚴肅的沉默着，和白天我所看見的樣子，好像是生長在兩個世界的兩羣人，一點也沒有相似的地方。會議還沒有開始，大家正等主席宣佈，主席又在等我的到臨。終於我到了，掌聲起了，接着主席就從人叢中站起，他宣告會議已經開始。接着又指出這次會議，是一個異常的會議，它的召開經過了幹部會議的決定，經過了政治部馬同志的贊助，（說到這兒回轉頭來向我點着。）而由全體工作同志加以同意。至於爲什麼要召開這個會議呢？理由很簡單，爲了要對何同志許多錯誤行動的檢討。主席把這個漂亮的引子拉完後，就開始他的正文了。他嚴正的說：

阿同志，過去思想的過左，言論的荒謬，我們且不去說他，單只拿他參加這個團體一個月來的各種表現，已足證明他的錯誤了。比方他對工作表示怠工，吃大家同樣的飯菜，支國家同樣的生活費，人家要成天成夜的工作，而他却像闊少爺一樣的不做事躺在床上休養，不遵守團體的紀律，不服從大家的批判，在背後進行挑撥離間，破壞團結。

「但是，」他大聲的叫道。「我們卻沒有法子叫阿同志承認這些錯誤，他是那樣的有自信，認為一切荒謬的行為，都是合於自己的理想，合於他英雄主義的願望。雖然他也不公開掩飾這些行為，是足以間接破壞抗戰，破壞團結，幫助××帝國主義的！」

掌聲在嚴肅的氣氛中，瘋狂的爆發了。

「而他却說自己沒有錯，自己做得對。對他這種行為，這種錯誤，我們還應繼續寬容下去嗎？」

「不應該！」人羣騷動着。

「我們要用羣衆的力量來糾正他！」一個工人模樣的人站起來，情緒激動的說。

「批判他！批判他！」

「叫他自新！」

「我們不容許他再這樣下去！」

聲音嘈雜着，好像幾十個人分成幾十團在扭打不清似的。但是當我看見，坐在我底對面的，一個服裝不整的青年，從草地上站起來的時候，它們却又突然的煙消霧散了，雖然並沒有什麼人

出來禁止他們。這個青年面孔蒼白，嘴唇發抖，但却不向任何人低頭，他傲慢的向大家望着，露看敵意和蔑視的神氣，好像他對誰都看不起，對任何一種攻訐都不放在眼裏似的。他冷冷的笑着說：

「各位都感覺到生活得太悶氣了嗎？要是你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叫自己舒服的話，那就請儘管吠吧，我何雲決不喊聲吠喲。」

說着，他重又坐下，於是嘈叫雜着詛罵又起了，有一個青年直從人羣中跳出來，扯開他的胸扣，宣稱要和這位破壞份子決鬥，其他的聲音呼喊著：「打他！打他！」

主席慌張的出來維持秩序，拿有政府的代表在場，不准隨便亂來的話鎮壓他們，但是聲音依然亂哄哄，理不出一絲頭緒來。忽然有一個尖亮的聲音飛了出來，把一切都壓倒了。

「主席！主席！」那聲音響亮的叫道。「有人講話。」

「誰要講話？」主席走近前一步，一手按在耳朵後跟，重複向着。當他聽清楚是誰了，於是他就急速的回轉頭，向大家宣稱道：「同志們請靜點，讓小玉同志說話。」他把小玉兩個字特別叫得響亮，結果是比什麼都起了效果，一切聲音重新沉寂下去。

於是一切眼光便轉到那個叫小玉的女同志身上。她開頭聲音很低，很平靜，說：

「何雲同志和我有特別關係，說句不客氣的話，我們曾戀愛過。我不否認，到這時我還愛他，但我更愛真理，真理使我不能不丟棄愛情，不能不對他的行為表示卑視，表示憤恨。……」

我把眼睛轉到何雲身上，我覺察到他已開始不安起來了，顯然這幾句話是使他深為驚駭的。也許他從來就沒有想過：愛他被愛的人，會在大眾面前公然站起來反對他。

「我和他戀愛了四個月。在這四個月中，我所看見的何雲，（我憑自己的人格向各位保證）完全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一個英雄主義者，一個空談家，一個騙子。他並不革命，但他裝着革命的樣子，他自己的思想是錯誤，荒謬的，但他却到處批評人家錯誤！他到這個團體來，並不是想來工作，來為民族的解放事業服務，只想來出風頭，來做英雄，來做領袖。因之他在平時便裝着熱心的樣子，當他到了做不到的時候，就開始怠工，破壞團體，挑撥離間……」語調一句比一句嚴厲，詞句一字比一字激烈了，何雲的面孔也一陣比一陣蒼白，血在他身上所有的血管裏奔馳，終於，他忍受不了，就一下站起來，像一頭被趕急了野獸似的，厲聲喝道：

「流氓婆，關住你的狗嘴！」

「何同志，現在不是你說話的時候，請坐下！」主席擺出手來，叫他坐下。

「我偏要說……」何雲反抗着。

「我是會中的主席，何同志，我用主席的名義請你坐下。」

「坐下！」幾十個聲音同時飛丟着。

「不坐下老子揍你！」又有人憤憤的跳出來了，這使何雲感到有點胆寒，他後退了一步，想掉轉頭退出去，但是這時已先有兩個人站在他背後了，用並不怎樣好看的面色對着他，準備隨時

隨地都可以把他按在地下。他輕輕的打了個冷戰，覺得末日已經到了，於是便悲哀的，軟弱的重複坐下。

「小玉同志繼續說下去。」主席對小玉說。

「我說到那兒？」那個女人驚慌未定，神情還有點恍惚，她已把說過的話忘了。於是便有人在她旁邊低聲的提示道：「挑撥離間……」她又啊的想起來，重新把話說下去：「他是一個卑鄙的風頭主義者！……」也許是過於激動的關係，這時突然陷在神經不甯的狀態中了，她又焦急又生氣，但是說不出話來，說不出更可以表示她的感情的話來，於是她完全全的陷在絕望的泥沼中了，淚水隨之像噴泉一樣的直瀉。聲調從嗚咽變成號啕，頓着足，並且用手背去抹鼻涕。「我已對他完全表示絕望了！」她號啕着。「我在各位同志面前宣佈，他和我的私人關係從今天起完了！」

她被同志們扶着坐下去，開始更大聲，更有節拍的哭了。

會場被哀愁的空氣籠罩着，同志們中有的在尤怨的嘆着氣，有的偷偷用手背去抹眼淚，有的則低聲詛罵，聲明他將不客氣的要結束這個劊子手的狗命。

「何同志，」主席重新站起來說。「你現在有什麼話說？」

何雲應聲的站了起來，他雖然一樣的陷在迷亂而悶窒的情況中，但他却仍頑強的說道：

「我不是來演喜劇的，我沒有話說。」

「那麼你是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了？」

「我根本就沒有錯誤，爲什麼要承認！」

「你不承認你過去的所有行爲是錯誤的，你不對你的行爲負責？」

「笑話！我的行爲你憑什麼經典，什麼法律來判決我的錯誤？」

「憑你的行爲是足以破壞抗戰，破壞團體。……」

「還有憑你們拍上層的馬屁，官僚主義的作風！」

「昏蛋！」憤恨的聲音從四周響起了。

「丟那媽，你敢再瞎說！」

「開除他！」

主席擺着兩隻手，吱吱的吹着哨子，叫大家平靜一下，不要太感情用事。於是大家便平靜下去，等主席說話。

「你覺得我們是官僚主義作風嗎？」

「是的你們，每一個人都一樣。」

「昏蛋！」

「關住你的狗嘴！」

「請大家遵守會場秩序！」

於是大家重又平靜下去。

「你看不慣這種作風嗎？」

「是的，我看不慣！」

「我們實在再也不願使你受委曲了，何同志，從現在起，請你走，馬上離開這個團體！」

「什麼，你要開除我？」他差不多是吃驚的叫起來了，好像這事從沒到過他的思想中。

「是的，我代表全區隊同志的意思，開除你！」

掌聲像暴風雨一樣的起了，真理戰勝了！

何雲難堪的睜大了憤恨的眼睛，咬着牙根，握住拳頭，回轉身就朝黑暗中奔去，掌聲雜着譏笑和辱罵，在他後面追縱着，直到他的影子完全被黑暗吞蝕了。……

第二天清早，我們從對河早操回來，我因為有東西遺失了，重新回頭去找，所以落伍了。後來我獨自一個渡過河來，就在渡口的草棚內看見一個人，他坐在一塊土磚上，把頭埋在手掌中，一動也不動的。我遠遠看見，覺得奇怪：那來的陌生人？就走近去看，正好走到，他似乎也因為給脚步聲驚醒了，就突然的抬起頭來，面孔灰白，兩眼充滿血絲，顯然是一夜沒有睡着。他看見我，先頭露出了驚慌的樣子，後來就慢慢的鎮定下去，最後他裝着無所謂的樣子踱出草棚外。

我覺得他很面識，但是一時想不起是誰，於是也動足在他後邊跟着。

「喂，漢子，」我叫。「你那兒來的？」

他遲疑的把足步停下，向我盯盯的望着，面部毫無表情的。

「你那兒來的？」

「我廣州來的？」他敵意的說。

我聽見那聲音，想起昨天晚上事情來了。

「你是戰工隊？」我放緩聲調向，但不說你就是何某人，我知道他聽見後會怎樣的感到不安。

他把頭點着，繼續朝河岸走。

「你來這兒散步？」

「不！我來這兒過夜。」

我裝着吃驚的樣子，說：「你們的隊部離這兒不遠。」

「我不到那邊去，永遠不去了。」他囁囁着說。

「爲什麼？」我仍舊裝着惘然不知所以的問。

「沒有爲什麼，我不去就是了。」

「那麼你怎麼辦呢？以後怎麼辦呢？」

他愁悶的沉默着，把頭低了下去。

「我不知道，」他說，聲音很低。「我想我應該離開這兒的。」

「想到那兒去？」

「不知道該到那兒去，」他迷亂的說，「離開這兒就是了。」他沉默會，接着又畏怯的說。
「先生。……」

「什麼事？」

「你肯幫助我一點忙嗎？」

「要是我能夠幫忙……」

「我一定要馬上離開這兒，但是我身上一個子也沒有……」

「你需要很多？」

「不多，只要有幾塊錢就夠，到了韶關我就有辦法了。」

我把一張五塊錢的鈔票交給他。

「謝謝，」他感動的說。「再會！」他頭也不回一個的低低朝河的上流走去。我把足步停下，看着他的背影心想：「他還沒有認出我哩。……」不然，他就不會伸出那一隻手來。

元朝祕史在蘇聯

元朝祕史是記載成吉思汗軼事與當時（西曆紀元十二至十三世紀）蒙古人民文物生活的一部野史，原書係蒙古象形文寫成的詩史，百餘年前俄國著名東方學家柏拉第加發洛夫曾在北平發現蒙文原本與漢文節譯本，柏氏並將漢文節譯本譯成俄文。最近該書已由蘇聯東方學家科金費了十五年功夫把它由蒙文原本譯出，其第一卷（共三卷）已交由蘇聯科學館出版所付梓出版。

緋色行進

石楊

還是在今年二月裏某一個禮拜天下午，峯在小玲的家裏碰到芸，小玲又像有意，又像無意似的給他倆介紹：

「這位是峯先生，這位是芸小姐，」末了還加上一句：「你們兩人還是同鄉呀！」說着眼珠就似乎神祕地笑了笑。

峯就跟着介紹矜持地抬了抬身子，眼光瞧瞧坐在對面那位被介紹的少女。一面就世故老到的寒暄着：

「久仰久仰！芸小姐府上也是C城嗎？」
「是的。舍間在C城，峯先生也是嗎？」
商人式的寒暄話可令小玲惱了！

「你們怎麼啦！哪兒學會這一套酸溜溜的玩意兒。我不是早給你們介紹過，你們兩人是同鄉嗎！」小玲叫了「玲」，聲音也就像銀鈴子一樣，帶笑帶說，兩根辮子上的大黑綢蝶就跟着她左右擺動着。

小玲的哥哥光也站起來說話，揮着右手恣態很像在演講。

「芸是小玲的同學，我們新發見的新女性。峯是我們中間認識上的導師。」

峯當然帶着笑抗議，他否認是導師，嘴裏連連說：「我們是共同學習，」然而嘴角上掛着一層謙虛而高興的笑，高興地望了一下對面的芸，芸也在天真地望着他。

剝去了虛假的外衣就會坦露出真實感情。之後，談話就變成活潑得多，小玲像銀鈴子似的笑着說着，光時常站起來又坐下去，峯和芸也完全不再用那酸溜溜的虛假的客套，完全像朋友一樣談笑了。

相同的東西很容易產生吸引力的，幾個愛打牌的生朋友打了一二次牌之後，就會變成老朋友。同樣的，幾個思想上相同的年青人就能一下子就談得很投合。

芸提出了幾個時事問題，峯就像書本子一樣，多方面詳詳細細的解答着。像書本，不，簡直像本社會科學教程那樣豐富，像要把所有懂得的東西都一次說盡似的。滔滔不絕地從時事問題牽連到政治，牽連到經濟，最後甚至牽連到哲學上面來。

連天真頑皮最愛說話的小玲也聽呆了。她

也從來不曾聽到峯這樣淵深廣博的議論。峯祇是常常給她在某一點或某一節上精確地校正她和補充她。

芸更是愉快地睜着她那雙美麗的大黑眼睛貪婪地，驚奇地，用心聽着峯底議論，像十一二歲的孩子傾聽大人講述一節驚心動魄的故事一樣。

祇有光常常很懂似的站起來補充一句或者反問一句。讓滔滔不絕的議論增加了一種波折。然而這種波折也祇是更加襯出了峯的議論正確和精闢。引得芸和小玲常常點頭表示同意的意見，芸的眼睛中尤其充滿了驚服的樣子。

芸朗爽的毫不遮飾的提出問題，尤其使峯注意。峯認為這是天真，坦白，洋溢着熱烈的求知慾的表現，——這是可以飛速進步的先決條件。

和愛好玉石的人獲到了一塊非常好的玉璞一樣。峯非常高興他獲得了一個極有希望的，可以教育的新朋友。而且，這位新朋友又特別是一位同鄉的少女。

峯本來對同鄉人一點也沒有好感。C城是太封建了，不論男人或者女人不論年老的或者年青的，他看出他們都是虛假，吝嗇，自私和愚蠢！他常對朋友們說，他的家鄉沒有一個人看到過真理，甚至沒有一個人可能接近真理之門的。當然他自己也不例外。

以前，這話也並不太誇張。然而時代的激流湧到了每一個角落之後，C城也逃不過這衝擊，C城的部分年青人也都在蛻變了。不過在峯還是第一次碰着這樣說得投合的同鄉人。

「我應該加倍努力來培養這位同鄉人！」峯心裏不知怎樣，他對這位同鄉人有了十分好

的感覺，暗暗對自己說着。他希望第一次就在她的心目中種下一些信服的印象。因之他說得非常廣泛，非常高興。他滿意地領受着她那種驚服的眼光。

話一直談得很高興，整個小房間裏充滿了年青人的聲音。時鐘打了四下，峯才驀地注意到他還要到胡處去，就站起身來向他們三人告別。

芸和小玲兄妹一起送他出來。美麗的大黑眼睛中尤其透露着依依的神色。峯答應借給她幾本書。答應常和她們在一起討論。芸把自己的住址告訴峯。

第二天，峯抽空就給她送了兩本書去，一本哲學講話和一本通俗經濟。都是淺近的社會科學入門書。

就是這樣開始以後，他們兩人日漸熟識，

日漸接近了。

二

春天，——明媚，愉快，舒展的春天，她是一種醒轉的象徵！當枯黃的草根中，甦生出一根嫩綠的時候，人們就會長長地舒吐一口氣。

其實更令人興奮的還應該是暮春流向新夏的一節時光。枝頭上長滿了綠油油的葉子，大地披着了豐盛的青青！一切都說明了青綠的生命已經長成，豐滿的階段已經快到了。

在芸，現在也逐漸走上了這更令人興奮的階段了，她對新世界的認識開始還祇像初春醒轉來的嫩草，時間僅僅流去了兩三個月，她已經達到了相當完整的階段了。這部分是峯底收穫，但更正確些說，是她自己的努力所造成。

她貪婪地讀着許許多多書，碰不到不懂的地

方，就認真坦白地詢問峯，或是小玲她們，她不僅認識日漸成熟了，她已經走向了實踐的開始，在學校裏，她和小玲兩人變成了一羣進步同學的中心。

她這種飛躍進步使峯感覺非常興奮，他覺得她是他認識中最滿意的一個姑娘！

甚至，這種興奮有時使峯會失去平靜。

往常，峯晚上回家，就毫不遲疑地坐到書桌前，除了有時寫信之外，總是打開書本執行他的讀書計劃，一分鐘一秒鐘都珍惜地捨不得浪費，直到時間到了十二點鐘，才依依地闔上書本上床睡覺。

「我們的每一分鐘都應該吸收一些有益的東西！」這話他曾對芸說過，並且令芸十分激賞。

可是今天峯很有些異樣，不，他還是坐到

他每天坐的桌子前面，還是照老樣子拉開桌燈，也還是翻開那本讀了快三分之二的厚厚的書

——問題。

房間裏靜得像睡熟了一樣，窗戶懶懶地張大着口，窗簾沉沉地捲垂在一旁，檯燈像一只馴伏的小貓，睜開了明亮的眼睛一聲不響地盯着它的主人，那本厚厚的問題也仰抬了板板的臉，沉默地注視着這位不甯靜的年青人。

峯要把自己跳動的情緒抑止下來，把它推送到書本裏邊去。可是漸漸地，書本上那許多「農民，……勞動者，……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字眼都模糊起來了，從模糊中凝聚成了一對美麗的大黑眼睛。烏黑，明亮，充滿了佩服的愉快，向他善意地盯着，露出含情的微笑！

「呀！這是含情的微笑！」他幾乎喊出聲

來，笑容掠過他底心，掠上他底臉，他撫摸着自己底臉脣。覺得很年青而英俊。

初夏特有的風淡淡地吹進窗口。他抬頭凝視着窗外靜寂底夜空。夜空中掛着一彎甜笑底明月，嵌着幾粒晶亮底星星。他沉醉了，沉醉在一圈甜蜜的幻想裏。

他追憶着剛才芸和小玲在路上的一節談話。芸告訴小玲說，她的姊姊被她的母親作主，許給了一個有錢的執袴公子了。小玲突然像想起了什麼似的站定了問她道：

「你將來會怎麼樣？」

「我？我決不讓人出賣！」

「那末你預備怎麼樣呢？對這問題怎麼樣呢？」

芸對這話沒有很快就回答，她用含羞的眼睛盯了峯一眼，峯覺得自己的心跳得很急促，

窒息地注視着芸，等着她說出話來，芸底臉上抹了一層淡淡的紅雲，她把臉扭向了別處，輕聲像自語一般地說道：

「當然找志同道合的人！」說完了又窺探似的看了峯一眼。峯覺得自己的心快要跳出心腔了，他覺得芸的一切都是指着自已說的話。他真想跪倒在她底身前，宣佈自己也早已傾心愛着她。可是路上的行人在注意他了，小玲也不知道爲什麼在格格地笑，像要說：

「喔！原來你也是這樣的喇！」

峯覺得耳根上也熱辣辣了，于是他竭力裝着什麼也不會聽見的那樣淡淡然。

一回到家裏可就淡不下來了，心裏空洞洞地像失去了什麼，又像什麼東西黏住在心上，不是嗎？他失去了一片已經到手的甜愛，而這失去的煩悶就黏住在心頭。

的確！他覺得她比任何人都值得被自己所愛，她比任何人都可愛！心裏熱辣辣地……

轟地一陣風掠進來，吹起了垂着的窗帘，峯驚覺般地震動了一下，低下頭，面前的問題嚴正地板着臉，峯覺得臉上熱得很。

「呸！你也祇想戀呀愛的起來了！現在是什麼時代，還不加緊工作，加緊學習……！」心裏暗暗的咀罵了自己一陣，才覺得輕鬆些。但是自己問自己：

「還可以常跟芸在一起嗎？」

「怎麼不可以！不是她還需要教育嗎？」自己回答着。

於是就安心地重把眼光落到書上。

三

這兩天峯陷入了一種解索不開的迷惘裏。一個問題苦苦的擾亂了他：——究竟是否妨礙

工作呢？他回答不出來。

假使是在別人身上發生的話，他早就簡易地解答了。

自己碰着的就難了，說是妨礙吧！他會向自己提出一百個「爲什麼，」自己便受不了自己的質問。

又假使說「芸不是最合自己理想的姑娘嗎？誰說跟她結合會妨礙工作呢！」理直氣壯了，不過心裏總是還有些說不出的蹩扭。

迷惘和抑鬱織成了一張蜘蛛般的絲網，細薄，透明，但是黏稠！

望望窗外底天空，天空裏正在下着濛濛細雨。

「應該上那兒去？」他煩燥地問着自己。芸處？還是胡處？胡處今晚有一個歡送楊離渥的集會，胡和楊都說要他去。

可是他知道芸今晚沒有事，一定在家裏沒有出去，「談一晚上也沒人干涉的！」但他又覺得楊明後天就走了，走向最直捷的地方去了。不知什麼時候才會再見。

心裏絞結着癡癲和矛盾！

在房間裏轉着小圈子。

最後，下了決心！把雨衣往身上一披，決心到胡處去，但回頭看見桌子上的新婦女和一本芸要看的第四十一，順着也又塞進了口袋。

「先到芸處去潑一次吧！」一個人自語着，「先送幾本書給芸再到胡處也不遲呀！」像抗議誰在責問似的。惶亂地衝到門外。

牛毛雨濛濛地洒下來，洒着峯灼熱底臉上，也像洒到了峯底心上，冷冷地，像誰的諷刺！

細雨愈下愈大，像粗霧般的罩下來，店鋪

的櫥窗玻璃上也濺滿了白茫茫的一層水氣。

遠處巨大的霓虹鐘可還很清楚地指着「7」

字。

「怎麼已經七點了！」他知道胡處約定的時間也是七點，竟沒有想到剛才遲疑了這麼許多時候。

無名的煩惱像水氣似的濺上這年青人的心頭。煩燥蟲一樣地在身體內爬動。

一輛人力車迎面拉過來，車夫兜攬着生意。

峯好像跟誰鬧别扭似的，跳上車子，故意叫車夫拉到××路。

遮擋着油布的車廂裏，黑沉沉的分外發悶，油布發着潮濕的重濁氣息。别扭好像坐進車子就落了空，峯覺得心裏空洞洞的，任憑車夫拉着，腦子裏思索着許多事，又似乎什麼也不

曾思索，祇在諦聽車夫沉重的脚步和沉重的呼吸。

車子拉到了芸住的弄堂口，峯付了車錢，又覺得遲疑起來，「工作？」「愛人？」矛盾又在胸口脹脹的。

幸而一陣救星般的思想突然亮起來：

「這不算工作嗎？」

「介紹進步的書籍給芸，不能算工作嗎？」

峯憤然像教訓誰似的，伸手摸了摸袋子裏的書，就覺得理直氣壯，大踏步跨進了濕漉漉的弄堂。

芸是借住在同學家裏，一個人住着一個小房間，收拾得很整潔。

峯是常來的，他熟悉地推進小房間的門去，芸一個人坐在屋子裏，埋着頭在練習校裏的功課，峯推門進去，她連頭也沒有抬起來。

「芸！」峯喊了她一下，她才吃驚似的拾起來，立即推開功課高興地直立起來。道：

「哦！你怎麼下雨天還跑得來？」

峯愉快地微微笑着，心裏想：「都是爲你呀！」「不，都是爲了教育你。」但是他沒有說話。祇是微笑地坐下來。

「不把雨衣脫下嗎？」

「不了，我立刻就要走，」接着又說明理由似的告訴她，一個朋友要離開上海，投向烽火的原野裏去了。幾個朋友決定在今晚舉行一個歡送他的座談會，末了又像感慨又像補充不能不去的理由般地道：

「走了以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重逢！」

芸那雙美麗的大眼睛愈加明亮了，嘴裏沉思地唸着「投向烽火的原野裏去！」

峯感慨般低下了頭，並沒有注意芸的態度，隨手翻動着芸的功課。

「學校裏忙得很嗎？」他問斷了芸的沉思。

「嗯！下星期就要大考了，這次又加是畢業考試。」提到了學校就像觸動了她的憤怒，她憤然地道：

「我真不知道讀了這些死書有什麼用！畢業！畢了業又怎麼樣？」

「你有沒有打算嗎？畢業以後。」

「打算！我自己真不知道該怎麼才好，升學也沒有多大意思，何況母親也沒有那麼大的力量供給我。要不然就是回到家裏去當小姐，我當然不願意把自己有用的生命埋在灰黯的家庭裏。除此以外就：」芸黯然低下頭去，峯第一次看到她的大眼睛裏充滿了晶瑩底淚珠。

峯悵然，心裏覺得不該挑動她的苦悶。但是也沒有什麼可以安慰她，除了用同情的憐惜的眼光撫視着她。

外面的雨大起來了，瀝瀝泔泔濺在水氣迷濛的玻璃窗上，一顆雨珠就印上一個晶濛的圓點，圓點，就流掛下來，變成一條眼淚。

芸底淚珠可沒有流下來，她昂然招起頭來，盯着峯，淚珠含在眼眶裏，眼睛更亮同時也就更動人。

葛地峯的心裏也一亮，他記起袋裏那本新婦女上面的標語。他急忙從袋裏掏出二本書，站起來走到芸面前，把新婦女指給她看，標語寫着：

「受着四重壓迫的中國新女性：你們的面前祇有兩條路——屈伏着做奴隸，或者鬥爭着做主人。」

兩顆淚珠落下來，掛着淚痕的臉頰上展着

矜持底笑，愈顯出了勇敢，美麗和可愛。

小鐘無情地打了八下，峯猛然一驚，每一下都像打在他心上。就連忙站起來道。

「我要走了，這本第四十一也留給你，這是描寫一個蘇聯新女性馬柳特伽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的。我就把馬柳特伽的精神送給你，作為祝賀你畢業的禮物吧！」

芸笑着接受了書，美麗的大黑眼睛裏充滿了愉快，驕傲，親切，和依戀的神情，臉上抹着一層紅霞般底興奮！

峯不敢追視她的臉，他的心激跳着，像逃避什麼似地衝出門去……

雨迎面潑過來。

一個念頭黏牢了他，他覺得：

「她是最可愛的也最值得愛的姑娘！」

四

「整整一個禮拜不會到芸處去，他知道芸正忙着預備功課，努力跳越這學校階段的最後一個關——畢業考試。他怕自己跑了去，多少會擾亂她，甚至會擾亂她底心。因之他警告着自己，不要到芸處去。」

「應該讓她靜靜地準備畢業考試！」他時常把這話記牢在心裏，甚至他覺得那次留給她新婦女和第四十一都似乎不很適宜，他想「假使畢不了業，芸會多麼難受呀！」

有一次他委實忍不住了，一鼓氣跑到了芸的門口，可是結果仍舊不會進去，一個子慢慢地走了回來。

整整一個禮拜了。

一個禮拜中帶了期待，抑制，焦急和愉快底複雜心情過着日子。他焦灼，但是也愉快了

，因為他已經獲得了一個理論上的結論：

「戀愛並不一定妨礙工作的；」

這的確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結論。

就在那個下雨天的晚上，他和楊一同從湖家中出來。雨止了，路上還十分潮濕和溼滑。峯滑了一下。泥漿濺了半身，不禁罵道：

「他媽的；真難走，這倒霉的路。」

楊的心中正燃着興奮和熾熱的火焰，泥漿雖也濺了半身。他可一點也不惱，相反高興地說道：

「我明天就要向更艱苦的路上走了。我們面前的路當然祇有更困苦！夢幻裏的路才會平坦得像一面美麗的鏡子，峯！你說對嗎？」

峯當然很理解楊話內的雙關意義，然而楊不會知道他心中有一個絞緊着的結——愛和工作底矛盾。他沒有回話，祇是默默地拖着沉重

的步子望前走去。

默默的走着。楊覺得很驚異，

驀地峯回過頭來問他道：

「你覺得戀愛一定妨礙工作嗎？」

「當然不一定！」楊不假思索地回答着，

走了兩步，才又奇怪地問道：「咦！你怎麼忽然想起這個問題來？」

峯沒有回答他祇低低地說道：

「一定妨礙的！事實上一定妨礙的！」

楊非常驚異他的舉動，他側過頭來看了峯一眼，陰沉沉的路燈下，峯的臉色顯得很不好，眼中塗着乾澀疲倦和無神，不禁很憐惜這位好朋友。一面就安慰似的說道：

「我想祇要不違反「工作第一」這原則，戀愛就不妨礙的！」

音調說得很低，但峯聽來却像空谷中響起

的巨鐘，他震醒了。「祇要不違反「工作第一」；」怎麼近來連這種淺顯的邏輯，也模糊了呢？！

月亮剛從黑雲裏鑽出來，露着她皎潔的圓臉。

峯的心也從黑暗裏鑽出來了，整個心胸都充滿了愉快，週身都輕鬆了。他獲得了一個愉快的結論。

分別了楊走回家是很愉快的，回到了家裏也很愉快，一個禮拜這樣焦灼和愉快中過去。

……
無論在什麼場合，他都會想起：「不一定妨礙」的話來。

一個禮拜過去了，終於他盼望到了一片令他心花怒放的喜訊——接到了芸底信。他用顫抖的心展讀着信。

芸的信上說：

「……放試全部結束了，大致勉強可以畢業。但今後又將怎樣呢？我想在展開自己新的一頁之前，和你談談，希望你幫助我解決我這切身問題，明天上午如果有空，請到我寓處來。」

芸上

「明天應該什麼時候去呢？」「明天跟她說些什麼話呢？」「明天也去學公子哥兒們樣，去跪在她底前面，傾吐自己的心嗎？」「明天……」「明天……」

是的，明天將有光明和幸福落到他的手裏。因為「這也不一定妨礙的！」

現在他考慮的是用什麼方式去傾訴愛。實際上，他相信芸也一定早就默許了，方式不過沖破心照未宣的難關。他無論如何不能學公子哥兒的樣。這樣會失去她對他底尊崇會使她感覺可恥的。

末了，他猛地笑了，他想出了一種聰明而適宜的方式，既可以保持自己的被尊崇，又能夠獲到她熾烈底心。

窗外的夜空很恬靜，房間裏的空氣也很恬靜。

峯底心頭也很恬靜了。他覺得祇要到了明天，甜蜜和幸福就會握在自己的手裏。

五

也不記得昨晚在什麼時候才睡熟的。

亮光剛照到了屋子裏，峯就驚醒了，揉着惺忪的眼睛，抬起頭來望望窗外的天，天空抹着一片新鮮可愛的蔚藍色。——是一個晴麗的日子。

峯笑了，他重新閉上眼，追溫着剛才那一段美麗的夢……

「叮…………」

鬧鐘怕主人沉醉在甜蜜的夢裏，失去了幸福的機會似的突然聲張起來。

被它震斷了甜蜜的夢境，峯睜開眼一看，鬧鐘正指着昨晚自己撥定的7字上，就立即愉快地跳下床來。

跳下床來第一眼就往書桌上一望，見那首昨晚寫成的詩稿平伏地壓在問題下面，半張壓在書底下，半張露在書外面。

峯會心地笑了。他相信這首慘白而美麗的詩將帶給他幸福和甜蜜。

梳洗等事完畢之後，他立即再把詩捧讀了一遍。詩這樣寫的：

告訴你一次甜蜜的噩夢，
給了我興奮，想念和感動！
有一個勇敢而美麗的姑娘，
同我並肩走上漫長的黑路；

並肩走着那漫長的黑路，
驅除了毒蛇新開了荊棘。

也不怕了狄人是怎樣頑強，
一直向前，向前追擊！

一直向前，向前追擊，
多麼英勇，多麼甜蜜！

不幸狄人射穿了我底胸膛，
我就倒在她的懷裏！

我含笑倒在她的懷裏。

讓鮮血噴染着她底胸衣，
她吻着我，也吻着我底創口喲！

而後把我安放在茂盛的野白花叢裏；

把我安放在野白花叢裏，
我最後的血液要濺染那白花，濺染那大地，

她就帶着染紅了的胸衣，
跨過屍體向前追擊。……………

勇敢的朋友！美麗的姑娘！

這是甜蜜的噩夢，

這是我希望中的噩夢！

給我吧！姑娘！

給我這樣的興奮想念和感動。

詩裏面充滿了純潔的愛，充滿了火一般的
熾烈，充滿了殉道者般的堅定！

他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在口袋裏，然後才整
整領結，趕到芸處去。

芸正在收拾房間，桌子上收拾得很整齊，
而且還放着兩碟瓜子和花生，像等候着什麼貴
客似的，峯推進門來很覺得到些意外的突兀。

「你來得真早，請喝杯開水吧！」她今天

特別客氣起來了，親自倒了一杯水，送到峯手
裏。

峯反而覺得傷促和忸怩，他拚命令自己
鎮定些兒，他慢慢地坐到椅子上去。芸抓了把
花生米放在峯的面前。峯企圖用說話打破自己
的忸怩道：

「你何必預備這些東西呢？」

「請請你們呀！」芸活潑地笑着說。

「你們？」峯聽到了「你們」兩個字奇怪
地問道：

「還有誰呢？」

「小玲也說來的。」

芸說得毫不在意，但峯却很怔了怔，他想
「小玲來了，當着她的面怎麼好意思把詩拿出
來呢？」又覺得芸有些惡作劇，故意也約了小
玲來，正想乘她還沒有來的時候，拿出詩稿，

衝破這一道令人性慌的關。門一動，小玲帶笑帶跑跨了進來，芸迎着她愉快地握着手。像好久不見了似的。

「峯！你怎麼來得這樣早？」一只辮子上的黑綢蝶跳到了前面來，她順手掠到了腦後去，又回頭去問芸道：

「你決定了嗎？」

「嗯！不過我很想跟你們討論討論，」她用深沉的眼睛望了望峯。

「峯的意見怎樣呢？」小玲側轉頭來問峯，見峯的眼中是一團疑問，於是又回頭問芸道：「他還不知道嗎？」

「嗯！我還沒有告訴他。」

「什麼事呀？」峯焦灼地問她們，小玲就指着芸道：

「她打算投向烽火的原野裏去！」

「投向烽火的原野裏去！」

這是一個巨雷，它不讓人有一些準備，就驟然從天空中響起，峯覺得頭腦非常紛亂。

一個美麗的憧憬碎了！

「你以為怎樣呢，」

「你以為……？」

她們兩個並不會注意他的情形，祇注意他等着他的說話。

停一停，回復了些平靜，他發現她們在等候他的話，像小學生等候老師的吩咐一樣，他覺得他有一種權威，這權威可以幫助他抓住甜蜜和幸福，於是裝着淡漠地盯着那雙充滿了盼望的大黑眼睛，輕輕地說道：

「不過這兒也一樣可以工作。」可是「小學生」這次却不會聽從吩咐，大黑眼睛裏充滿

了堅定地道：

「我的情形跟你們不同，我沒有職業，繼續讀書又不可能。家又不在這裏。而且烽火的原野也需要我們，它會熱烈地歡迎我去。」

初夏的早晨並不最熱，可是峯覺得汗拼命在沁出來，他咀咒自己的自私，卑鄙和無恥。爲了兩性的愛就企圖用詭辯的理論留住她。痛苦像火一樣辣辣的熬着自己的心。

小玲不知道在跟芸說什麼，祇見辮子上兩只黑蝴蝶愉快而興奮地擺動着。

驀然，峯狂了般衝到芸跟前，伸出手來，顫抖地叫道：

「歡送我們的馬柳特伽！」

大黑眼睛愈加光明了。兩雙手緊緊的握着。

不知道是痛苦還是愉快，峯祇感覺握了芸

柔滑的手，就有一陣熾烈的暖流傳遍了週身。

六

懷了一腔迷惘回到家裏。腦子空洞洞的像停滯了一般。

他覺得自己非常矜持和高揚，因爲他犧牲了自己的愛，鼓勵她投向烽火的原野中去。

但他又覺得非常痛苦，他失去了她，甚至他一絲也不會讓她知道他愛着她，他默默地把愛埋在心裏帶了回來。

矜持，高揚，痛苦和愛，織成了一面迷惘的網罩在他的心上。

他頹然坐到椅子裏，掏出袋裏的那首詩，淒涼地再讀了一遍，然後把它燃了。

一陣鮮豔美麗，而熾烈的火簇在他面前跳躍。

一個斷片

拜倫著
朱維基譯

就是我能夠把我的歲月的河流
回溯到我們最初的悲歡的源泉，
我也不願在長着殘花的時間的荒岸間
再去追蹤時間的流水，
却要那流水像現在一樣流動——
一直流到無名的洶湧的波濤中。

「死」這東西是什麼？——一顆心的沉靜

麼？

我們是其中的一部分的整個麼？
因為人生只不過是一個夢——
我所看到的祇要是有生命的東西
對於我便是人生，唯其是這樣，

逝去的人便是陳死的人，
他們作祟我們使我們不能安靜，
在我們四周張起一片淒涼的屍布，
使我們在安寧的時辰生出悲切的回憶。

逝去的人是陳死的人——因為他們已經
冷了，

決不能再像我們從前看到他們的那樣；
他們是變了，沒有生氣了，——
否則那沒有忘却的人就不會完全忘却。
既然這樣分開了——不論那把我們阻隔的
是重山還是大海，只能都是一樣；
可以是重山又是大海——但是有一天
總得要相會在黝黑而空漠的塵土中。

那些在黃土底下的人——他們

不就是化爲泥塵的芸芸的衆生麼？

不論在已爲人踐踏過的或是將爲人踐踏的

地方，

不都是散播着一千個年代的塵灰麼？

還是他們居住在他們的冥都裏，

每個人各自在自己的不能交談的墓穴裏

麼？

有一種無生命的生命的感覺麼？——

像孤寂的午夜那樣黑暗和濃重麼？——

哦大地喲，過往在那裏？——我們爲什麼

生下？

陳死的人是你的子孫——

而我們只是你上面的泡沫；

你的深處的祕密是在墳墓之中，

在你的擁擠的洞穴的烏木的大門前，

我將在那裏飄逝，

看我們的軀壳化爲莫名的事物，

窺測隱祕的神奇，並探尋

那些如今不再在人世的偉大的胸懷的靈

質。

一八一六年七月在狄奧達蒂

向着噴泉

錫金

誰也不能告訴我，
你的生命是什麼？

爲什麼你噴湧，噴湧，
在這樣晴明的天宇下，

陽光把砂土曬得這樣溫暖，

你隨風飄散著你的水珠，

結成鮮明的虹彩的霧？

噴湧，從什麼地方你上昇？

你的生命是什麼？

是什麼把你激動了？

噴湧，上昇，當你成爲一支

明亮的水柱冲上，

飛射向沒有雲的天空，

把牠洗濯得更加明淨，清楚；

於是你散開，分披成無數的

細線，成爲弧線，向下灑落。

從那飛濺開來的濛濛的水氣裏，

我的心感到了一陣清涼；

像是在清晨，我已經睡足了，

愉快地伴著鳥唱醒來一樣。

那些糾纏的灌木的細小的枝條，

以及叢生在你的底下的草葉，

他們的瑣碎的怨語停止了；

沾上你的滾圓的飽滿的水珠。

從葉尖上綠眼淚一樣滾下溶成

細流，抖一下而縮小，滴落；

而你的噴灑是無盡的，

唧接著，你的水柱像是在追趕，

那向乾渴的泥土裏迅疾逝去的，

前面的伙伴，是消失了？不，

你的生命是永遠的繼續！

沒有人告訴我你的生命是什麼，

可是我知道，你是永遠存在；

當壓仰著你的力量還在你的身上，

你便永遠向上騰冒，

從岩石的裂縫裏湧上。

你的噴湧，對那岩石的裂縫，

是一種破壞，繼續不斷；

牠會埋怨，甚至會詛咒，

你的行爲對牠是一種危害。

但是，什麼是宇宙的真理？

你受不住那壓抑；

於是你的生命向上迸射，

造成的景象十分美麗。

從你的涓涓流去的細流，

迴旋着流去，而集合起來，

汨汨地瀉下那低窪的地方；

長大了，逐漸地高漲，

當你平和地，舒暢地躺著時，

那裏是一座茫無邊際的大海。

噴湧罷，你的生命是無窮；
你的噴湧是一種尚未成形的歡樂。
而現在，在壓抑下你的生命初生；
我看到你，我的心也被激起，
我要對你放開我的鬱積的歌聲。
而形體的大小是並沒有什麼不同，
向着陽光，你閃著金色的鱗片；
像你在風中不住搖動一樣，
在海上你也將揚起滔天的波浪。
而由於太陽和星月的吸引，
你漲起，不是由於他們的光輝的誘惑，
却是你的翻騰的生命也要湧起，
成爲更大的奔盪？你的水氣
是你洋溢的精力，日夜不斷的蒸發，
掩蓋，滋潤，和含融了光亮。

模範的中國貨

精美的調味品

雙塔牌
模範味粉

龍蝦牌
精美味粉

上海味粉廠

發行所：白克路五四二弄 電話：三七三四三

製造廠：愚園路一二二一弄 電話：二〇六八七

洞天

聞歌

一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近乎歎息的歌聲，低低的然而帶着滯重的從烏篷船上衝出來，突破啾啾啞啞的聲音，馳向遠方。它雖然不會像嫠婦夜泣似的把人們絞得透不過氣，也沒有荒山古寺裏的晚鐘聲那樣高亢，那樣悠悠然，使人們驟然眷戀着天上；可是裏面密藏着的一種不可思議的壓力，却連永遠不知愁的流水，也不絕的在臉上泛起皺紋，還衝擊着蘆葦，岸，船，出氣。

這時候，太陽早已揭去了面幕，露出血紅的帶着殺氣的本相來了。賴它的光以證明自己存在的雲，流水，山，鬚髯頭似的草地，鞠着躬的柳，一輩子挺不直身子的蘆葦，以及別的飄飄忽忽的東西，也都閃耀着紅光，使這世界彷彿沈淪在血海裏。

烏篷船就在這血海裏搖擺着。

在那船頭上，站着孔子。陽光把他塑成大龍蝦。他茫茫的看着遠方，似乎想追回已馳去的歌聲。他的弟子仲山却在艙裏，靠在大包袱上，神往於天空。

爲着這一次戰爭，爲着懼怕炸彈，毒氣，爲着從關外的傀儡皇帝身上得到了啟示，安居了約有二千年的他們，不再靜靜的依附着他們的牌位，等待「天子」記得的時候來冊封，來叩頭了。這樣，奔波了經年，終於到了距這河有百里之遙的城市。在這城市裏，因爲地僻人稀，他們原想多住些時，然而迫於新近又有炸彈，只得再逃。現在是預備朝西依附老子去。

漸漸，船彎進小河裏了。其闊度只有先前的一半。蘆葦如受檢閱的軍隊似的，擁立於兩邊。船歪過去，一碰，就索索發響。因爲是面向着西方，直射在船上的光，便更其紅，更其有力，刺得孔子張不開眼，不得不走進艙去。但還沒有坐定，耳朵邊忽掠過一陣吼聲。

「坐着，別動！——動就請你們見閻王！」

他們冷不防有這麼一着，幾乎給震得昏過去了，但立刻恢復過來。於是看清楚發出這吼聲的，原來是那個撐篙的。這時，他手裏正拿着手槍，走進前艙。臉上充滿了殺氣。

「爲……爲什麼？……你……」孔子發瘧疾似的抖着，發不出聲，仲山卻大胆問。

「要買路錢！」跟着這喊聲，又有一個人從後艙擠過來，這是搖櫓的。腰間插着匕首。

「大王，我……們是逃難來……的，沒有錢……」孔子仍舊抖不出話，仍舊是仲山哀懇。

「咱們是『爲搶劫而搶劫』的，誰管你這些屁事！——來，仲直手！——強，看刀！」

他們只得把手伸直，讓這個人解開道袍，內衣，亂摸一通。結果被搜出法幣二百餘元，還有零碎的角度銅元。接着這個人又命令他們把鞋襪都脫給他看。——這回卻徒勞無功。

「咱的眼力不錯吧！現在你看着他們，我搖櫓去，讓他們滾！」說完，自去搖了。不一會，船就靠着岸。

「包袱留給我們吧，大王！」孔子看見這東西也給扣去，怎麼不着急，「我們還要……」

「咱們是『爲搶劫而搶劫』的，早對你們說過了，滾！」那兩個人驟然抱起他們，輕輕的拋在岸上。

挽回是絕無希望的了，孔子仲由只得爬起來，拔腳抱着頭逃。但後面還有喊聲：

「慢點逃，告訴你們——你二個大爺的大名，咱叫李傻子，他叫劉大榮。要報官，去報好了。爺爺們可不像上海灘變節朋友，只敢躲在主人的坦克車裏，專門……」

但他們越走越快了。一直到喊聲沈失在背後蒼茫的暮色裏，纔漸漸放緩脚步。

「此天喪予乎——天喪予乎！」跑得疲乏已極，孔子立停，頓着脚。

「夫子，事已至此，氣惱也是徒然的了。還是先找一家人家，休息休息吧。天色轉眼就要全黑了。」

「找人家？這裏怕不容易，這樣荒涼！」孔子歎了一口氣，「不過且跑下去試試看。」

於是他們又走了不少路。但却越走越荒涼，只看見黑黝黝的山，黑黝黝的樹林，泛着黑光的

河，和漆黑的天。他們知道再跑下去，也還是如此，只得揀一塊有樹木蔭蔽着的草地，頹然地坐下來。——這一夜，他們就睡在這裏。

一一

次日，先醒的是仲由，看見孔子睡得很熟，就悄悄的立起來，不去驚動。這時，藉着陽光的力量，昨夜看不清楚的山，樹林，小河，和雜生在地上，有的親熱地擠在一處，有的自管自的野草雜花等，都爭先恐後的迎上來，可是他一概都不理會，只是把頭不住的抬着低着走過去，留心有沒有可喫的野生果實，但那裏有呢？呆了一刻，他只得死下這條心，從原路回來。

這回來，使他相度起地勢來了：首先使他注意的，是橫在他們之前的山，這山雖則並不高，也不險峻，然而附生在上面的各色各樣的花，野草，却使牠富有「悠然見南山」的氣象。牠是從西北爬過來的，到這裏略有點凹進去。就在這凹進去的部分，他忽然發現其中有一點微光閃爍着。他不禁好奇起來，急忙奔上去，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山洞。這山洞，因為比較潮溼，陰暗，大的植物是不容易生存的，能夠生存的都是些寸把長的東西。所以雖然狹了些，跑進去，還不礙事。

於是仲由兩手摸着逼住他的凹凸不平的石塊，低着頭，僵僵着腰，向裏邊鑽。但沒有幾步，就因為越來越險峻，本能的想到：這也許是虎豹藏身之所吧，不禁抖了起來，頭也在石塊上碰了

幾下，要回出去了。可是立刻又覺得：這樣奇怪的地方，不去是萬分可惜的。楞了一會，纔以碰運氣看，又深入了幾十步路。這幾十步路在平地上走雖然不算一回事，不過在這樣的山洞裏，可比走十里路還難，何況他的肚子又時時在咕冬咕冬的鬧着呢。但就在這時，那先前凝在一處的光，突然像炸彈爆發似的閃騰開去了。——沒有備準到這一步的仲由的身體，緊跟着光的閃騰搖擺起來，眼睛也彷彿給針刺過似的，只見紅血直噴着。好久，纔因用手揉了幾下，恢復原狀。他於是忙把洞口阻礙視線的草拉過一邊，看見遠處緊密的列着房屋，稀疏的竹林，以及別的模模糊糊的東西；近處則有一些田。至於人，偶然有幾個道士裝束的在遠處走過，近處卻沒有。此外，約略有幾聲雞鳴狗叫之聲傳來。

仲由察看到這裏，便想跑過去，仔細觀光一下，但他立刻想起孔子還在外面，這時恐怕在尋他，還是叫他一起來罷，有什麼事情鬧出來，也可以商量商量。他因此重新摸出去。剛剛到得洞口，就看見孔子正在六神無主的尋着，他連忙叫道：

「夫子，夫子，弟子在這裏，」

說着話，人已離開洞口好幾步了。」

「你到那裏去的？害我尋了許多時候。」

仲由先說明了因為他睡得很熟，所以不會告訴到那裏去；跟着就把剛纔的見聞指手劃腳了一通；然後說：「夫子怕有點餓了吧。現在那邊既然有道士，而且遠處彷彿又有廟宇，喫的東西，

總可以弄一點的。就去怎樣？」

這提議立刻通過了。之後便是實行。孔子因為還是初次，中間曾經和石塊衝突過幾次，弄得很痛。但結果，總算是沒有流血到達離洞約有十幾丈遠的大路上的。於是仲由高高興興的指着幾個正在前面走，還不會留心到他們的道士裝束的人說：「這些道士的衣服特別得很——簡直和京班戲裏所用的一樣。」

「不是道士，不是道士，道士不會這樣多，而且那個女人也穿着……這怕是什麼遺……」

孔子還沒有說完，仲由就失聲叫道：「有人在留心我們了！」

真的留心他們了：一個，二個，三個……終於數不清楚，只能大略的看出：那些年已「弱冠，」或已「而立，」或已「不惑，」或已「知天命」的，大都斯斯文文的哄在一堆，一邊看，一邊把手指指點點，一邊喊喊嚷嚷；拖鼻涕黃髮垂髻的，則十九好像後面有母大蟲追來似的，儘揀着有屋子的地方跑；連夾在這些人們的褲襠下的黃狗，也伸直了舌頭，搖着牠們的尊貴的尾巴，嗚嗚汪汪的叫着。——勇奮趕上來問幾句或者嗅幾下的却沒有，只讓孔子他們一步步的走過去。

漸漸近了，孔子略遲疑了一下，就走到一個距離最近年紀看上去最大的人的面前說：「老先生，這裏是什麼地方呀？」

這位老先生把他相女婿似的細看了一番，又瞟了幾眼跟在後面的仲由，然後纔有氣沒力的

說，「這裏嗎？——這裏和外邊一向是老死不相往來的，除了一次……他從懷裏摸出一付橢圓形的眼鏡，架在瘦瘦的鼻梁上。「你們從那洞裏進來的吧，怎麼會給你們發現的？」

「偶然得很，倘不是外邊打仗，攔路強盜逼我們這邊走，我們是不到有這麼一個地方的，」孔子注意着他的頗有周代遺風的服裝，「怎麼會和外邊不相往來的？」

對方沒有回答他，也問：「貴姓？——府上那裏？」

「敝姓孔——山東卽古之魯國曲阜人也。」

「曲阜——孔子不是生在那邊的麼？」老先生走上一步，「孔先生是不是他的本家？」

這雖然是一句頗爲平常的問話，在孔子却極感難於回答。因爲在未到這老死不相往來的地方之前，他是以爲道是行不通的了，已決計雖不槿浮於海，但却要入深山歸隱去，既要歸隱去，當然應該多說假話，免得閒人們來麻煩。不過現在突然碰到這樣古氣的地方，人民，他那已死的心，不免又有點熱氣，覺得從服飾舉止上看，他們是和葛天氏之民差不多的，他們的心，想來總不至於像今之人那樣的大逆不道。然則道又有可行的地方了。他終於期期艾艾的道：「我，我就是魯國孔丘。」

「啊——」不但這位老先生的嘴張開着。就是陸續圍在四周，把他們當作新奇的動物欣賞着的一式寬袍大袖的人物，也都這樣的忙着。所略有點異樣的，就是有的人本來是崇敬孔子的，這時是一半兒驚，一半兒喜；並不的呢？一半兒驚，一半兒喜，一半兒看着有趣。不是嗎？人越圍越緊了，漸

漸有幾個上來東撈西摸了。

只有這位屬於崇敬一類的老先生還立穩着問：「孔子——就是你？但是據我所知，他死去是久矣夫千百年來非一日的了。」

「老先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匠雖死已久，可是那是軀壳；精神卻並沒有死過！」孔子把大袖子從賞玩者的手裏拉回來，但接着又給另一羣人拉了去，他防不勝防，只得聽其自然，一面說：「豈不聞乎？藝術是有永久性的——精神亦猶是……」

「有什麼證據？」語氣傲慢，顯然是看着有趣的人問的。

所以孔子不免有點不高興了，說：「諸君倘相信我，則聽吾言而觀吾行可也；如其不，也無傷乎我，因為這是你們問，我纔回答的。只要我自己不會說謊就是了。」

這話雖然說得澈底已極，而且確使這班並不崇敬他的人，暫時不去完全抹煞，要實行聽其言而觀其行了，但他們的目的却還是在看着有趣。只有本來是崇敬着的，雖然還不會完全相信，敬的程度可急劇加深；並且覺得：非孔子就很難說得出這樣有力，深刻，確切，古樸的話。所以這位屬於這一類的老先生就慌忙回答：「不是不相信，乃是我們的見聞不廣。現在夫子既然這樣說，顯見是不會錯的。那末請到寒舍，讓我們這些後輩問津一點大道，何如？」

「那裏，那裏，這是求之不得的。」

的確是求之不得的，因為可以使他們的空空如也的肚子，開心一次了。

在途中，這位老先生說起：他們原是周的遺民，避秦亂，相率逃到這裏，遂與外間隔絕。至晉太元中，纔有一個漁夫來，但他去後，即無第二個問津者。所以一切風習，還去古未遠。國王之起源，也孕育於人民公舉的會長，然後禪讓，然後家天下，然後……便是一例。於是這一方面也把外間的重要變遷，尤其是關於儒家的，約略告訴了一些。

待到告訴完時，走的已不是剛剛的鄉間小道，而是擠軋着各式店鋪的大街了。

這大街，雖然因為店鋪和少數住宅裏的主人的老實，不會把屋子向街心衝，還算闊，可是因為來往的人多，而且又恰有大批笑着嚷着看孔子的，也不免狹了起來。所以孔子的鞋後跟常常給他們踏倒。但踏倒不過是踏倒，笑聲嚷聲，却因他漸漸留心，而對頗有古風一點表示失望了。

「孔子生得不好看喲——一堆白鬍子，黃牙！」

「他的背後怎麼沒有毫光？」

「據說孔子曾經戀愛過南子。倒看他不出呢——這付……」

正在你一言，我一語使孔子感覺頭痛之際。他的後面，突然騷動起來，還浮起了喊聲：

「讓開些呀，讓開些呀，我要見孔夫子——孔夫子！」

聽見喊，孔子不免回過頭去看，還沒有看清楚是誰，他的大袖子就給一個人拖住。

「救救命——孔夫子——救救命！」孔子這纔看清對方是一個抱着小孩的女人。所有的人都圍了攏來，笑聲，嚷聲是更其厲害了。

「孔夫子，我給你叩頭！」

一看見跪下，孔子顧不得男不男，女不女了，馬上俯下去扶，一邊說：「噯，噯，什麼事？丘是當不起這……起來，有話起來說！」

「孔夫子，你看我這個孩子還有救麼——可憐氣透得這樣急！——開一張仙方吧，夫子！」那女人費力的站起來，把孩子送過去，一邊用含怨的眼看着。

「這這……從那裏……我從不會看病，快去，快去……」孔子的臉給女人的眼光刺紅了，訥訥的說，「快去看醫生去——去，不要誤了——」

「去去，夫子是讀書人，不懂得脈理的！」被驚得呆了許久的仲由也來干涉。

「什麼？做聖人的竟連這一點小病也不會看的麼？——我不相信！——夫子……」

「聖人，這是讀書人的事，同你們婦人小子是不相干的，去去，不要耽誤了……」這是老先生的話。

這樣一邊勸着，一邊推着，費了喫一頓飯的工夫，纔把那女人逼回去。

但緊接着却又有一個男的衝上來，說：「夫子，他是我的兒子，」說着指指後面一個年輕的，「年紀雖然不小了，可是笨得很，一本大學竟讀了三年，還沒有弄清楚。——夫子你肯不肯把他

的腦子換一個，讓他聰明點，好考狀元去！——因為我下半世……」

這一回，孔子給氣得說不出話。仲由也給那人弄呆了。

「不要胡鬧了，天生的腦子，有什麼法子換，你這個……」看着那女人走遠了的老先生，忽然，耳朵裏又聽見了紛擾聲，連忙轉過身來。「走呀，夫子已經走得乏了，你還要——」

好不容易又打發一個走。孔子這時有點懊悔起來，覺得不該把真姓名說出，弄得那班愚夫愚婦竟以自己是神道，是菩薩。不過後來，還是以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寬慰一下自己，重新在哄笑聲中開步。

四

不久，終於到了。謙讓了一通，孔子纔突破重圍，跟了那老先生走到一間寬大的堂屋裏。

「倒茶！」主人讓他們在石凳中坐定，便吩咐站在階下的僕人。然後再對孔子說，「現在外面竟然這樣——這真是數典忘祖，禽獸行爲，可惡，可惡！但爲什麼沒有阻止他們的人？」

「有是有的——但他們太低能了，常常弄錯我的意思，反而給他們找到弱點。」

「可惜我竟生在這裏，若生在外邊，我一定要給夫子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說到這裏，他似乎想起了什麼，忽然吩咐僕人道：「少爺在後面麼？——叫他來！」這纔重說下去：「現在少年人的頭腦都有點……我這個兒子，也是這樣，雖然常常教訓他。——等他來，要請夫子教管

教管。」

孔子還沒有接下去謙讓，一個儒服且已加冠的人就已走到他們之前，看了陌生人幾眼，然後問：「爸，你叫我有什麼事？」

「這位就是我天天對你說，並且要你學着樣的孔夫子。——磕頭！」

「孔夫子他……」

「別多說，磕頭！」這聲音有點像太廟裏的樂器所發出來的，沈着而古氣。

雖然莫明其妙，而且不願意，然而爲了顧全父親的面子，只好磕了幾個。之後，便坐在他父親下首的石凳上。

於是因磕頭而中止的有關世道人心的話，又從他們的嘴裏突出來，順着屋樑，揀空的地方遁去。其中突出的次數最多的是主人；次孔子；主人的兒子最少，而且大都是孔子問了以後纔說的。但在後來，他却忽然運用銳利的眼光，刺着孔子的臉，問：「夫子，你不是說過麼？——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這在淺學如弟子看來，自然是對的，但有時却不免有點疑惑，不知夫子肯否給我解答？」

「自然，自然，」孔子的心一震，一直傳到靜聽着的仲由的心裏。「你且說來。」

「就是夫子所常常講的先王聖賢，文武周公是不是也算進在內？」

「自然算進在內的。」聽到這樣淺顯的問題，他的語氣是漸漸有點不以爲然了。

「但是當武王發兵攻商時，伯夷叔齊所說的『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這個……」孔子沒有防到這樣問法，只得紅起臉，含含糊糊的說着。

「還有：少正卯是在夫子做司寇時候所殺死的，這是不是真事？」語氣雖則在問，但他不等呆呆看着的孔子來辯解，就自管自接下去：「若然不錯，那末夫子回答季康子所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的話是：『子爲政，焉用殺？』又怎麼解釋？」

「這個，這個……」

「而且這於夫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段話相——但且不去管牠。還有——」

「還有點屁——不許說下去，」主人看見自己的兒子還有個不完，而且語多「反動，」忍不住忘却却有客在，大聲嚷：「畜生，你既然明白這些道理，還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難道完全——」

「不，我不過是——」

「不許你說，不許你說，你給我滾！」主人圓睜着老花了的眼，接着，憤憤的對孔子說：「夫子，對不起，這個小畜生竟這樣不客氣，可惜大了，否則我一定打給你看！」

「那裏，那裏。」嘴裏雖這樣說，但一面還是紅着臉看着那青年人進去。

「唉唉，」主人正想說下去，忽然外面有一個人笑嘻嘻進來，他連忙眯緊眼睛看，纔知道是

誰。於是立起來，迎上去問：「這幾天，你怎麼不大來？——這位就是孔夫子，你見過麼？」——這位是桃源化妝品公司的主人。」

「我正是爲了不會有福氣在街上瞻仰，特地過來的。」這是一個胖胖的中年人，臉色很紅潤，一部黑鬚鬚在下巴下面飄。說着，就向孔子彎轉腰行禮。

孔子少不得也謙讓了一通。

「夫子到這裏來考察，恐怕要留很多時候吧！」他也揀個石凳坐下。

「不一定。」孔子冷冷的應了一聲，爲了問的人是所謂專講利的「小人」。

但問的人並沒有察覺，只管海闊天空的鬧着。後來，忽然鄭重其事的問：「我想請夫子玉成一件事，不知道肯不肯？」

「什麼事？」孔子看看屋樑。

「事情是很簡單的。就是：秋天已經來了，我想出一種雪花膏，應應時。——但牌子還沒有想好。」他笑嘻嘻的把所有的人都看了一眼。

「是不是要我替你代想麼？——那，恕丘是讀書人，敬謝不敏！」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就用夫子的肖像做牌子。」那人更加得意了。「代價是黃金——」

「把我的肖像做……給你們開玩笑，……你你你把我當什麼？你這唯利是圖的東西。」孔子怒了，馬上拂袖而起，轉過身去，看着牆壁。

「你怎麼這樣糊塗？夫子之前，也可以說這種不入調的話麼？虧你也讀過幾本論語，孟子！主人也憤憤然拂着袖，站起來，轉過去，面向着墻壁。」

但這位在商言商的人，可不肯示弱。

「也不必生那樣大的氣呀，——我是看你這件道袍不成樣，來提拔提拔你的。」說完，他也拂袖而起，轉過身，跑出去。「哼，四體不動，五穀不分，也要想做夫子，不怕……」

漸漸聽不清了，孔子却越想越氣，恨不得走上去，一把抓住，丟他在山脚下，同石塊接吻，然而一看到那雙如柴的手，只得重新隨着主人坐下而坐下。

於是又由此感慨到世道人心上去。

五

直到吃過飯後，這感慨還是續繼着。但不久，就有一個差官模樣的人急匆匆的進來，看着主人，指指他們說：「他們就是從外面來的？」聽見回答是是，便轉過身來接下去：「國王要召你們去——請就動身。」

這時，孔子正想起那主人路上告訴過他的國王，預備問一個仔細，現在就來召他進見，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於是連說好好，辭別主人，乘了派來迎接的四匹馬駕的車，到宮裏去。

所謂宮，雖則並不小，可是他們爲着恪守先王的遺規，而且給當地人一個好印象，都惶恐的

低下頭，僵僵看走。似乎這裏比剛剛走過的山洞還窄狹，還險峻。這樣，幾乎走了半天，纔到達第三重孔子古之時常常進出的「路門。」再裏面，便是所謂「內朝，」也即國王每日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之處。所以孔子他們不等差官指點，就屏住氣在「內朝」堂下站着。直等到有人來宣，這纔慢慢的用兩手提起衣襟，離地約有一尺，螞蟻爬崑崙山似的，一步一步從西邊台階上殿。接着便是三跪九叩首。

「你們就是外邊來的嗎？——上來幾步，寡人有話問你們。」

孔子他們遵命上前幾步，仍舊立着，眼看着鼻，鼻管着口，口關住心。但國王是圓面孔，小眼，笑起來沒有縫，鬚只有硬硬的幾根，周圍立着幾個太監，宮娥，兩側排着包着鎧甲的武士，地上有龍，他們是留心到的。

「你先將外邊這幾年來的變遷說給寡人聽。」王命着孔子。

孔子慌忙把上半年說給那個老先生聽的話，複述着，還添加了一些：庶民大都已剪去辮子，留西式髮，甚至有電燙的了；房子有鋼骨水泥連監獄也沾些光的了；女人有赤腳露臂，可以同男子公開社交的了；車子是有機器開的，可以一下子軋死兩腳羊的了——總之都是國王做仲夏夜之夢也夢不見的事物。然後總結起來，並加以評語曰：「世道人心是一天壞於一天了，臣等居然會有瞻仰到這塊頗有三代遺風的地方的機會，真是……」

不過國王可並不對世道人心的壞下去發愁，或憤憤然，倒很注意新奇事物：「外邊竟然變得

這樣快，真想不到！可惜在打仗，倘不，寡人一定要出去觀光一次。這裏太古老了：不論人，喫的東西，看的東西，用的東西，都使寡人看了生氣。」

國王說到這裏，摸摸幾根硬鬍子。想了一會，又說：「你們來了很好，寡人想永遠留你們在這裏，你們的意思怎樣？」

孔子以爲國王要請他來行他那「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欣然答應了。

然而國王的本意，却並非這樣。他說道：「敝國在先前有一個極聰明的優人，姓孟名武。他會講奇奇怪怪的故事，又會唱一點歌。」他是這裏的司樂監。寡人無聊的時候，時常叫他來說笑解悶。可惜在今年春天，——他竟病故了！」國王頓了一頓，接着說：「夫子說故事的姿態，頗具特殊形式，而且又是從外邊來，見聞甚廣，——現在就代替孟武做司樂監何如？」

孔子好像驟然給人從泰山之頂上摔下來。摔昏了，一時竟說不出話，良久纔迸出聲來：「這……這，大王，另請高明吧，臣乃……不會說……自然不配……」

「不要客氣了！——不會說故事？你剛纔說的蠻有趣的事，是什麼？」

「真的不會說，不是客氣，不是……臣向來講究仁義：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

「不會白叫你说的呀！——照規矩，司樂監的年俸是黃金二十鎰。現在因爲你來自遠方，且你又是什麼聖人，再另加二十鎰。這樣，你該滿足了罷。——至於你的弟子……」

「不不，大王！臣真的不能做！——若要臣辦理國政，則雖赴湯蹈火，也不敢辭！」

「敵國的政務是十分簡單的，這不消費心。——現在再加你黃金十鎰吧。這總……」

「求大王開恩，臣無論如何不敢擔任，因為……因為……」孔子急得說不下去。

「啟大王，」仲由突然上前一步，一面行着禮說，「自漢以還，歷代帝王之對臣師，莫不敬如神明。今請臣師爲司樂監，未免有殺雞用牛刀之嫌，且貽笑大方。願我王熟思之！」

這樣纏了許多時候，國王終於給他們纏得發火起來了，便厲聲說：「寡人這樣開導你們，你們還要不知趣，這真是——」

「求大王明鑒，臣……臣真的……不然，臣爲什麼要這樣推辭？……大王……」

「不許多說，」國王舉起玉手，用力拍着龍案，「再說——仔細你的頭！」

這麼一嚇，孔子知道要國王收回成命，是不成功的了，只得閉住嘴。思索退一步的辦法。

「把他們領去見貴妃，」國王接着命令宮娥們，「對貴妃說，寡人辦完事就來。」

六

因爲貴妃非常喜歡聽他們的故事，這一夜，他們給安頓在一所空着的官衙裏，用極豐富的餽饌供養着。還派了幾個太監來服侍。但孔子可並不因此稍減失望之情。在沒人時，就悄悄的對仲由道：「這昏君竟把我們當作俳優，這是從那裏說起的？——從那裏說起的？——我們還是揀個機會逃走吧！」

可是，以後他們除了給國王貴妃說笑解悶，或者有勢力的大臣請去講「平天下」之道以外，單獨竟不准走出這官衙。而要在夜間趁太監睡熟後逃，礙於臥室門上有鎖，官衙的四周有巡夜的衛兵，也絕無可能。

這樣過了約有十天。在第十一天的申刻，他們剛從宮裏回到住所，忽然有一個差官模樣的人走進來，先跪了一下，然後說，「我們毛公有要事同你們兩位商量，請就過去。」門外有車子候着呢。」

毛公這是國王的妹丈，位僅次於王。於是孔子他們立刻上車了。

不久，就抵達目的地了。毛公請他們坐下，又命令侍從們悉數退出，然後沒頭沒腦的問：「先生來了有十幾天了，國王是何等樣的人，你大約很明白了吧。」

「並不」孔子雖然對這些人極不滿意，但迫於勢，只能小聲小氣的說。

「放大膽說，反正國王不在這裏」毛公微笑着，「你是客卿，一定比我們看得清楚。」

「可是，照規矩，爲臣的是不能忘論君王的是非的。」孔子因爲弄不清對方的用意，只得這樣說。

「其實也沒有什麼。」毛公冷笑了一聲，忽然嚴肅的說：「我對你直說了吧——爲了看不過他的昏庸無道，」毛公故意頓了一頓，然後用着力說下去，「我想取而代之！」

「那，那……」孔子失聲叫。仲由也微微感到一震。然而毛公不理會這些：

「聽說先生是極講究仁義的，庶民們很尊敬你；你怎麼說，他們就怎麼做。——現在你能否做我的宣傳部長，向他們宣傳，說國王已自絕於國人，讓我名既正，言又順呢？」

「使不得，使不得，這……」

孔子雖然很恨國王，但他的對策是只敢逃。要他弑君，這是他想也不敢想的。

「這是弑君犯上呀……這……」孔子竭力糾正自己的姿勢，「這是大逆！」

「爲什麼是大逆？你說，你說！」毛公想不到這一點小請求，會受到這樣的侮辱，那得不火冒。「以有道誅無道，怎麼叫大逆？——怎麼叫大逆？」說着，立起身，逼近正在發着抖的孔子。

「但是——我幹不來……求……」孔子自知失言，驚懼的立起身，退後幾步。

「你幹不來？——可是也得幹」毛公越逼越近，「你來得去不得了——老實告訴你！」

「請公息怒……」站在一旁呆着的仲由，這時如大夢初醒似的走到毛公之前。

「又不對你說，要你忙什麼？站開！」毛公伸手推開仲由，於是又看着孔子，「答應嗎？」

「不是……我……」

「不答應？——也好！」毛公回頭向門口喊：「左右來！」

孔子仲由慌忙顧着喊聲看，只見好幾個包着重重鎧甲的武士，帶了刀槍，一擁而入。

「要死還要活——你們！」毛公撲的坐下，「殺死了，把你們的屍體向你們鑽進來的洞裏——

塞就完了。——你不要以爲國王寵你，我不敢——」

孔子看看毛公，又看看環繞他們而立着的武士，不絕的搓着手，戰抖着，彷彿是狂風中的柳條。

仲由只垂着頭。看着地上。

這一刻那，靜得可怕。——但緊接着外面突然衝進一陣奇怪的聲音來：

軋軋軋……軋軋軋……

毛公從來不曾聽到過這種聲音，不由自主的立起來，大聲問，「這是什麼？」

雄糾糾的武士也倉皇四顧，包圍線扭曲了。

「這是……」孔子對於這種聲音，是非常熟習的，連忙說，希望毛公因此饒他，但還沒有說完。外面就又有模擬不出的更宏大更震顫人底心的怪聲橫掃進來。

終於這間屋子好像天崩地裂似的震動着。不知在什麼時候邀請來的濃煙，把所有的人都捲進在裏面。這世界似乎恢復混沌時候的狀態了。

七

但當天黃昏，孔子和仲由，却又出現在那個山洞的入口處。——因為過度的驚嚇，怎樣從毛公那裏逃出來，是記不起來了。只有以後忽然發覺自己正在路上逃，於是逃到山洞附近，於看見山洞，於是從洞裏到外面，他們還有點記得。

這時仲由一面用衣袖揩着臉上爲荆棘刺出血來的地方，一面對孔子道：「逃是逃出來了！但是現在到那裏去呢——沒有一文錢？」

孔子沒有回答，只背剪着手向前走。好一會，他大約思索到了什麼，忽然沒頭沒腦的說：「在朝的帝王，視我如俳優；想篡位的諸侯大臣，藉我以取信於庶民……」

「吁……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謂我憂心；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歌聲歇了，孔子和仲由走得也漸漸遠了

歌聲裏散出的哀愁，却結成煙霧，網似的罩在這裏。

蕭洛霍夫評傳出版

蘇聯文藝批評家萊茲涅夫的新作靜靜的頓河作者蕭洛霍夫評傳已經由蘇聯國家文學出版所出版，初版十萬冊，內容除記載蕭氏的生平傳略以外，並對他的作品有詳盡的分析與批評。

按蕭洛霍夫年僅三十六歲，現居北高加索一個哥薩克農村中。他的處女作頓河的故事問世時，他還祇二十歲。嗣後陸續寫成巨著五部：靜靜的頓河四部與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部。

評傳作者萊茲涅夫指稱：蕭洛霍夫「用潑辣的手，描繪出矛盾，對立，和錯綜複雜的現實……這賦予他的作品以偉大與嚴肅的藝術的忠實性。」

神馬

石楊

想像是一匹無羈的神馬，牠馱了我向漫無
止境中奔馳！

記不起何時跨上牠的背鞍，也記不起是打
何處開始。而且，也不知道牠要把我馱到那裏
？祇任憑牠風馳電掣般奔馳。

任憑牠奔馳，任憑牠馳過玫瑰花的花園，
任憑牠跑進古木參參的林間，任憑牠躍過高接
雲表的山巔，也任憑憑牠踏着金子樣晶亮底海
面……

永恆的星球也要有熄滅的終點。無邊底想
像也有它停下的時候，終於我的神馬停止在一
個富麗輝煌的宮中。

我走着金鋼鑽鑲砌的甬道，我踏着天鵝絨

織成的地毯，我喝着醉人的琥珀般的葡萄酒，
我吻着公主底溫軟底櫻唇。……

我成了一切的主宰。

一切女人都向我嬌笑，一切男人都對我諂
媚，沒有人敢疎遠我，也沒有人敢親近我，所
有的人們都用了汗，血，赤胆的忠忱，和虛偽
的笑容侍奉我。

假使說：永恆的星球也要有熄滅終點，但
，我底崇高的威權却是無止的永恆！

我永恆地握住了無上的威權，永恆地握住
了所有的享受和幸福，可是我缺少，缺少那真
實的樸素的，人生的，意義！

誰能夠想像世界上還有比無止的永恆更寂

寞的？還有比無止的永恆更痛苦的？更淒涼？更殘酷？！……

一年，二年，十年，一百年……

我甯願把無比富麗輝煌與崇高的摔成粉碎，像摔碎一個美麗的泡沫一樣。

於是我重又跨上了想像的神馬，再度開始我的騁馳。

又不知在什麼時候想像把我馱到了仙之鄉。

這裏是沒有疾病，沒有死亡，沒有災難，但也沒有興奮的激動底不老之鄉。

高聳的松柏和深邃底幽篁輕噓出沁入底清風，清澈底泉水默默底瀉流。皂灰色底鶴一動不動地植立在靜寂中。

長草隨意綠，淡花任自生！……

人們，不！仙人們，都是淡然來淡然去。

他們從不曾注意過朝霞抹在蔚藍的魚白的天空中一層新生底鮮豔，他們也從不曾留心過幕陽的可憎的慘紅！

靜寞，優逸，清淡和無盡！……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這兒是不老底仙鄉！你願意住在這裏，你可以滌盡一切的塵煩和俗慮，你可以不去思索，不去工作，你生命的歲月可以無窮無盡！……」

我得到了無窮盡的歲月，我得到了長生不老的生命！可是我缺少呀！缺少那生命底真諦！

誰能夠說出比淡漠的生命更大的空虛！誰能夠說出比無窮盡的，無真諦的，無變動的，生命更巨大的浪費！

我甯願絞斷了這生命，去尋覓真諦。即使
覺到了之後的第二分鐘就得毀去我的生命。

我重新跨上了想像。

我不能任憑牠奔騰了。

我控制了牠走到地獄裏來。

可怕呀！這地獄裏！血漿泥濘般塗滿了整
個大地，……

腥臭黑暗，號叫和掙扎！……

撒旦吞噬着無數量的無罪的生命！魔鬼用

伊凡法朗科逝世二十五週年祭

今年五月卅一日是著名烏克蘭作家伊凡法朗科的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烏克蘭的作家協會文化俱樂部，科學與文學團體，工廠，和學校等都舉行紀念會。

伊凡以一九一六年卒於烏克蘭的爾伏夫，時年六十歲。他是蘇聯產量最豐富的作家之一，一九三九年西烏克蘭參加蘇維埃聯邦後，他的作品才被作為慎重研究的對象。現在正由各專門學者，從事整理和編纂他的全部文學遺產，並為附作傳記，註釋，和作品的批評等。

着種種酷刑對付着人民……

我的心底在燃燒，我的血液在沸騰。

驀地我把我純潔，高貴，火一般熾烈的生
命投進地獄的火焰裏！像投擲一個炸彈一樣。

高貴的生命毀滅了，魔鬼的貓相也毀滅
了！

就在那毀滅的剎那間，我感謝我那神馬，
牠把我馱到了地獄中，馱進了人生的真諦之
門。

我達到了真諦的天堂。

官員的早晨

果戈理原著
濟之譯

的？叫我怎麼辦呢？

伊 伊凡做什麼事？

僕 伊凡掃好了屋子，以後到馬廐裏去了。

伊 拿小狗來！（僕取小狗上）。竹竹司卡！竹

竹司卡！竹竹司卡！我給你縛一張紙。（在
牠尾巴上縛紙）。

（另一僕人跑入）。

僕 阿歷山大·伊凡諾維奇來了！

伊 請罷！（連忙丟開小狗，把法令全書翻轉
來）。

二 伊凡·彼得洛維奇與阿

歷山大·伊凡諾維奇

（也是官員）

伊 你怎麼啦？聾了麼？
僕 沒有。

伊 我按了三次鈴，你爲什麼不來？

僕 我在那裏刷靴子，——我不能把事情丟下

阿 早上好，伊凡·彼得洛維奇！

伊 你的健康好麼，阿歷山大·伊凡諾維奇？

阿 多謝。我不妨礙你麼？

伊 不會的！我是永遠忙着的。你幾點鐘回家來的？

阿 六點鐘。我從軍官街轉灣的時候，車子走近巡警的崗位，問道：『你沒有聽見打了幾點鐘』？他說：『已經打過六點鐘』。我才知道已經六點鐘了。

伊 我自己也是那個時候回來的。維司脫牌打得好不好？哈，哈，哈！

伊 哈，哈，哈！老實說，我甚至夢見了打牌的情形。

伊 哈，哈，哈！我一看，他把 King 擺上，是什麼意思？我手裏有三倍的紅心 Queen 而且我早就看到羅吉央·費道賽維奇沒

有同花的牌了。

阿 第八場牌闖得最長。

伊 是的！（沉默一會）我儘向羅吉央·費道賽維奇擠眼，叫他發將牌，——他不肯。祇要一發下去，——我的鏟形的 Jack 就可以吃了。

阿 不對，伊凡·彼得洛維奇。Jack 不能吃的。

伊 能吃的。

阿 不能吃的，因為你無論如何搶不到手。

伊 羅吉央·費道賽維奇有鏟形的 7，——你難道忘掉了麼？

阿 難道他有鏟形的牌麼？我有點不記得。

伊 自然他有兩張鏟形的牌：一張 4，他配給 Queen 了，還有一張 7。

阿 不對，伊凡·彼得洛維奇，他不會有一張

鏢形的牌的。

伊 哦，我的老天爺，阿歷山大·伊凡諾維奇，你這話對誰說呀！有兩張鏢形的牌！我現在總記得：4和7。

阿 4是有的，——不錯，但是7沒有。否則，他會發將牌的，你自己可以承認，他會發的是不是？

伊 真是的，阿歷山大·伊凡諾維奇，真是的！

阿 不對，伊凡·彼得洛維奇。這是完全不能的事。

伊 是這樣的，阿歷山大·伊凡諾維奇！最好是我們明天到羅吉央·費道賽維奇那裏去。你同意麼？

阿 好。

伊 我們當面問他，他手裏有沒有鏢形7的

牌。

阿 好的，我不反對。但是你想一想，羅吉央·費道賽維奇的牌關得這樣壞，真是奇怪。不能說他這人是沒有腦筋的。這人的一切舉動是極細緻的……

伊 還加上他是消息靈通的人！——這種人，我們私下說起來，在俄羅斯是少有的。你到大人那裏去過沒有？

阿 去過了。我現在就從他那裏來。今天早晨有點涼。你知道，我有穿麋鹿皮的緊身短衫的習慣，它比法蘭絨的好得多，並且不太熱。爲了這件事情，我特地穿上皮大衣。我到大人府上，——大人還睡着。後來我等到了。於是就談論這個，那個的事情。

伊 沒有講起我來麼？

阿 也講起你來的。並且還是極有趣的談話。

伊 (活潑起來) 什麼？什麼？

阿 讓我照着次序講下去。這是極有趣的事情。大人問我常到什麼地方去，爲什麼許久沒有看見我？他還願意知道昨天晚會的情形，有什麼人到場。我說：「到場的有保羅·格里郭里維奇·鮑爾曹夫，伊里亞·佛拉地米洛維奇·蒲蒲尼城。」大人聽我說一句話，跟着就說：「姆！我說：「還有一位，大人熟識的」。

伊 這人是誰？

阿 你等一等！你以爲大人怎樣說？

伊 不知道。

阿 他說：「這人是誰」？——我回答：「就是伊凡·彼得洛維奇·巴爾蘇關夫」，「姆！——大人說，——「這是一個官員，並且……」（舉眼向上看）你這裏的天花板畫

得很好看：房東花的錢？還是自己的錢？

伊 不，這是公家的房子。

阿 很不壞，很不壞；籃子豎琴，週圍是乾麵包，小鼓，銅錢，很自然，很自然！

伊 (不耐煩態) 大人說什麼？

阿 是的，我竟忘記了。他說什麼？……

伊 他說：「姆！這是一個官員……」

阿 是的，是的！他說「這是一個官員，……在我這裏當差」。以後的談話沒有什麼趣味，起始講平常的事情。

伊 以後沒有提到我麼？

阿 沒有。

伊 (自言自語) 暫時還不大多。我的老天爺！假使他說：巴爾蘇關夫先生，爲了某項，某項的勞績，我已呈准頒賜勳章……」

三 上場人物與施萊台爾

(向門外窺看)

伊 進來罷，進來罷；不要緊，請進來；什麼事？報告麼？

施 簽字。這裏是一件給院裏的公函，和上廳長的呈文。

伊 (讀)「……謹呈廳長……」這是什麼？這張紙留的天地不整齊。這是怎麼會事？你知道不知道，這樣子你要吃官司的？(深刻的眼光投向他身上)。

施 我對伊凡·伊凡諾維奇說過！他對我說，部長不會看到這類瑣碎事情的。

伊 瑣碎事情麼？伊凡·伊凡諾維奇這話說得不錯。我自己也以爲部長不會看到的。但是忽然看到了，便怎樣？

施 可以重寫，不過時候晚了。你既然自己也說部長不會……

伊 不錯！這是實在的話。我和你完全同意他不會做這類瑣碎事情的。但是假使他忽然想看一看天上留的地位大不大，那便怎麼辦？

施 既是如此，我就去重寫。

伊 怎麼叫「既是如此」？我對你好好地說話，解釋，因爲你受過大學的教育。同別人我決不費許多話。

施 我所以敢說是因爲部長……

伊 等着，等着！這是真實的話，我不和你作分毫的辯論。部長永遠不會看一看，甚至不會想起這類事情的。但是忽然……那時候便怎麼辦呢？

施 我去重寫一張。(下)

四 伊凡·彼得洛維奇與阿

歷山大·伊凡諾維奇。

伊（聳肩，轉向阿）。腦筋裏還是有風旋轉着！一個體面的青年人，新近大學畢業了業，但是這裏面（指額角）沒有東西。你不能想像到尊敬的阿歷山大·伊凡諾維奇，我需要多少勞力把這一切秩序樹立起來。你瞧一瞧，我當時接下這個差使的時候是什麼情形！竟沒有一個辦事員會整整齊齊地寫一個字母出來的。你瞧：有的人把「大」字放在另一行上去；有的人在前一行寫一個「大」字，另一行寫「人」字。總而言之，這真是可怕！巴比崙天翻地覆的現象！現在你看這件公事：多美麗！多好！靈魂上的快樂，精神上的勝利。至於秩序呢？——秩序井然！

阿 你的官職是所謂血汗換來的！

伊（嘆氣）真是血汗換來的。有什麼辦法？我就是這樣的性格。我如果自己肯去鑽營，現在還能成爲這個樣子的麼？我的胸脯上會容不下掛勳章的地位。有什麼辦法？我辦不到。我時常從傍邊發出暗示，說些暗話，但是直說出去，直接爲自家有所請求……不，這不是我的事情！別的人佔着不斷的上風……但是我就是這個性格：我可以把身分降低到任何的地位上去，却永遠不能做卑鄙的行爲！（嘆氣）我現在祇希望一樁事情……能在頸上掛一個勳章才好呢。並不因爲這使我感到什麼興趣，却祇是因爲可以證明上司對我的注意。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寬宏大量的阿歷山大·伊凡諾維奇，有機會的時候，隨便地對大人暗示一下，巴爾蘇闊夫的辦

公廳裏很有秩序，任何地方遇不到這種樣子，或是這一套的話。

阿 如果有機會我極喜歡……

五 上場人物與卡德隣納。

阿歷山大·洛夫納（伊

凡·彼得洛維奇妻）。

卡 （看見阿歷山大·伊凡諾維奇）喂！阿歷山大·伊凡諾維奇！哎喲！我們長久沒有見面了！你忘記我了！娜泰里亞·福米尼士娜怎麼樣？

阿 上帝保佑！還好！但是一禮拜以前害了一

場病。

卡 唉！

阿 心窩下面的胸肺裏又痛，又壓緊。醫生

開了清導的藥方貼雛菊和阿摩尼亞合成的膏藥。

卡 你可以試一試類似治療法。

伊 想一想文明會達到這種程度，真是奇怪。

卡德隣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你談起這種類似治療法，新近我看過一齣戲。你瞧怎麼？有一個男孩，身材這麼長，（用手表示）不到三歲，你瞧他在柔細的鐵繩上跳舞才有趣呢！我正經地告訴你，我竟駭得喘不過氣來

阿 梅拉司唱得很好。

伊 （意嚮深長的樣子）。梅拉司麼？是的！

帶着極大的情感表演着！

阿 很好。

伊 你沒有留神到，她做這種功夫做得很巧妙

……（手在眼睛前面旋轉）

阿 她就是會做這種功夫。但是快兩點鐘了。

伊 你往那裏去，阿歷山大·伊凡諾維奇？

阿 是時候了！我還要吃以前到三個地方去轉一轉。

伊 那末再見罷。什麼時候我們再見？是的，我竟忘記了，我們明天到羅吉央·費道賽維奇那裏去不去？

阿 一定去！（鞠躬）

卡 再見罷，阿歷山大·伊凡諾維奇！

阿 （在僕室內，披上皮大衣）。我最看不過這類的人。什麼事情也不做，祇是發胖，裝出他是了不起的人，一會兒做成了這件事，一會兒改良好那件事——真有德行！還想得這東西！還想得勳章他是會得到的！這騙子是會得到的！這類人永遠會成功的。至於我呢！我在職務上比他的資格老五年，却至今還沒有得到勳章。真是討厭的面貌！並且他

的身體極鬆軟；他並不打算做什麼事情，祇是爲了擺出上司的注意的樣子罷了。他還求我替他說話！是的，他竟求到我的頭上來了！我要對你好好地幫幫忙，讓你得不着勳章！你得不着的！你得不着的！（他用肯定的樣式，幾次用拳頭叩擊手掌，走下去了）

（譯者附誌）近編譯果戈理劇作全集，此短劇亦將採列該集中。

陳國寶

胡山源

明季義民別傳

出了營門，劉翼明讓陳國寶走在前面，陳國寶一定不肯，說，這簡直是反了，那裏可以這樣沒有尊卑上下。

『不，』劉翼明說，『這次和往常是兩樣的。這是我送你回去，所以你應當走在前面。』

『我本來不要回去，所以你的送我也不敢當。』

他們彼此讓遜了一會。

『這樣吧，』劉翼明說，『你我並肩而行吧。』

『我也不敢，那有父子並肩之理。』

『我有話對你說，不要拘禮吧。』

陳國寶聽了這話，才勉強和劉翼明並行，不過他還落後了半個肩頭。

『你回去之後，』劉翼明在囑咐他，『第一，……』

劉翼明囑咐他許多話，他都一一答應了。

『義父，你說這次果然是暫時的分別麼？』他又特別問到了這句話。

『當然，我們不久就能夠相見的。』

『我們還是要出來打韃子的麼？』

『這還用說麼？』

陳國寶聽見了這話，暫時不作聲。劉翼明是懂得他的意思的：他實在不願意回去，可是劉翼明要他回去，又說出了非回去不可的理由，他也只好聽從；在這兩難之間，假使回去了，他的唯一希望，就只好寄之於重新出來。

劉翼明想到這裏，一時也沒有了話，兩個人只默默地走着，聽到了脚下細石子被踏的聲音。山那邊吹過來一陣風，頗有些寒意。有些黃葉，從樹上落了下來，和山上的枯草，一同吹了開去。

『真快，』劉翼明說，『我們來這山中，已經一年了。』

『正是一年前的事情還在眼前呢。』

一年前，劉翼明住在家裏，忽然有人來報信說：

『你的義子陳國寶，被王翊捉起來了，恐怕要有性命之憂。』

『那有這事！』表示着驚奇。『國寶跟我在江上打過韃子，而王元助現在起兵，也要打韃子，彼此存心相同，爲什麼會加害呢！』

他雖然不相信，無奈來報信的人說得確有其事，至於爲什麼，報信的人却又推說不知道。

『那我只好去見見王元勛再說了。』

劉翼明在山中走了一天，傍晚的時光，到了諸九如的家裏。二年之前他們在錢塘江上共同抵拒清兵時，早就相識，不過此刻諸九如一見他，却說：

『我早已知道劉將軍就要來的，我已經恭候已久了。』

『爲什麼你知道我會來呢？』不免有些驚奇。

『不久你自己會知道，』諸九如只笑笑。

諸九如要他吃了晚飯，談了幾句，就說：

『你還是早些睡吧，明天還有不少的路要走呢。不過你明天走路時，一定很高興。』

『爲什麼我會高興？』

諸九如還是微笑不答，將他送入了歇宿的廂房，就到裏面去了。

劉翼明睡不着，只是在漫無邊際地想着。他先想到陳國寶，後想到王翊，再後想到諸九如和諸九如的話。因此，他又聯想到二年前的抵拒清兵，和現在各地紛起攻殺清兵的鄉兵。他想到這二年來，江山依然，人事不知經過了多少變遷，不免發出了一聲長嘆：

『唉！』

『三更多天了，劉將軍還沒有睡着麼？』諸九如忽然在窗外說。

『正是，諸先生還沒有睡麼？』劉翼明在床上說。

『我是天天如此的。我總在想，我們要怎樣才可以打退韃子，恢復大明。如果劉將軍一時睡不着，我們不妨隔着窗再談談。不曉得劉將軍有什麼高見？』

『這當然不是幾句話，或幾件事就可以說得盡，包括得盡的。照我看，第一，——』

照劉翼明的意思：第一，各路鄉兵必須彼此聯絡，互相救應；第二，各路鄉兵必須嚴與訓練，增加戰鬥力；第三，切切不可擾害百姓，事事要為百姓利益着想；第四，……他說了許多話，對於每一點，都有詳細的理由和辦法。

『劉將軍真可以作得大元帥，』諸九如聽了許多話之後，不免讚着說，『要是你肯加入鄉兵隊伍中，那末鄉兵就一定有希望了。』

忽然外面雞啼了起來，天就要亮了。

『爲什麼我不肯呢？』

『真的麼？』諸九如在窗外發出了驚喜的聲口。

『那有不真之理！』劉翼明從床上坐了起來。

『那末我們枉費了心思。』

『我早就說我們是枉費了心思的！』忽然從劉翼明的牀後，跳出了一個人，應着窗外諸九如的話的。

『啊是你，國寶！』劉翼明在熹微的晨光中辨明了牀後出來的人。

『正是我，寄父。』

諸九如大笑地走了進來，將事情的經過都告訴了劉翼明：

陳天樞向王翊推薦劉翼明，怕劉翼明不肯來，先去找到了陳國寶。依陳國寶的意思，就由他去邀請劉翼明，因為他料定劉翼明是一定肯來的。王翊不放心，恐怕劉翼明沒有來，陳國寶反要一去不復返。後來就由諸九如設計，派人去將劉翼明騙了來。

『你幾時來的？』劉翼明問，一面走下了牀。

『王元勛是我的同鄉，我早已在王元勛的軍中。昨晚義父進這廂房，我就在牀後侍候着。』

『對的，不必多這個轉折的。』

『這也是王元勛的一片誠心。』諸九如的解釋。

『那末義父就和我一同去見王元勛吧。』

『好的。』

果然，他們一路上很高興，去見到了王翊。

王翊一看見劉翼明到來，真有些喜出望外，立刻就和他談了許多肺腑之言，要他就留在那裏，幫他整頓鄉兵。

『不過我現在還不能就留在這裏，』劉翼明說，『因為我一毫沒有準備。我這次是爲了國寶來的。要我留在這裏。還須讓我回去一下，待我一準備好，一定就來爲你執鞭。』

王翊還要留他，總是說，那裏的事情，非他不可，而他們已盼望他很久了。但他一定要回去，自然王翊也不便強留。

『就由國寶仍舊留在你這裏，』劉翼明回來時說，『一則他可以幫你許多忙，二則也可以使你們確實相信；他在這裏，我總會來，正如我這次爲了他在這裏，我就來了。』

陳國寶認爲這個辦法很好，所以也就高高興興地送別劉翼明，不過叮囑劉翼明，能夠早些回來。

劉翼明回到諸九如的地方，將所接洽停當的事告訴了諸九如，諸九如也很歡喜，便說：

『你早些回去，將家事安排好，就到我這裏來，先將我這裏的鄉兵訓練好，然後再帶了他們歸去入王元助的大隊。』

劉翼明一一照諸九如的話做，在己丑年的秋冬之交，他帶領諸九如的部屬，歸入了王翊的大隊，而陳國寶則仍舊追隨着他，寸步不離。

從此，劉翼明領着他特加訓練的精兵，建下了許多大功，而這大功的共有的，自然就是陳國寶。

不料一年之後的現在，事情起了極大的變化：清軍兩路入山，鄉兵形勢大衰，王翊入了海，諸九如的從弟素先刼去了軍餉，以致軍心動搖，各自打算。

『最沒有救的是自己不爭氣，』陳國寶一面走一面接着說，『沒有諸素先的喪良心，事情還

未嘗不可爲。」

「是呀，」劉翼明應着說，「本來王元助去的時候，是叫我從東陽，義烏，收合金華，衢州一帶的豪傑，順流下錢塘，直取杭州的。現在，死的死了，逃的逃了，叫我也難於措置了。」

「我想王元助不見得會就此放棄這四明山吧？」

「是的，他不會的，他就會回來，而且一定會領得救兵回來。」

「他會回來，我也相信的，」陳國寶說到這裏，將腳踏着路上拳大的一塊石頭，「不過，不論舟山或崇明，我看誰也不會救我們的。」

「爲什麼呢？」

「他們就只願自己的利益。他們以爲在海中，韃子奈何不得他們，不曉得韃子的奈何不得他們，還是我們在陸上牽掣了的原故。」

「你這話很對。不過我總希望他們能夠明白，大家爲公，不要存一些私見。」

「要他們明白，我看有些爲難，今年夏天我就幾乎被王朝先氣死！」

陳國寶說到這裏，還有些憤憤之氣，又重重地踢去了路上幾塊拳石，加一句說：

「這些傢伙，最好一脚踢開去！」

今年夏天，爲了山中乏糧，劉翼明和陳國寶，帶着他們直屬的部下，到鹿頭頸王朝先的防地

，去借些糧。王朝先不肯，他們沒奈何，只好在那裏住上一夜，準備明天早上回來。不料那晚有別部的鄉兵，去割了王朝先部下所有的麥。王朝先以為這是劉翼明部下所做的事情，就派人來責問，說的話很不客氣：

「我們不借，怎麼可以偷，物各有主，怎麼可以偷，偷東西的是賊！我們這裏容不得賊，請速離開，否則莫怪無情！」

「誰說我們偷麥的！」陳國寶聽見了這話，怒極，就抽出刀來，跳到使者的面前，晃着說，「誰說的，我就和他拚命！王朝先是什麼東西！不盡主人之禮，還要冤人作賊，真正豈有此理！我要找他講理去。」

那個使者一看見他們刀晃着，早就嚇得跑了。他要追上去，却給劉翼明勸了下來：

「犯不着和他們一般見識。究竟誰偷他們的麥，過幾天就會水落石出的。我們就回去吧。」

「王朝先這傢伙只顧自己，不顧同道，那裏能夠担当恢復明朝天下的大事情！」這是陳國寶跟着劉翼明離開鹿頭時所說的話。

「他們總有悔悟之一日吧，」劉翼明看着陳國寶踢去了的拳石說，「可惜等他們悔悟，已是遲了！」

劉翼明咨嗟着，陳國寶惱怒着，又走了許多路。最後，在一個山頂上，陳國寶拉住了劉翼明說：

「義父，不要再送了，就到這裏爲止吧。一則你送得已遠，二則要是再送下去，回來時就很費力。好在那我們的相見，總是不遠的。」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劉翼明慨然說，「我的確不再送你了。不過，你說起了舟山和崇明的情形，却不能不叫我担心，我們下次的相見，還不知是在什麼地方，處於什麼情形之下呢！」

「那末我就不回去了，」陳國寶突然回轉身來說，「你也不要回去，我們倆在此硬挺下去。至少，我等你走了再走。」

「你又來了，不是我早已對你說過：在此硬挺，徒然犧牲，還不如留此有用之身，作重來之計。只要我們此心不變，總可以繼續我們的事業的。至於我，也不過此地還有未了之事，一二月內就要走的。你我同行，路上恐怕不便，這是你也知道的。快些不要爲了感情一味固執吧，你就先走吧。」

「義父，」陳國寶忽然紅着眼睛說，「我雖然很相信我們不久便會相見，但是不知怎的，我總是覺得我們這次的分開，似乎和往常有些兩樣，我……我……」

聲音哽咽着，有些說不下去。

「快不要這樣易於動感情，我們還要担当大事呢，担当大事就只有冷靜的頭腦，沈著地應付。」

「義父的話固然不錯，不過我想有感情的人總不會做出不忠不孝，不信不義的事來。我倒很看重感情的結合，我以為感情的結合，有時比了事業的結合，或任何種的結會，還要有效，只要這感情是真的，不自私的，爲了正道的。」

「你的話都對，但是時候不早了，你還是早些走吧。」

果然，太陽已斜得很西，風在一陣一陣地吹來，暮色似乎就要降下來了。

「好的，我就去，願義父保重。」

陳國寶說了，對劉翼明叩了一個頭，然後從那個山頭取路走下來。

「你在路上要當心，」劉翼明仍舊在叮囑。

「是，」陳國寶走着在答應。

走到半山，陳國寶忽然遲疑下來了，又走了幾步，居然停着不走了。

「什麼事呀？」劉翼明高高地問着。

陳國寶沒有聽見，並且返身走回來了。劉翼明用驚奇的眼光看着他，等他到了面前。

「我忘了問義父的住處，」陳國寶對劉翼明說，「我隔幾天就要來看義父。」

劉翼明告訴了他，不過又對他說，這地址是靠不住的，因爲他一回去就要搬家，免得被清軍知道，至於此後搬到那裏去，現在還不能知道。

「你還是緩些來，等我差人來通知你，」劉翼明說。

『這樣說，』陳國寶有些囁囁的樣子，『這樣說，我還是不先走，和義父一同走，到義父家中去吧。』

『唉，又來了，方才不是說過，這是不方便的』劉翼明有些不耐。

『我總不願離開你。』

『何必如此呢。』

『你的領兵，只有恩情，沒有威嚴，只有義氣，沒有刑罰，……』不管劉翼明怎樣中止他，催促他快走，他只喃喃地說下去；說完了，才重新又叩了一個頭，急急走下山去。

『只要我們能夠打退韃子，我們將來同過的日子正長呢！』劉翼明的最後贈言。

陳國寶這次走得很快，不見，他已經到了山下，漸漸走遠了。他走了一段，雖然脚步是沒有放鬆，總回過頭來望望山頭上的劉翼明，劉翼明則依然立在山頂上，目送着他。

一直是這樣：一個頭望，一個立着看。最後，相隔的距離實在遠了，而暮色也漸漸垂下來了，回頭望的，只見一帶箇箇青山，已辨不出山頭上的人，而立着看的，也只見無邊的大地，只是一片蒼茫，已尋不出路上的人。可是望的還在望，看的還在看，似乎這樣的情形，要繼續到明天後天，明年後年，一直到永遠。

這一別的確成了永別，後來陳國寶終於沒有找到劉翼明。他要去找王翊，王翊却一直不回來。過了一年，聽說王翊回來了，他要去找他；可是他正要動身的時候，却又聽說王翊已經被擒，

解到定海去殺死了。

『我不信四明山中，就此沒有了人，』陳國寶對自己說。『我還是要回去。』

他果然又回入了四明山中。可是他找到諸九如家，才知道諸九如逃到天台山去當道士，已經抑鬱而死了。他又去找其他幾個鄉兵領袖，也一例地找不到。

『四明山中真的沒有人了麼？』他還是有些不信。

由於他竭力找尋的結果，才找到了幾十個原來隸屬於劉翼明的人。

『我們不要以為自己的力量微薄，就此叫聽鞭子橫行，』他對那幾十個人說。『我們還是要幹下去！只要我們不斷地幹，此仆後起地幹，鞭子一定會逃走，不逃走會消滅！』

可是，現在的四明山中，的確不容易由他們活動了：各要緊的地點，都有清兵駐紮着，而一般降將和團練兵，有的被逼，有的急於要獻功，更在處處搜索原來的鄉兵，尤其注意鄉兵的領袖，吏史馮京第，本來躲在鶴頂山，就這樣被捉去，死在寧波。

『我們不撤退，要幹下去！我們要為這四明山維持着正氣，為大明保留着不絕如縷的江山！』

他這樣說，他的幾十個部下，也都有這樣的決心。

『我們要幹到最後一個人，我相信一定會有別的人接着我們幹的！』

也是一個秋冬之交的傍晚，陳國寶和他的幾十個部下，在一座枯廟裏被圍了起來。他指揮各

人守着各人的崗位，來抗拒清將所率領的團練兵。

來的團練兵有三百多個，他和他部下的抗拒，終於到了最後的地步。

不過他們的抗拒不是沒有效用的，他們現在雖然只有他一個人還活着，而團練兵陪着他們死的，却已在一倍以上，因為他們已成了困獸，負隅的虎，團練兵就遭到了厄運。

『還是放下了刀快快受縛吧！』有人對在大殿上獨自搏戰的陳國寶喊着。『饒你不死就是！』

『老子要和你們這些奸賊一同死！誰阻擋得了我！』陳國寶說着，就一躍上了那殘破的神壇。

這是室內最好的形勝之處，使陳國寶的搏戰可以更加持久些，團練兵多死幾個。因為靠着後壁，他只要對付前左右三面的人，沒有被圍的危險；這地位又高些，居高臨下，可以省些力，而團練兵的仰攻，不免要多費些力，因此使他有了喘息的餘地。

不過這到底也只是暫時的局面，團練兵乘他力乏的時候，已經從三面同時蜂擁而上了。

『和你們一同去！』他大喊一聲，揚起手中的刀，用最後的力量，向衆人的頭際擦去，乘勢就向自己的頸際一抹。

衆人裏面又倒了好幾個，他自己則倚在壁上不動了，就只有頸際在淌着血。他腦中的最後一念是：

『義父，永別了，你的教訓是不錯的，你的恩情是常在的，我沒有使你因我而受到恥辱。』

過了五年，四明山中又有王江和沈調倫起事，反抗清兵，恢復明室。過了××年，四明山中又有×××等起事，反抗清兵，恢復明室。

陳國寶的話並不錯，有了實證：有人在跟着他們幹下去。

陀斯妥依夫司基逝世六十週年紀念

今年是陀斯妥依夫司基逝世六十週年紀念，蘇聯科學院文學館除發動無數羣衆紀念大會外，並在陀氏生前居留地魯沙爲開盛大的紀念展覽會。

按列揮公開圖書館原稿部所集，關於陀斯妥依夫司基的原稿和有關的文件，實爲全世界最豐富的藏。藏它包括陀氏親筆簽字一千七百五十個，此外尚有由他夫人抄寫的稿件，和由他本人加以評註的書本，等等。該館另一部份則藏有八百封陀氏友人們給他的書信。他的許多公事文件，和無數有關於陀氏週圍親友的材料。除這許多豐富的考據資料之外，我們還可以根據他的罪與罰、魔鬼、未熟的青春和克拉瑪佐夫兄弟等四部名著中，窺見這位偉大作家生前的創作動機及生活態度。

中篇
連載

寒 雪（一續）

林淡秋

二

從家門到學校是一段並不很短的距離。時間也不算早，雖上課不過半個鐘頭。而且是大雪天，皮鞋底又有一個破洞。他應該打破往日步行的習慣，搭公共汽車去。可是不知怎的，稍稍躊躇一會之後，他還是決定難為兩條瘦腿。

天空白糊糊的一片，瘋狂的雪浪一陣猛似一陣向大地飛撲，好像決心要把「繁榮」的「孤島」深深掩埋。在迷濛的雪霧中，浮泛着比黑暗更要可怕的慘白的寒光。雪風快刀似的割着你的臉，頸，和手，而被割的地方的感覺最初是冷，接着是痛，最後是麻，麻到極點的時候，便成為毫無感覺的木頭了。

這是容易使人麻木的世界！

方學士右手撐着洋傘，腋下夾着一包課本，左手撩起棉袍的後沿，在濕滑的馬路邊沿踱着沉重的步子。污水通過鞋底的破洞，濕透他的襪子，給他一種十分難堪的濕粘粘的感覺。突然一個不留神，一脚踏在污水窪裏，撲通一聲，濺了半身泥漿。停步回頭看看後半身，右臂不由得一鬆，腋下那包課本跌在骯髒的馬路上了。沒來由的心火一閃，眉頭皺起來了，很想把這包故意跟他

作對似的東西踩得稀爛，發洩滿肚子悶氣，但也不過「想想」吧了。

『要是有人看見……』

有熟人看見又怎樣呢？還不是照樣捨牠起來，用手帕揩去泥污，依舊夾在腋下。

歎一口氣，轉到一條更大的馬路上。

雪天的背景到底跟往日有點不同。白的雪光加強了貧窮和飢餓的暗影。汽車，包車，穿皮袍大氅的男男女女，似乎少得多了，而披着破蓆或蓆袋的脚色却比往日更多。他們縮頭縮腦地呆在路上，悄悄等待着求乞，偷竊，甚至搶奪的機會。

在鬧哄哄的小菜場附近，一個十六七歲脚色用烏龜脚爪似的手指偷偷從一個中年婦人的小菜籃裏抓得一個雞蛋，當他進行第二次偷竊時，小菜籃突然一動，「烏龜脚爪」連忙縮回，連原先抓得的那個雞蛋也嚇了一跳，跌碎在地上了。差不多在同一時候，同一地點，另一隻「烏龜脚爪」從一個小娘姨的手裏搶去一疊大餅，幾根油條。當她轉身邊喊邊追的時候，油條早已塞進嘴裏，大餅上也吐滿唾液了。在旁觀者的哄笑和歎息聲中，她的眼淚和他的猶笑遙遙相對……

一堆一堆活動的襪襪，給飄不到雪花的人行道平添不少熱鬧。生命的最後掙扎和呼號從各種各樣的動作，表情，和聲音表達出來：用額頭碰，用兩手拜，用喉嚨喊，哭。光是聲音，也夠一枝不平凡的筆描寫幾個鐘頭；有些高昂，有些低抑；有些粗筒，有些尖脆；有些拖長，有些短促；有些平板，有些顫抖。如果黃金的響聲是這投機樂園最悅耳的音樂，那末這些生命的絕叫該是

最刺耳的合奏。比較幸運的是一動不動，一聲不響躺在那裏的屍體，而最最幸運的還是上邊擱著一串紙錢的紅色，黑色或白色的小棺材。

在堆滿白米的米店跟前，展開買平糶米者的長長的抖索的行列。他們的面貌年齡各不相同，相同的是掙扎在飢餓線上的苦重的表情。雪花融濕了淘籬布袋一類裝米的傢具，一元兩元的「米票」緊握在他們的掌心。在無情警棍的監視下，他們無可奈何地歪嘴歪臉保持著不自然的秩序……

這一切風光聲色展開在方士豪的眼前，耳際，但他彷彿沒有看見，沒有聽見。當一個活屍似的婦人向他伸出顫抖的手時，他機械地避了開去，木頭人一樣沒有一點反應。但如果因此便斷定他的心腸硬如鐵石，冷若冰霜，那也未必正確。對於天天見面的母親臉上的瘡疤，即使最敏感的兒子也不見得會加以特殊的注意，浮起新鮮的感觸。何況我們的方學士正在重溫剛才發生的自己家庭的活劇，正在咀嚼自己的苦惱：

「……這不是人過的生活！」

兩個不同的形像，同樣執拗地盤踞在他的腦際：一個是蓋着灰白頭髮的圓胖的老臉，另一個是亂髮蓬鬆，憔悴蒼白的年輕的面龐。她們是一對站在同一陣營，靠着同樣血汗過活的仇敵，彼此的目光像小偷躲避巡警似的互相躲避。但對方一轉過臉，立刻又投過偷偷閃閃的一瞥，而當牠們偶然相遇的時候，就像火刀擦着火石一樣，立刻擦出憎恨的火星……

「其實她們也夠痛苦……」

像以前無數次一樣，憤怒的浪濤滾過以後，他的心湖便泛起懊悔的漣漪。他覺得自己剛才不該發那麼大脾氣，使一家大小苦上加苦。生活原是一潭腐臭的死水，他爲什麼還要攪起牠的波瀾，增加牠的臭氣？

「還有她那性子……」

兩月前的一個悲劇不由得從他的記憶中湧起：經過一番吵鬧，痛哭和哽咽之後，雪珍竟趁丈夫離家的時候，偷偷吞下大量紅火柴頭子，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要不是經驗豐富的二房東太太偶然到他們房裏來（也許預備商量加房錢的事情或請他們搬走），看見她的神色不對，發覺服毒的徵象，那末雪珍早已不在人世了。他記得很清楚；當他從學校趕回來，僱好汽車，奔到雪珍牀前時候，她死灰色的苦臉連忙轉了過去，好像永遠不願再看見他似的。在孩兒們的哭泣聲和老太太的歎息聲中，他拚命把她抱起，雙方不約而同地流着無言的眼淚。他那時比現在感到更強烈的悔恨，他決定以後不再發一點脾氣，他要默默忍受任何痛苦，遏止任何氣憤。可是今天……

「她說不定又會……」

他的心思突然停住。因爲剛剛繞過一個轉角，迎面碰到三個二十歲左右的姑娘：活潑，樸素，美麗。兩頰，鼻尖，耳朵皮，都凍得紅紅，嘴唇微微發紫，小傘上洒滿了薄薄的雪粉。一個大竹筒斜掛在一個人的腰邊，一頂白竹布小旗捏在另一個的手裏，上邊寫着不大不小的黑字：勸

募寒衣。

在他們的三面包圍中，方學士不得不停住脚。驀地感到一陣熱，無血色的臉上泛起玫瑰色的紅潮。

「先生，請捐一點。」

「救救難胞。」

「先生……」

三隻嚙舌的小鳥似的，你一句我一句說個不停。方學士尷尬地微笑着，嘴唇皮動呀動的，在無可奈何的窘迫中，他終於不自覺地吐出一句諛語：

「我捐過了。」

彷彿知道這是諛語一樣，聰明又不聰明的「小鳥」們還不肯把他放過：

「再捐一點吧。」

「不管多少。」

「一角兩角也好。」

要是他身上帶有角票的話，那末在這樣的場合，他沒有捨不得一角兩角的理由。可是他衣袋裏只有整整兩張圓票！

「我真的捐過了。」

這時候，不知怎麼一來，腋下那包東西又撲篤跌在地上了，被污水濕透了的報紙裂了開來，暴露了中學教科書的封面，也暴露了他的身份。

方學士的臉孔紅得更厲害了。

「小鳥」們竭力忍住笑，有一隻居然笑出聲來，而且相互間交換了一個微笑的眼色。這笑聲和眼色像針尖一樣刺傷了方學士的靈魂。他覺得自己受了大大的侮辱。他感到莫明其妙的復仇的衝動。當募捐者帶着掃興的神情正要離開他的時候，他突然從衣袋裏摸出一張圓票，往募捐筒口的小圓洞一塞，小鳥似的逃走了。

「倒楣，倒楣……今天晚上一定要擠一篇小文章出來。」

事情就這樣過去了，但方學士的頭腦還是不能安靜。這倒不是爲了剛才的窘態，也不是肉麻那張鈔票，而是因爲他又不得想起十年前的雪珍。

十年前的雪珍也跟那些「小鳥」一樣活潑，美麗，一樣喜歡社會活動，此外還有加上一點傲岸，一點特殊的熱情。男同學們蜜蜂一樣圍繞着她，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和手段博取她的歡心。但她把他們看作一羣俗物，用驕矜和冷淡粉碎了他們的希望。只在看到自負不凡，與衆不同的方士豪時，她那充滿自信的瓜子臉才浮出蜜一樣甜的笑容。

生活是幸福的，一切是光，是色，每次聚會都是一首美麗的詩。在擁抱和接吻的間歇中，在綠色的電燈光下，他們無數次用啾啾的蜜語建起理想的同居生活的宮殿。一個是有聲有色，敢作

敢爲的大學生，一個是有名的高中的高材生，各自找一個理想的職業，應該不成問題，早晨一同起床，一同出門，傍晚先後歸來，相對談笑，報告各自一天的工作和感想。看書時間應該規定，不能放鬆自己的進修，因爲學問是開拓事業的有力武器。社會活動也必須盡量參加，不能因爲有幸福的家就忘記了社會。生了孩子呢，最初交給健康的乳媽，接着交給優良的幼稚園和小學，決不使他或她成爲母親的絆腳石。……

『可是現在……』

剛才假三樓上的一幕又浮現在方學士的眼前了。一輛裝滿搶米羣衆的紅警車剛剛從他身邊馳過。在嗚嗚的汽笛聲中，他彷彿聽見剛才方太太邊哭邊喊的聲音：

『請你殺死我吧，殺死我吧！我謝謝你……』（待續）

柴霍夫未發表書信集

這是國家列寧圖書館所出新書之一，內容包括柴霍夫書信五十四封，柴氏友人書信選輯若干封，列寧圖書館所藏的柴氏原稿目錄，和其他的材料。在當年名作家白蘭滋雜契，波泰本科，采科夫斯基（俄國名作曲家采科夫斯基之弟）等給柴氏的書信中，我們看到了柴霍夫當年所活動的文學圈子。這些書信也包括對於柴氏小說和劇本生動有趣的批評。最後是列寧圖書館所收藏全國最富豐的柴氏原稿目錄，不下三萬餘張之多云。

公茂銀號

買賣赤烔紗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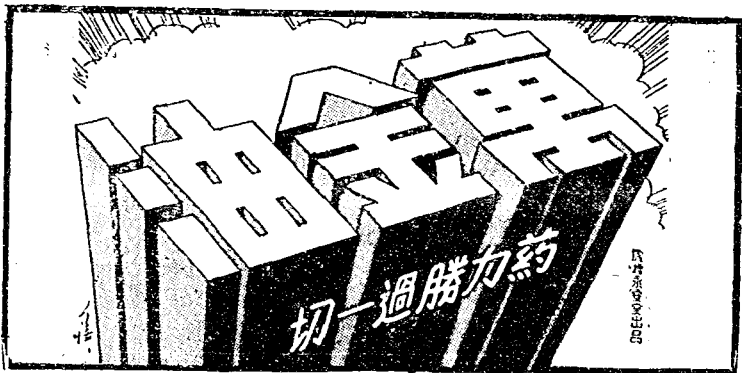
地址：愛多亞路浦東同鄉
會五樓五〇二號
電話：三三三三四七

婚姻大事

豈可草草

訂婚，結婚，爲人生過程中最可紀念之大事，如草率舉行，則失去紀念之真諦。故當婚禮進行之時，無論爲訂婚或結婚，對昭告親友給予深刻印象之證物，不可不預爲綢繆也。婚禮證物之最有意義者，首推冠生園生字蘿果，不僅花式衆多，內實名貴；而且生字商標，口采吉利，婚禮採用，有一「貴子早生」之預兆，購者喜悅，受者歡迎，所以在婚姻大事上，採用冠生園生字蘿果，實佔其重大成份也。

冠生園蘿果部電話九七〇
一四如蒙詢問當即派員送樣以備選定



推銷中華國產
選辦環球物品

素重貨真價實
不持虛偽眩人
中外人士共賞
歡迎參觀比較

華安百貨商店

霞飛路上唯
一忠誠可靠
之百貨商店

霞飛路六六六號
電話七二九四三

！君之得財力計！ ！君之經濟顧問！

大發銀號

總號：南京路 566 號 94534
分號：霞飛路 696 號 77894

興盛

雜糧行堆棧

江西路四六七號

價	手	服	管
格	續	務	理
克	簡	週	嚴
己	便	到	密



走虎牌

駱駝絨

永不脫毛

較軟經着 艷麗雅緻

各大公司

綢緞絨棉 絨絨絨絨

均看出售

真老虎牌兔
子駱駝絨
每碼背面貼
看如左圖之
商標及藍色
長方老虎牌
圖章以資識
別務請注意

附註

上海緯綸毛織廠出品

兔仔絨

新文叢之二「破曉」

民國三十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新文叢社

郵政信箱三四〇號

出版者 新文叢社

總經售 五洲書報社

定代處 亞美書社
青年圖書公司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本不刊得
文轉載

本輯售價：一元四角正
特價預定：每三輯三元

廣告刊例

普通地位	特別地位	封底及 封底發	封底	全頁	半頁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一五〇元	二〇〇元	二五〇元	三〇〇元	—	—	—	—
一〇〇元	一二元	一五〇元	—	—	—	—	—
六〇元	七〇元	—	—	—	—	—	—
三〇元	—	—	—	—	—	—	—

加照價按版製畫圖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
- 二 稿末請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三 投寄之稿，本社收到後概不答復，如不登載，附足郵票者一律退回。
- 四 投寄之稿，一經登載，以每千字三元至五元現金奉酬。
- 五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其版權仍歸作者保留；惟本刊編集彙刊或選刊時，亦得自由採入。
- 六 投寄之稿，本刊得酌量增刪之，但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註明。
- 七 投寄之稿，以未在他處發表者為限。
- 八 投稿請寄郵政信箱三四〇號。

712
62-1202

標商  冊註

年一四九一
獻貢新最界藥醫

介力
即
精蒜大

治肺癆·清腸胃
除燒蟲·平血壓

鹽酸
純粹
麻黃素

標準醫藥原
料

華物
安內平

鼠上治瘡特
效藥

三滴
癬疥油

專治一切寄生
蟲性皮膚病

宇宙
油膏

專治一切皮膚
病

傷
養粉

固體雙養水
外科手術必備品

(售均房藥司公)

廠藥宙宇海上

七七二三一 話電 號七十四里寧永路南河·所行發
五二八二六 話電 號一十弄〇七四路登七·址·處

本藥每瓶一元